

# 淨土文選

第三輯



承天禪寺 選編





#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

(註1)

1 設我得佛，國有地獄、餓鬼、畜生者，不取正覺

（註2）。國中無三惡道願

2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壽終之後，復更三惡道者，不

取正覺。不復更生惡道願

3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悉真金色者，不取正覺。各

得真金色身願

4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形色不同，有好醜者，不取正

覺。形色無有好醜願

5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

識宿命（註3），下至知

百千億那由他（註4）諸劫

事者，不取正覺。生者皆得

宿命願

6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見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

皆得天眼徹視願

7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聞百千億那

由他諸佛所說，不悉受持

者，不取正覺。皆得天耳徹

聽願

10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若起

想念貪計身（註7）者，不

取正覺。不起貪計身見願

8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

見他心智（註5），下至知

11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住

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中眾

定聚（註8），必至滅度（註

生心念者，不取正覺。皆

9）者，不取正覺。正定必

得知他心念願

至涅槃願

9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

神足（註6），於一念頃，

12 設我得佛，光明有限量，

下至不能超過百千億那由

佛國者，不取正覺。光明

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

徧照十方願

皆得神足飛行願

13 設我得佛，壽命有限量，

下至百千億那由他劫者，

不取正覺。壽命同佛永久願

14 設我得佛，國中聲聞有能

計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

眾生悉成緣覺，於百千劫

悉共計較，知其數者，不

取正覺。聲聞廣多無量願

15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壽命

無能限量，除其本願修短

自在，若不爾者，不取正

覺。壽命修短隨意願

16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乃

至聞有不善名者，不取正

覺。國中無不善名願

17 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

諸佛，不悉咨嗟（註10）稱

我名者，不取正覺。諸佛

稱名讚歎願

18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

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

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

覺，唯除五逆（註11）誹謗

正法。十念皆生我國願

19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發菩

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

假令不與大眾圍遶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勤修我皆

接引願

20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植眾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繫

念必得往生願

21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知

成滿三十二大人相（註12）

者，不取正覺。各具二十二

相願

22 設我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眾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註13），除其本

願自在所化，為眾生故，被弘誓鎧，積累德本，度脫一切。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恆沙無量眾生，使立無上正真之道，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

普賢之德，若不爾者，不取正覺。菩薩一生補處願

23 設我得佛，國中菩薩承佛神力供養諸佛，一食之頃不能徧至無數無量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

一時普供諸佛願

24 設我得佛，國中菩薩在諸佛前，現其德本，諸所求欲供養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覺。供具自皆如意願

25 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不能演說一切智（註14）者，不

取正覺。菩薩演一切智願

26 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不得金剛那羅延身（註15）者，不取正覺。菩薩得金剛身願

27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一切萬物，嚴淨光麗，形色殊特，窮微極妙，無能稱量，其諸眾生，乃至逮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名數者，不取正覺。萬物悉皆殊

特願

28 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見其道場樹，無量光色，高四百里者，不取正覺。菩薩

道樹普見願

29 設我得佛，國中菩薩若受讀經法，諷誦持說，而不得辯才智慧者，不取正覺。

受經普得智辯願

30 設我得佛，國中菩薩智慧辯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

覺。智辯無有限量願

31 設我得佛，國土清淨，皆悉照見十方一切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猶如明鏡覩其面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淨國照見十

方願

32 設我得佛，自地以上至於虛空，宮殿樓觀，池流華樹，國土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雜寶百千種香而共合成，嚴飾奇妙，超諸

天人，其香普薰十方世界，菩薩聞者皆修佛行，若不如是，不取正覺。嚴

飾超諸天人願

聞我名字，不得菩薩無生法忍（註16）諸深總持（註17）者，不取正覺。皆得法

忍總持願

33 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眾生之類，蒙我光明觸其身者，身心柔軟，超過天人，若不爾者，不取正覺。蒙光觸身獲

35 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其有女人聞我名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後復為女像者，不取正

益願

覺。信樂永離女身願

34 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眾生之類，

36 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諸菩薩眾，

聞我名字，壽終之後常修梵行，至成佛道，若不爾者，不取正覺。勤修必成佛

道願

37 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

思議諸佛世界諸天人民，

聞我名字，五體投地，稽

首作禮，歡喜信樂，修

菩薩行，諸天世人莫不

致敬，若不爾者，不取正

覺。皈依感動天人願

38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欲得

衣服，隨念即至，如佛所讚應法妙服，自然在身，有求裁縫擣染浣濯者，不

取正覺。妙服自然在身願

39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所受

快樂不如漏盡比丘（註18）

者，不取正覺。受樂同於漏

盡願

40 設我得佛，國中菩薩隨意

欲見十方無量嚴淨佛土，

應時如願，於寶樹中皆

悉照見，猶如明鏡覩見其

面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隨意見諸佛國願

41 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至於得佛，諸根缺陋不具足者，

不取正覺。聞名諸根具足願

42 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皆悉逮得清淨解脫三昧（註19），

住是三昧，一發意頃供養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尊，而不失定意，若不爾者，

不取正覺。悉得清淨解脫願

43 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壽終之後生尊貴家，若不爾者，不取正覺。聞名生處尊貴願

44 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歡喜踊躍，修菩薩行，具足德本，若不爾者，不取正覺。修行具足德本願

45 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皆悉逮

得普等三昧（註20），住是

即得不退轉地願

三昧至於成佛，常見無量不可思議一切諸佛，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皆得三昧

48 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不即得至第一忍、第二、第三

見佛願

法忍（註21），於諸佛法不能即得不退轉者，不取正

46 設我得佛，國中菩薩隨其志願所欲聞法，自然得聞，若不爾者，不取正

覺。即得諸忍究竟願  
註解：

覺。自然得聞妙法願

1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 節錄自

47 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不即得至不退轉者，不取正覺。

曹魏康僧鎧翻譯的《佛說無量壽經》。

2 正覺 無上正等正覺的略

稱，意謂證悟一切諸法的真正覺智，是佛的十種德號之一，所以成佛又稱成正覺。

3 宿命 總稱過去無量生中，受報差別、善惡苦樂的情狀；若能悉知自他宿世情狀的作用力，稱為宿命通。

4 那由他 梵語，印度數量的名稱，表難以計數的大數。

5 他心智 了知他人心念之智。遠離欲惑，得色界根本禪定以上者，得發起此智。

6 神足通 五通之一，又名神境智證通、心如意通，即身如其意，隨念即至，可在一

想念間，十方無量國土都能同時一一到達，變化無窮。

7 想念貪計身 執著有一個「我的身體」，而起心動念貪求、戀著、計較，眾生若起想念貪計，便有十二因緣、三世因果，則生死無窮。

8 定聚 聚，聚類、聚集的意

思，經論把眾生成三聚，即正定聚、不定聚、邪定聚三類。按《俱舍論》，見道以後的聖者斷盡見惑，必定入於涅槃為正定聚；犯五無間業者必定墮入地獄，為邪定聚；在兩者中間的為不定聚。

9 滅度 永遠滅盡生死，度脫苦海。

10 咨嗟 感歎稱讚之語。

11 五逆 罪大惡極，極逆於

理，所以稱逆罪，又稱五重罪。分別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前二者背恩養，違人倫，失人性，後三者壞眾生福田，滅世間明燈。

12 三十二大人相 轉輪聖王及佛的應化身所具足的殊勝容貌與微妙形相，從頭頂肉髻相到足下安平相，共有三十二種。

13 一生補處 盡此一生即能補

到佛位之意，為最後身菩薩的別號。

14 一切智 《瑜伽師地論》：

「於一切界、一切事、一切品、一切時智轉無礙，名一切智。」即如實了知一切

世界、眾生界、有為、無為事，因果界趣之差別及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者。

15 金剛那羅延身 指佛菩薩的勝身。佛菩薩之身堅固勇猛，猶如金剛之堅硬，不為

任何外物所壞，力強猶如那羅延天之力大無窮，故稱金剛那羅延身。

16 無生法忍 對於本來沒有生滅的諸法實相，能夠信受融通，無礙不退。

17 總持 總攝憶持無量佛法而不忘失的念慧力，菩薩得此則能不忘失無量之佛法，而在眾中無所畏懼，同時能自由自在說教。

18 漏盡比丘 漏，煩惱的異

稱。阿羅漢斷盡煩惱，於一切法無著無執，永入涅槃，不再受生死的果報，故稱漏盡比丘。

齊等。指同時普見一切諸佛的三昧。

21 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  
即三法忍，(1)音響忍（由

19 清淨解脫三昧 無垢清淨，  
遠離一切繫縛而得自在之境  
地，住此三昧，能於一念間  
供養無量諸佛而不失定意。  
三昧，梵語，為遠離昏沈掉  
舉，心專注一境的一種安定  
狀態。

音響而悟真理），(2)柔順  
忍（慧心柔軟，能隨順真  
理），(3)無生法忍（證無生  
之實性而離一切相）。

20 普等三昧 普即普遍；等即

# 槌響起

鞭鼓生

提起一念的阿彌陀佛，  
正是內心響起的槌，  
它一聲聲都在喚醒行人，  
唯有一念專注，  
始足以轉凡成聖。

槌響起，如來弟子，盡當雲集，聲聲入心，念念彌陀，冰消妄念，永息苦輪。

這槌是修行人打「妄念」、活「法身」的用功方法，吾等眾生，因無始以來未曾用功，故雜念紛飛，迷惑顛倒，今生得聞佛法，再不用功，盡未來際，便依然惑海沈淪，了無出期。

慈舟大師云：「功夫是有一

定層次的，如天上到地下。用了一會功，雖然覺得未得力，無形

的念頭，速速拉還歸正，再無須耗神追究何以出軌？

中不知進步許多。妄想心起了，都是與道不相應，要內心痛責，並懺悔業障。所言責者，並非另外訶責，提起正念，即是責。如另起心自責，就多事。」

提起一念的阿彌陀佛，即是

慥槌正是要打出軌的妄念，哪些妄念呢？即財、色、名、食、睡，色、聲、香、味、觸等。用功不得力，心便攀緣到這些上頭，是道力不勝業力啊！這時唯有繼續敲槌，讓那半生不熟的佛號，熏修成性，充塞於八識

內訶責，正是內心響起的慥槌，它一聲聲都在喚醒行人，唯有一念專注，始足以轉凡成聖。出軌

田中。用功日久，那一樁樁的俗情牽纏、名利掛礙，自會漸漸鬆

脫，乃至清淨。

語云：「勇猛心易起，長遠心難發。」只因我等凡夫根機劣弱，懈慢成性，常則生厭，久則不繼，故而修行的人多，而真正成就的人少。

啊！這槌槌響起，諸苦頓歇的妙因果，是值得窮形壽深信力行下去的，若果不靈，卻不是佛法欺人，只怕是人而自欺啊！

（選自明倫雜誌二二九期）

## 示丁耕野居士

截流大師

今時淨業人終日  
念佛、懺罪、發願，  
而西方尚遙，  
往生弗保者，無他，  
愛椿未拔，  
情纜猶牢故也。

昔寂室和尚云：世人欲修淨業，不可言我今忙迫且待閒暇，我今貧乏且待富足，我今少壯且待老時。

若分定常忙、分定貧乏、分定夭折，即於淨業無緣修習，忽爾喪亡，雖悔何及，何如趁身強健努力修之。

至哉言乎！然今人無論信樂者少，縱能深信淨土，而因循需待蹉過一生者，比比皆是也。

居士天姿醇謹，向見衲不

久即能警悟無常，長齋事佛，蓋宿緣有在也。然居士家無恆產，歲以館獲得糈，夫家無恆產則不足可知矣，身有館職則不閒可知矣，年方半百則未至衰老可知矣，乃一旦謝館不赴，卻諸門弟子，秉持滿分優婆塞戒（註1），槌戶（註2）終年，專力淨業，至於資糧薪水初無會計，非勇猛丈夫而能若是乎？

且以斗室狹隘，半供經

像，於中避囂息影，銳意精修，一如夏屋寬舒，泰然自足，惟慮其不能久久如斯也。

嗟夫！夫人之居世亦何定哉，竊嘗論之，暇莫暇於不失時，富莫富於常知足，強莫強於勤精進，今居士兼二者而有焉，

則雖舉天下之間者、富者、強有力者與居士較，吾知其有名而無義矣，能如是，於生淨土也何有！

然更有一語願相告誡者，譬

如萬斛之舟欲有所往，檣非不高也，柁非不正也，資具非不完備也，去志非不決也，乘風張帆有瞬息千里之勢，倘若船頭一樁未曾拔卻，被一條纜索繫住，雖種種推排，其能有濟乎？

今時淨業人終日念佛、懺罪、發願，而西方尚遙，往生弗保者，無他，愛椿未拔，情纜猶牢故也。

若能將娑婆恩愛視同嚼蠟，  
不管忙閒動靜、苦樂憂喜，靠著

一句佛號，如須彌山相似，一切境緣無能搖動，或時自覺疲懈，惑習現前，便奮起一念如倚天長劍，使煩惱魔軍逃竄無地，亦如紅爐猛火，使無始情識銷鑠無

不生娑婆，又云道念若同情念則成佛多時，五通仙人累劫精勤，尚以欲漏未除，隳其功行（註3），故知未登聖果以還，鮮有不被其繫累者。

餘，此人雖現處五濁之鄉，已渾身坐在蓮華國裏，又何待彌陀授手、觀音勸駕而始信其往生哉！

居士果世念輕微，道心勇銳，見欲如避火坑，憶佛如戀慈母，淨齋清課，永矢弗渝，又何妨以無病好人常服良藥，

豈復牽於情愛，不幾於無病而授藥乎？

豈不起居輕利，轉益強健乎？總之煩惱無盡，而生死根本

予曰：不然，古人云愛不重

則唯貪愛能漂溺行人，障往生

法，是故先佛經中處處訶責，但情愛一分疏淡則淨業一分成熟，於生死岸頭庶得解脫也，居士其勉之哉！

## 答顧兆禎居士

截流大師

我輩於此虛妄法中  
著我耽人，捨彼取此，  
猶如捏目亂華發生，  
更欲分別華相孰妍孰醜，豈  
不謬乎！

前有數行奉寄，想已塵覽，頃接手書，乃有塵業情緣卒難銷

三科剖析既無真主，縱使共合那有實法？

隕，何時得成妙觀等語，足知求道之切。然依鄙見，即此厭塵情、忻妙觀，正坐學道內障，且避諠求靜，處世未有其方，塵情果可絕乎？

而我輩於此虛妄法中著我耽人，捨彼取此，猶如捏目亂華發生，更欲分別華相孰妍孰醜，不亦謬乎！唯將身心世界全體放下，則智眼昭明，何處有塵情可厭！

要知萬法本閒，惟人自鬧，善乎蕩益大師之言，曰：雖曰六根幻馳，六情紛動，仔細推求，塵既不居其咎，根亦豈職其愆，根既不職其愆，情豈獨當其罪，

然欲念佛求生淨土，正不妨熾然起忻厭心，此忻厭心著之則成惑病，了之則是方便，亦存乎其人耳。

所言妙觀者，《觀經》不云乎：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眾生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大集經》偈云：若人但念彌陀佛，是名無上深妙禪。至心想像見佛時，即是不生不滅法。智覺禪師云：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

只此數語便是念佛三昧祕要，一切觀門無不從茲流出，蓋知作而不知是，則墮在權小，知是而不知作必落魔外。

作即空、假觀（註4），是即中道觀（註5），全是而作，全作而是，作是一念三觀圓融，故

佛是本覺（註6）之理，念即始覺（註7）之智，故知正念佛時始本會合，理智冥契，能所俱忘，自他不二，無念外之佛為念所念，無佛外之念能念於佛，超情越見，離句絕非，直捷圓頓，無過此者，除卻念佛外豈別有妙

觀可成耶！

竊嘗論之，藥無貴賤，起病為良，治本治標宜隨緩急，居士以耄期之年回心向道，縱得百齡，餘光有幾，可不思束其功於至穩至易之途，而尚似探玄問妙，徘徊歧望於其間乎！

衲前晤時，非唯不談妙觀，並為略去多種日課，僅以六字真言相勸勉者，此是海上奇方能療急病，抑又標本齊治，緩急咸宜，貴在深信、力行。

古人所謂但見阿彌陀，何愁

不開悟，然則何塵情而不銷隕，何三昧而不現前，然在今日縱有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總置不用，唯此一味單方相贈，苟非斬釘截鐵併力專持，其何以自振拔哉！

若必謂持名功效不及用觀者，則彼佛所具身相微妙，經論所開觀法深細，博地初心恐不易成辦，終不若依小經（註8）專一持名為穩當耳，但持名時，了達事、理一心不亂，即是觀境，

不須別求玄妙。

念老居士十分誠懇，忘年齒之高，殷殷下問，故敢罄布愚直之私而一無諱忌也，惟審之！擇之！何如？

### 註解：

1 滿分優婆塞戒 在家男信徒（優婆塞）、在家女信徒（優婆夷）所守的戒，統稱優婆塞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

飲酒等五戒。《大智度論》

謂：「於五戒中，欲受何分，當隨意受戒。」若受一戒稱一分，若受二、三戒稱少分，五戒全受為滿分。

2 鍵戶 鍵，關門的木門。鍵戶，閉門之意。

3 五通仙人……隳其功行 五通，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通。佛經記載，有位久米仙人有大神通力，能夠在空中自在飛行，有一

次他從上空下望，看見一位美女在河邊沐浴，忽然心動，生出愛意，就在動心的

體，故為空。假觀，是觀真如隨緣形成一切現象，皆不實在，故為假。

那一刻失去神通力，墜落下來。因他沒有修到斷盡煩惱之根的漏盡通，還有欲漏，仍然會墮落。

5 中道觀 觀諸法非空亦非假，亦空亦假之中道實相。  
6 本覺 先天本有，不受煩惱污染，本來清淨的覺體。

4 空、假觀 天台智者大師立天台三觀：空觀、假觀、中觀，係對於一切存在作三種

7 始覺 經過後天的修習，次第斷破無明，慢慢覺知，啟發先天的心源。

觀法。空觀，是觀一切現象皆真如顯現，無獨立之實

8 小經 即《佛說阿彌陀經》。

# 淨土安心法門

簡智果 講

曾秀玲 記

正因為念頭不斷，所以才在六道中輪迴不停。因此，今天我們學佛，重要的是：要使我們的心不要到處亂走，不要再讓它亂七八糟，也就是將心安住。

《華嚴經》十品的二十條梵行中，有一條叫「安住梵行」，指示我們一個安心法門，若是懂得運用，淨土的妙法就在其中。

「安」是安置。「住」是不動。「安住」是將我們的心安置在一處，不要到處亂跑。我們的心自無始劫以來總是亂七八糟、到處亂走，走到什麼地方呢？再怎麼走也不離六個地方，若起善的念頭，就是人、天，若起貪、瞋、癡，就是地獄、餓鬼、畜

生，所以我們平素所起的念頭都沒離開六道。

現在所起的念頭既是沒有離開六道的範圍，將來這個生命完結後所去的地方也就不離六道——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這六個地方。換句話說，正因為念頭不斷，所以才在六道中輪迴不停。

因此，今天我們學佛，重要的是：要使我們的心不要到處亂走，不要再讓它亂七八糟，也就

是將心安住。安住在何處呢？那就要看我們學什麼法門，就將心安住在所學、所修的法門上。就像我們學淨土法門的人，所應該安住的就是「阿彌陀佛」，如果將心安在「阿彌陀佛」上面，這樣就叫「安住」。

有些人念佛，心裏想：阿彌陀佛雖然很好，但有比阿彌陀佛更好的，藥師佛能消災延壽又能發財，於是，念阿彌陀佛外又兼修藥師法門，這樣好嗎？這樣就

比如「腳踏兩條船」，船一開，便會落入海中淹死，我們阿彌陀佛尚且念不好，怎有能力兼修其他？所以，一論安住，就不要安住兩處，只要安住在一個地方就好。

以前，雪公常舉一個笑話（這只是一個笑話，並非事實）：有人問：「念藥師佛又念文殊菩薩、觀音菩薩，這樣好嗎？」「這樣好啊！念愈多愈好，功德愈大，可惜念得太少，

要想功德更大，每天早課一點鐘的時間，將三藏十二部經典，從頭至尾，一口氣誦過，功德最大。」

這當然是個笑話，什麼人能辦得到呢？三藏十二部要一口氣念完——絕對沒這個道理。這言下之意，是教我們要將心安住在一個地方，不要三心二意，若是三心二意不專一，無論做哪一樣，都不會成功。

所以，不只是淨土宗講安心

法門，佛法八萬四千法，無論哪一個法門，若能將千心萬心、亂七八糟的心，收攝為一個心，就成功了。《佛遺教經》上說：「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果真能把心安在一個地方，那就什麼事情都能成功。

但各宗的安心法各各不同，淨土宗的安心法則有「總安心」與「別安心」。現在先說「總」，再說「別」。

「總安心」是什麼呢？即

「欣」、「厭」兩個字，「欣」就是歡喜，「厭」就是討厭，「欣厭」即淨土宗的總安心。

這與禪宗不一樣，學禪講「不分別」，現在有欣有厭、有愛有惡，就有了分別。禪宗說「不可著相」，淨土說「欣」、「歡喜」——這就是著相。所以，禪宗的安心法和淨土不同，我們淨土的安心法，一定要「欣」和「厭」。

「欣」的什麼呢？欣的是西

方極樂世界。「厭」的又是什麼呢？除了西方極樂世界以外，無論哪一條都討厭。打個比方說：

給你一百間銀行，你討厭嗎？你討厭。讓你做全世界的大總統，你也不要、也討厭。「欣」、「厭」要到這樣的程度才可以。

為什麼做全世界大總統也不要呢？因為在你的正知正見中，這樣的大總統和廁所裏的蛆沒兩樣，廁所裡的蛆會死，大總統也會死，都不徹底、不究竟，所以

也不要，除了西方極樂世界以外，全都不要，欣厭如果到這個地步就算成功了。

所以，學到這裏，要有覺醒，我們學佛有沒有做到這個地步？以前老恩師常常說：「你學佛會不會有成就，不用問別人，問自己就好，欣厭心有沒有？有沒有到除了西方極樂世界以外，什麼都不要的地步？會不會成就，自己都知道。你若問別人，就像問別人：『我吃飽了沒？』」

自己有沒有吃飽，別人怎知？只有自己才知道啊！」

因此，若做到這一條：「欣羨極樂」、「厭離娑婆」，就一定會成就，所以我們念佛，記得這兩條就好了。然而這兩條，聽了好幾年、好幾遍，卻是大家都不重視，因此，還要談「特別安心法門」。

所謂「特別安心法」是：第一——「至誠心」，何謂「至誠心」？至誠心就是真實的心。你

的心是否至誠懇切，要有表現才知道。如果沒有表現，只說「我很虔誠」、「我很至誠」，這看不到，要看你所表現出的動作才知道。所謂「誠於中，形於外」，看外表的動作就知道你沒有至誠。怎麼樣的動作才是至誠的表現呢？現在簡單地說兩條：

一是「諸惡莫作」。有沒有至誠心，就看這一條是否能實行。在《普賢行願品》中「懺悔

業障」這段經文裏說：「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們常說「業力」，就是善、惡業所產生的力量，這種力量會牽引我們，就像牛被一條繩子套上，我們牽住那條繩子走，牛便跟隨著走。

若做天上的業——十善業，這個業力就會牽引升天。若起貪瞋

癡，做地獄、餓鬼、畜生的業，這種業力就會牽引墮落。不管高升或墮落，其實都是業力在牽引，牽到東，就到東；牽到西，就到西，自己無法做主。因為惡業無量無邊，這個業力完後，另一個業力又來了，所以眾生輪迴六道受苦而無止息。那怎麼辦呢？

要放下！要捨！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假若我們的心確實是至誠懇切，不但肯將一

切大小惡業、一切損人利己、擾亂眾生的心控制住，不讓它起來，而且還把它放下，懺悔以前的惡業，現在的不再做，像這樣在行動上肯捨去不善的惡業，便表示至誠懇切。

一是「眾善奉行」。一切無論大小的善事，都真心誠意地去做，這樣叫做眾善奉行。這一條很重要，因為《彌陀經》中有說到，往生西方有二個條件：「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

國」，要有善根，也要有福德。

善根就是念阿彌陀佛，多念阿彌陀佛就是多種善根。福德就是做對眾生有利益的事情，利益眾生、社會、國家的事情多做些，就是多做福德。有善根、有福德才能往生，少一條或是太少都不能往生，所以要多善根、多福德方能往生。

所謂「福德」的福是從何而來呢？福從我們所做的功德而來，做有德性的事，就有福。要

怎麼樣去做有德性的事呢？就是對眾生有利益的事，我們多多去做，不要擾亂眾生，千萬別讓眾生起煩惱，這就是「眾善奉行」。還有，要注意的是：在做善事時，不要裝模作樣，要至誠懇切地去做，不要假心假意。

〈勸發菩提心文〉中曾說到：這種人雖然有很好的心（所謂「好的心」，就是他很仁慈，也肯同情人、肯做好事），但他在做這些好事時，像救濟

窮人、造橋、鋪路……等等，多有名利的夾雜，存著貪名圖利的心而做慈善公益的事業。這就是有夾雜，好像「牛奶摻米麩」一般，就不單純、不至誠懇切了。

第二——「深心」。「深」字有三點水，是比喻水有深有淺，水的深淺是經比較後才知道的。可是我們的心無形無相，要怎樣才知道深淺呢？心的深淺，要看它是否「決定相信」，若已決定相信，這樣的心便是深的；

若是猶豫不決、懷疑真假，這種心就是淺的。

淺的心，不能成就，好比我們一邊念佛，一邊想著：只修念佛妥當嗎？也許要密宗給我灌頂一下，才保險有成就吧！像這樣猶豫不決，臨終若沒往生，又能怨什麼人？實在不能怪阿彌陀佛不靈，不來接引，是我們自己不靈。所以，我們要決定相信，決定相信什麼呢？

一者，要相信我們的身體乃

是罪惡的淵藪。此話怎講？我們從娘胎降生的那一日起，我們沒有一天不造罪。有人會說：「我哪有造罪？」請問，自降生以後，是不是要呼吸？而空中有無數的微生物，一呼吸不知要殺死多少微生物呢！又，我們降生到這個世間，「水」是一日不可或缺的，而水中也有蟲，釋迦佛用神通來看，水中有八萬四千蟲，和今日的科學所說——有極多的微生物一樣，一喝水，

就會殺死許多的微生物，造極多的罪。所以，我們的身體可以說根本就是造罪的機關，因為不呼吸、不喝水就不能維持生命。

我們的身、口、意三業一動，就要造罪，所做惡業就像前面所說的繩子一樣，將我們纏綁住，繩子尚可解開，業力牽引我們在六道中輪迴，卻是受苦不停。

二者，要相信「輪迴」，就是於六個地方：天、人、阿修

羅、畜生、餓鬼、地獄中，在一個地方死，又在另一個地方投生，這樣的輪迴沒有休息。要是在人道中做得好，就升天，升天也不究竟，死後尚要墮落在地獄、餓鬼、畜生，這樣永久在六道中輪迴，就叫做「曠劫輪迴」，曠是久遠的意思。多生多劫以來，我們都是在六道中輪迴，一直無法出離三界。

三者，要相信「彌陀大願，攝眾往生」。「彌陀」指的是阿

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的接引導師，非指其他世界的佛。凡是佛，都有度眾生的願力，阿彌陀佛的願叫大願，也就是說阿彌陀佛的願力較其他佛的願力為大。

「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阿彌陀佛的願最大也最多，有四十八願，三藏經典內找不出第二尊佛有如此大、如此多的願。

彌陀四十八大願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攝眾往生」，這條與我們的關係最大。「攝」是收

攝，一個都不遺漏，一切眾生都收攝。從博地凡夫到等覺菩薩，未成佛以前的都叫眾生。攝眾生做什麼呢？往生。接引眾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是阿彌陀佛的大願，我們要深信這一條。

四者，要相信世尊說教絕無虛言。「世尊」即我們娑婆世界的導師「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教我們往生西方的道理，絕對不是虛無不實際的話。在《金剛經》中，釋迦牟尼佛親口說：

「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所以，我們要相信如來所言真實不虛。現在，釋迦佛教我們去依靠阿彌陀佛，教我們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我們就照這樣做，這便是「決定相信世尊說教絕無虛言」。

最後，再談談怎樣才算有決定信心？釋迦佛教我們念佛求生西方，我們就照做，甚至諸佛再來，我也決不改此初心。《彌陀

經》上，有六方佛出來作證明，勸我們要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現在就是十方佛來，說：

「我以前為你們證明往生道理的話都不算，現在我有更好的法門要教給你們。」佛所說的話叫「聖言量」，「聖言量」會不對嗎？但是我決不改變初心——我決定不改變求生西方的心。

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具備如此決定深心，就如海底的水紋風不動一

般，我們修淨土的人，哪裏還會改變修行法門呢？

第三——「回向發願心」。  
回向即發願，發願即回向，回向發願心簡單地說即回向心。回向、發願對我們修行人極為重要，就像走路一樣，要定方向，這樣才能走到目的地。

比如要到台北，就要向北走，不要向東或向西或是向南走。所以我們修行要發願，念佛是為什麼？要有一個方向，如

此修行方有結果，因此回向發願很重要。「回向」的「回」是回轉，「向」是趨向，將你所做的善根功德將其趨向一處，這樣叫回向。

平素我們念的回向文：「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這八句中沒有一句是自私的，都是為了大家。所以回向時，不要回向給自己，否

則就像送出去的東西又被送回來一樣，便與回向的意思不合，回向是完全為眾生，而非為了自己，有人說：「若是回給大家，自己就沒有了。」想想看，在「大家」中有漏掉自己嗎？自己也是包括在大家中的，大家好，自己也就好。「回向」會將自己的光明放出來，否則便被貪瞋癡蓋住。

因為我們的真如本性被見思

惑、塵沙惑所覆蓋，當然發不出

光明，所以見思、塵沙二惑就像塵土一樣；但是如果拿鑽石來蓋，放得出光明嗎？也同樣放不出光明。所以塵土、金剛鑽石都不好，因為有這些，本性便無法透露出光明，那要怎樣呢？那要什麼都不能有！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東西覆蓋，一切善根功德做完後，統統把它們送出去，這樣我們的本性光明才有辦法顯露出來。所以，回向很重要。

那我們念佛人要如何回向

呢？簡單說有一點，

第一點是萬善回向——無論做任何有利眾生的事都起一個念頭：以此善緣，願生西方。給人一杯茶喝，也想：以此善緣，願生西方。對人稱讚、隨喜功德，也是想：以此善緣，願生西方。

第一點是到西方極樂世界後，要乘願再來，即是「回入娑婆度有情」。因為淨土法門是大乘法門，大乘法門是自利利他，而非自求安樂，所以要乘願再

來，廣度眾生。

以上三條別安心，出自《觀無量壽佛經》，經上說：「若有眾生，願生彼國，發三種心，即便往生，何等為三？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國。」但願凡我淨土行人，都能乘以上「總」、「別」安心法門，將心安住在念佛的梵行上，以期同生極樂國。（選自明倫雜誌一九九〇期）

# 願共享彌陀

## 甘美的果汁

道證法師

當您哭泣時，  
應知我也在流淚；  
當您高興時，  
應知我也在歡喜；  
在信心念佛中，  
不論何時何地，  
我們都在一起！

敬愛的學長們：

阿彌陀佛！末學非常地感謝我們的懺公師父慇懃地叮囑學長帶著蓮花果來探病，又慈悲地交代末學將自己在疾病考驗中念佛的情形報告給學長們，讓我們大家互相勉勵，師父老人家總是這樣地關懷著我們，不管我們知道或不知道，能體會或不能體會，他都默默地在關照大家。

末學有好幾次病情比較嚴重的時候，就夢見懺公師父慈悲地

加持，更加感受到師父的悲心、願力不可思議。不論何時何地，他老人家總是設法要提攜我們出離生死苦海，這一番的殷切、苦心，大概只有深深嚐到人生苦滋味的人才能真正體會。

義德寺是長養我們法身慧命的溫床，到現在末學都還深深地感謝、懷念。學長們也許不知道遠在大家上齋戒學會之前，全寺裏的師父就已經對大家的起居問題、上課問題費神辛苦了！

一百多位學長所需要的食物、書本、日用品都要一一由山下扛上來，這樣炎熱的夏日，這樣辛苦的往來，並非不會疲憊，只是他們都願意以自己的血汗來換得學長們的法喜充滿，希望大家得到一把打開智慧慈悲寶庫的鑰匙，能有足夠的力量面對人生道上的種種考驗。

現在大家吹冷氣，可能還不夠涼，而師父們站在熊熊烈火爐灶旁邊，翻動一大鍋二百多人吃

的菜，這其間的滋味，只有當學長們自己去擔當的時候，才會流下感激的眼淚。

記得末學第一次上齋戒學會時，有位學長在洗碗時，把沒吃

完的飯菜也泡入了米泔水，當時寺裏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師父立刻把那一碗泡了米泔水的剩飯端起來，喝了下去，她說了一句話：「施主一粒米，大於須彌山。」當時末學哭了出來，才了解為什麼吃飯的時候要端身正

坐，不能散心雜話，要誠懇地食存五觀（註1），細細去體會每一粒米、每一碗湯中的辛勞，細細地反省自己的起心動念，不是朝向佛陀的慈悲與智慧。

每次在齋戒學會中看到師父們、老師們、學長們忙碌的身影，還有那一年又一年都熱忱如往昔的面孔，總有一種不知如何報深恩的感覺。

我們最初上山的時候，覺得好熱，就去洗澡、洗頭髮圖個舒

服。後來才發現山上缺水，還曾經用消防車載水上去，而山上的師父們為了把水留給學長用，他們自己忍著工作的油污、汗水十天都沒有洗澡，末學才體會到，假如懷著一種自私的心情，那麼再洗澡、再化粧，也洗不乾淨，也不漂亮，而他們雖然忙得一身汗水、一臉的油污，但是心境是多麼清淨、美好。

後來又知道學員長和許多的老學長，很早就提前上山去為大

家曬棉被、打掃、洗廁所，甚至連學長們要穿的每一雙拖鞋，都是老學長跑好遠、好遠的路去找、去買、去搬運，中間又有很多的居士發心布施來和大家結緣。

這一點一滴說不盡的背後辛勞與虔誠，讓末學體會到這一切的奉獻就是佛法的實踐，奧妙的道理就含蘊在其中，隱藏在汗水中甘美的滋味，也只有誠懇奉獻的人自己能體會。

學長問末學說在生病的時候是怎麼樣突破身體的痛苦，末學只能說，承受太多、太多這樣的恩惠，讓末學感覺假如有一念的頹喪，就對不起這一切辛勤的栽培。佛陀、師父們、老師們都是

希望我們大家能夠堅強地走在朝聖的道路上，面向光明安然地到達彼岸。

假如我們有任何一個人因為路途坎坷而懊惱、埋怨，那麼所有的佛、菩薩都會流淚，所以末

學雖然有時候像一頭生病的牛拖著破車，一步一步喘地走，然而卻還是感覺到，走在朝聖的道路上，即使雙腳被靈山的石頭割傷，不論流血或流淚都是甜蜜的、甘美的。

在坎坷的道路上，末學可以說是被彌陀的光明牽著走，被大家的慈悲推著走，末學既沒有什麼功夫，也沒有什麼訣竅，只不過是滿懷的感恩而已。

末學在沒有發心學佛齋戒之

前，是非常惡劣的，可以說，佛陀告誡我們不要去做的壞事都做了，佛陀勸導我們不要起的惡念頭都起了，佛陀勸我們不要說的言語末學也都說了，聆聽了老師所說的《百法明門論》，自己仔細地對照發現，所有的惡心所（註2）通通都具備了，而善心所真少得可憐，所以假如今天遭遇任何不好的果報，受什麼樣的苦，都是應該的。

末學真的感覺到〈普賢菩薩

行願品〉中的話：「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真的，假如末學所起的壞念頭、所說的惡言語和所做的不良行為有一個體積的話，那麼整個虛空也裝不下，所以只有不斷地懺悔，而即使有心懺悔，都還會重覆地犯錯，不能一下子改，所以也是只好不斷地改過。

而在這血淚交織的過程中，

最令末學感動的是即使我壞到值得碎屍萬段，阿彌陀佛還是慈悲地執意非救不可，四面八方的師長、蓮友也都如此地關懷，用阿彌陀佛的慈悲來照顧我。

假如大家有機會研讀淨土五經、《彌陀要解》，去拜讀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的話，便會發現，阿彌陀佛最了解這世界的種種苦痛，最了解生存在這裏的困難與無奈，也最了解我們這些被業力束縛的眾生，種種不得已的

苦衷！他總是伸長一隻手，在準備拉拔救渡我們，只是我們常常陷在迷惘的大霧中，沒有去感受溫暖、柔軟的金手。我們內心的雜音太多了，以致於聽不見彌陀的呼喚，也不肯相信他的慈悲。

假如現在有人告訴我們「東邊的那條馬路上有一男一女，他們是金光黨準備騙取我們的財物」，我們大概會相信而不敢往東邊走，即使不太相信也不敢過去；可是假如告訴我們說「西方

極樂世界有一佛二菩薩，他們全身放著慈悲的金光，隨時準備奔赴眾生苦難的呼喚，他們隨時歡迎我們進入清淨的世界，一起修學成佛之道，我們只要至心地相信、歡喜地相信，發願要去，又念阿彌陀佛，就能夠跟他們在一起」，聽了這些話，我們可能會

說這是兒童的神話故事，認為是騙人的，還以為自己十分的現代化、十分科學。

其實，仔細想想，這是非常

可悲的，在這混亂的世間住久了，我們能相信報紙上的搶劫、殺、盜、淫、妄的報導，相信一切的壞事，卻不容易相信善良、相信慈悲、相信佛的願力，也不相信自己有清淨的本性，末學一向也是如此，歷史的塵埃把我們蓋得太可憐了！

### 輕盈走向彌陀國度

一直到後來，末學遇到一位病人，她就像一尊菩薩，幫助末

學了解了自己。

幾年前，還在腫瘤科當醫生的時候，有一次看了一位子宮頸癌第二期的病人。第二期的子宮頸癌用放射線來治療，效果還是很好的，應當可以治得好，所以看了她以後就很積極地給她安排治療，沒想到那個時候她的兒子發生車禍，以後她就說家境有困難，必須把錢先移給她的兒子療傷，所以不能來治療。

當時末學心裏想，要是妳錯

過了今天治療的機會，等到以後有錢的時候再來，那時候病情可能發展到沒辦法幫妳治療好。所以就籌了一筆錢，晚上下班以後，跟室友兩個人照著病歷表上的地址，找到她家裏去拜訪她、勸她來治療。

當時，她坐在家門口和鄰居聊天，末學勸她，她翹著一隻腳，斜著眼睛看著我，也許她想，怎麼有這麼囉嗦的醫師，可能生意不好，夜晚才跑到我家來

拉生意，不知道有什麼企圖！任憑怎麼樣地勸她，怎麼樣告訴她嚴重性，她都說：「我不很嚴重，我只不過陰道有點出血而已。」

她認為她不怎麼嚴重，可是憑我們所學的醫學可以料到她以後會非常嚴重，那時的痛苦可能超過她所能忍受的，所以才跑到她家裏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勸她說：「妳有困難沒有關係，治療的費用我已幫妳準備好，妳先

來治療就好了。」她看起來還是很不在乎，好像這件事跟她不相關一樣。當時記得我的室友相當地憤慨。

碰了這個釘子以後，末學回家去痛哭了，跪在佛前痛自懺悔了一番，因為末學沒有修持，長得也不像一個好人的樣子，她看了我難免要懷疑，她當然會懷疑，妳憑什麼要幫我出錢，叫我去治療，為什麼要在夜晚來拜訪我，妳有什麼企圖。

末學沒有辦法讓她相信，我只是怕她受苦，但是她的不肯相信也喚醒了我的懺悔，才發現到原來我跟這個子宮頸癌的病人根本是一樣的！多久以來，無始劫以來，佛陀眼看著我們生那麼嚴重的輪迴之病，伸著手一直要拉我，甚至於所有的治療費用都幫我準備好了，準備了一個清淨的極樂世界要給我，但是我一直不肯接受治療，所以到今天還流浪生死，備受重苦。

有的時候，我們在這娑婆世界裏互相猜忌、互相懷疑，習慣了以後，我們不能相信任何的好事。我們不敢相信有一位阿彌陀佛，老早老早為我們苦心成就了一個極樂世界，在那邊等待我們，每天每天等待我們，我們已經失去了這種相信的能力了。

在行醫的那段時間，才慢慢地體會到，佛說淨土法門是難信之法，真是千真萬確。末學在念佛或誦經感到法喜充滿的時候，

常常會忍不住起來向佛陀頂禮，

也向從古至今為我們鋪下信心之路的所有大德師長頂禮，假如不是他們揮著汗、冒著風雪鋪這一條路，今天末學面對著死亡一定會哭泣、會顫慄。

而有了堅強的信心，在這種情況也就像一位日本的念佛人所寫的小詩一樣：「走向我家，舉步何等輕盈，每當想到這是返回彌陀的國度時。」信心說難也很難，需要很深的基礎和智慧的力量，

說簡單也很簡單。

舉個例說：學長好不容易熬過期末考，放暑假擠車子回家，擠得滿頭大汗，一按電鈴，媽媽來開門，看了就很心疼說：「啊，你這回又瘦了，冰箱裏有水蜜桃，趕快去吃。」

這時候學長雖然沒有天眼通，人還是站在家門口，根本就看不見廚房裏面電冰箱的水蜜桃，但是卻能夠相信媽媽的慈愛，相信她知道我們回家，就預

先去準備了最好的水蜜桃，所以一聽到，就不假思索地應聲：

「太好了！」然後就去開冰箱，大口大口地吃將起來，飽嚙甜蜜的滋味，不幾天就胖起來了。

其實《彌陀要解》中說的信、願、行，就像這樣是簡單又美好的事。信，相信慈愛的媽媽，相信她辛苦準備的水蜜桃；願，很願意吃，很感謝；付諸實行就是打開冰箱，張開嘴巴吃下去，果然營養又美味，分一些給

別人吃，非常快樂。信願念佛，也是如此。

但是，我們也可以不信，換一個角度，非常科學地來探討，媽媽這個人說話不知道可靠不可靠，她不知道會不會騙我叻？害我白白跑一趟廚房，白開一次冰箱哦！可能需要先去附近菜市場水果店調查一下，看看媽媽到底有沒有真正去買水蜜桃，可是水果店的人說話也未必可靠啊，那麼還要做進一步的調查，就這樣

繼續地調查下去。

然後再研究一下水蜜桃的成分，到底有多少%的水分，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多少%的維他命，吃了到底會不會解渴啊？它為什麼叫做水蜜桃呢？甚至可以研究，吃水蜜桃是得收縮哪一個肌肉，運用哪幾顆牙齒。水蜜桃假如接觸到了舌頭，曾經由哪一條神經傳到大腦的哪一區域，是不是真的會發生美味的感覺呢？

還可以去研究水蜜桃的汁液到胃腸去，是哪一種細胞吸收的，吸收的機轉怎麼樣，消化以後廢物要怎麼樣排泄呢？經由哪一個系統排泄呢？甚至電冰箱是什麼構造，如何保存水蜜桃，農夫是怎麼種水蜜桃，怎麼施肥的，都可以去研究一番。這些末學都不反對，一切您都可以去調查個水落石出，再去相信，再付諸實行。

但是，說實在地，冰箱裏有

沒有水蜜桃，水蜜桃吃起來怎麼樣，必須要打開看，真正吃了才知道。但我們在還沒有打開電冰箱之前就能知道裏面一定會有水蜜桃，不必調查就可以吃到它，那麼，這時候所運用的就是「信」的能力，相信媽媽說的，相信媽媽很疼愛我們，一開冰箱就可吃到，就這麼容易！假如不能夠產生這個信心，就要繞一個大圈子，繞到老，繞到死，可能連個水蜜桃也沒看到。

相信西方極樂世界，願意念佛往生也是如此，佛教的經典三藏十二部，可以說浩瀚無邊，宇宙人生的種種道理，修行的次第都說得非常詳細，可能看好幾輩子都看不完，等看完了知道理論，實際的功夫未必有。就像是研究樂理，看看樂譜，沒有練習還是不會彈琴，要彈出曲子，必須實際在琴鍵上練習，在生命的道路上是真槍實彈上戰場，不是紙上談兵！

假如您碰巧跟末學一樣，肚子裏面安了一個腫瘤，像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爆炸，可能您就沒有這個時間和力量去做這些調查，那麼簡單地就打開冰箱拿水蜜桃出來吃，感覺清涼美味無比也就好了，因為媽媽用不著騙我們，話又說回來，即使我們是這種不肯相信媽媽的孩子，媽媽也還是愛護我們的。

阿彌陀佛也是如此，他總是這樣地護念著我們，等待著我

們，即使我們一直不肯相信，他們還是會一年又一年，一千年又一千年，一萬年又一萬年地等待，等到我們有一天能夠相信，有一天具有智慧的力量去相信。

### 和佛一起吃香果

有一次末學念誦《阿彌陀經》至「阿彌陀佛成佛已來於今十劫」這一句，突然泣不成聲，學長們可能知道「十劫」是多麼漫長的光陰，在這漫長的時光

中，我到底在哪裏流浪？在哪裏輪迴？想到以前曾經和朋友到海邊散心聊天，聊到深夜一點鐘才回家，一開門就看見媽媽焦急的臉，她在門邊守候等待我，擔心我的安全，我卻只顧自己去玩，不曾給她一通電話，她都快急哭了。

等人的夜晚多麼漫長，我卻讓阿彌陀佛等待了十劫，一直到現在才聽見他的呼喚！「歸來吧，我的共命之鳥！歸來吧，我

的共命之鳥！」相信學長都在《阿彌陀經》裏面讀到了「共命之鳥」這種鳥。這裏有一個典故，傳說釋迦牟尼佛和提婆達多，過去曾經是共命之鳥，這種鳥是一身兩頭的鳥，同一個身體可是兩個頭，思想不同。有一天提婆達多這個頭睡著了，而釋迦牟尼佛這個頭醒著，醒著的這個頭就去取香果來吃，香氣非常地芬芳，而睡著的這個頭一醒來非常生氣說：「你為什麼瞞著我吃

香果呢？我非要吃毒果把你害死不可。」然後就吃了毒果，於是兩個都死了。

有一天末學突然感覺到，我們和阿彌陀佛其實就是「共命之鳥」，同一個佛性，同一個身體，阿彌陀佛天天吃香果要給我們香果的芬芳，但我們偏偏去吃毒果傷害自己的佛性，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和佛一起吃香果呢？您聽見了阿彌陀佛的呼喚嗎？「歸來吧，我的共命之鳥！」

學長們可能都知道這件事，有一天有人去告訴曾子的母親說曾子殺人了，他的母親本來不相信，後來連續有三個人都去跟她報告曾子殺人了，他的母親信心就動搖了。她和她的兒子相處了這麼久，卻不敢確定她的兒子究竟會不會殺人，她不能徹底相信，可見要信到底並不容易。

在這裏末學倒可以說說自己怎麼相信了過去十劫所沒有相信的事，簡單舉一些給大家做參

考，末學在佛經裏看到一個句子說：「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鉢是出家人用的碗，佛陀

看到一碗的水裏面有許許多多的蟲、許許多多的微生物，學長們知道英國的自然科學家虎克，他用顯微鏡觀察木栓層的細胞壁，寫了一篇「顯微圖譜」，這是西元一六六五年的事，在那篇文章裏面第一次用到「細胞」這個名稱，大家想想，佛陀在三千年前，在沒有任何顯微鏡的狀況

下，他就看到在水裏面有許許多多的微生物，這不是很令人震驚嗎？

再從天文學方面，我們可以了解到，最近有從夏威夷摩那火山頂用無線電望遠鏡拍攝到獵人座星雲，爆炸散開以後的照片，然後還有用紅外線鏡頭拍攝到正在初步形成新的星雲照片，這是星雲宇宙從壞到滅又再生的最佳科學證明，這種宏觀世界的變遷，吻合了佛所說的宇宙規律：

成、住、壞、空。

日本有一位松下真一先生，他曾經在德國的漢堡國立理論物理研究所從事研究，他寫了一本《法華經與核子物理學》，裏面

說到：「這實在很奇怪，現代物理學元質點論的真理，用了實驗加以證明，竟和古代佛教思想的具體表現一樣，不是令人驚歎嗎？」還有一位卡普拉先生，他寫了《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祕主義》，書中說道：「古老的宗教

典籍《華嚴經》與現代物理學理論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當前很多的科學家都有這樣的感歎，這兩位只是其中的兩個例子而已。

末學不敢做任何的牽強附會，只是覺得假如看一下近代物理學，再回頭研讀佛經，就更能了解佛陀偉大的智慧，了解佛實是在是走在科學尖端的覺悟者。譬如佛說：「色即是空」，我們認為「色」（物質）就是實在的

物質，它由原子核、電子等等組成，怎麼會是空呢？就越聽越糊塗，但是現代的物理學同意佛的說法，認為物質是人的錯覺。

一位大科學家赫爾曼外爾，他說：「一個物質的粒子，譬如說電子，它只是電場的小區域，在這個小區域裏面，強的質很高，這就表示在這很小的空間裏面，集中了相當大的能量強度。」他說：「事實上任何時候，也不存在構成電子的物

體。」愛因斯坦也說：「物質是由場強很大的『空間』組成的。」他們兩個人都認為物質只是「場」。

對不起，補充說明一下，「場」是運動場這個「場」字，它表示「具有能量強度的空間」，其中並沒有物質。

當代西方科學界的先驅艾德蔡安，也指出來宇宙物質各系統一般歸納為物質、能量、電荷等等，而這一切都歸於零、歸於

空。艾德蔡安又說：「一切所有既歸於空，當然也能夠從空形成，隨時可成也可滅。」參考他們所說的，再回來讀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不是更會驚訝佛陀的偉大呢？

我們學醫的時候讀組織學，電子顯微鏡告訴我們，細胞膜上有孔，後來顯微鏡的倍數加大了，又發現不但細胞膜上有孔，這個孔上還有膜呢！這孔上的膜因為以前的顯微鏡倍數不夠，所

以看不出來，真的是如佛陀在經典中所說的「重重無盡的世界」。

以前讀生化學的時候，念到一個葡萄糖的分子從細胞外面送到細胞裏面的過程，詳細說來那簡直跟我們要到山上參加齋戒學會一樣，要集合坐車子，到車站，到了車站點人數還要換車，上山來還有學長引導著，我們發現一個葡萄糖分子進到細胞裏，就像這情形一樣。

所以念到《華嚴經》的句子說：「一塵中有塵數刹，一一刹有難思佛。」一粒微塵裏面就有微塵的數目那麼多、那麼多的國度，每一個國度裏有不可思議的佛在演說佛法，「一塵中有塵數刹，一一刹有難思佛」，念到這樣的句子，真是感覺佛陀非常不可思議，他沒有用電子顯微鏡，也不需要搬天文望遠鏡，竟然能說出這樣了不起的話來。

後來又從臨床上看到人生種

種血淋淋、活生生的苦痛，才了解這一切就是佛經中苦、集、滅、道四聖諦的註腳。因為我們一向沒有打開智慧的眼睛，所以不能一下看到佛說一切的真實性，就像一隻小螞蟻在我們身上爬著，我們的汗毛對牠們來講可能是一棵一棵的大樹，我們的汗滴對牠來講可能是一個大水池，牠不能夠了解這個全貌。假如這螞蟻掉到水裏頭，你想要把牠撈起來，牠也還不相信你的一番苦

心，牠還會掙扎掉。

假如我們能夠直接了當地相信，就像開冰箱吃水蜜桃一樣，再便宜也沒有了。假如不能相信，佛陀也有足夠的慈悲與耐心，為我們展開三藏十二部，等待我們去研究，只是您要有充足的生命與時間。

## 通到無憂的國度

講到這裏忽然想起來，我們鼎鼎大名的廣欽老和尚，在往生

前的第六天，他忽然演出了一幕戲，一幕餘韻深遠的戲，可以給我們做警惕。

那一天老和尚忽然一反平常叫人專念阿彌陀佛的作風，他突然緊急地請大家為他誦大藏經，大家知道大藏經浩如煙海，真不知道要從哪裏誦起。於是請問老和尚說：「要誦哪一部啊？」

老和尚用台語回答：「總誦！」

總誦，就是全部都念，於是

大眾趕緊請出一部一部的大藏經，光是搬經典就搬得氣喘喘的了，而看老和尚一副決定往生的樣子，大家心裏又急又難過，更不知道要從何誦起，老和尚就說：「看你會誦什麼經，通通給我誦！」

於是大家就一部一部地誦起來，《心經》啊，《金剛經》、《藥師經》、《地藏經》。在這緊要的生死關頭，才發現到連僅僅一百多個字的《心經》，都幾

乎要誦不出來。可以說是口裏誦著，心裏著急，而當大家在誦一部經典的時候，老和尚只是幽默地笑了一笑，自己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一點也沒有受到旁邊聲音的影響。

末學感覺到老和尚這一笑，真是當頭一棒，什麼人能夠把大藏經總誦呢？臨時緊急怎麼誦得了大藏經呢？唯有老和尚他念念清楚分明、念念懇切有力的「南

無阿彌陀佛！」真正總誦了大藏經！我們切莫懷疑老和尚怎麼會臨時改變了題目，他老人家是非常善用反面的手法來發人深省的，因為畢竟修行是行出來的，不是嘴裏說說就完了的，假如沒有親自體驗到個中的滋味，就得不到刻骨銘心的教訓。

在醫學院紙上談兵，跟着血淋淋的病人，顯然是大不相同的，李炳南老居士有一首詩寫著：「萬法精華六字包」，佛

法的精華都包含在「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裏面，這一首詩和老和尚的演出，可以說是有異曲同工之妙。一般的人臨終都苦不堪言，阿彌陀佛四個字都念不出來，何況要誦經，誦大藏經？在《阿彌陀經》裏面說六方佛都出廣長舌相，讚歎阿彌陀佛，勸眾生要相信這部經。也就是說，我們念阿彌陀佛，所有的佛菩薩都會歡喜，這也就是總誦。

學長問末學說，怎麼樣念佛

才得力？末學念佛還是很粗淺，也不能說得力，只不過有一點點體驗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我們都知道水有浮力，而且也確實

看到很多人都會游泳，可是現在假如一下子把您推下水，那麼您是不是就會自在地上浮上來呢？恐怕這在沒有練過游泳的人，都會說不可能。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很恐懼，我們怕淹死，我們對水的浮力沒有信心，對人可以游泳這件事也沒有信

心，所以掉下水的時候就拼命地掙扎，亂叫亂跳，後來像個酒瓶灌水一樣，咕嚕咕嚕咕嚕，喝了水就沈下去。

前面我們講到信心，相信水有浮力，就像相信佛力，阿彌陀佛有大慈悲的願力，他會把我們托著上來，能夠有這樣確定的信心，就不必掙扎，也不會恐怖，不須要亂叫、亂跳，只是靜靜地享受著他的浮力，全身放鬆了就浮上來。

我們在念佛的時候，常常聽到懺公師父說「萬緣放下，一念提起」，萬緣放下，就像躺在水上，必須要全身都放鬆，沒有什麼掛礙，沒有恐怖，沒有一處是緊張的，才能夠浮得上來，浮得上來，才談得到飄浮、打水、前進，所以，首先對水的浮力要有信心，有了這樣的信心，就能浮著，就不會淹死。

更瀟灑一點的話，那就是整個人都坐到船上去，連費力都不

費力，坐在阿彌陀佛的大願船上，可以瀟灑地走來走去。理論上似乎我們這麼重，坐到水上會沉下去才對啊，可是阿彌陀佛有大願力，他造了一艘航空母艦，這彌陀的大願船可以載著我們，我們就可以從痛苦的掙扎變得很逍遙，在感恩歡喜中念阿彌陀佛，只須要靜靜地聆聽，聆聽彌陀的呼喚。

阿彌陀佛每天都很大聲地在跟我們廣播，在《無量壽經》

裏，佛問阿難說：「汝聞阿彌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眾生不？」你聽到阿彌陀佛偉大的聲音在一切世界度化眾生了嗎？阿難說：「聽到了！」那麼，我們聽到了嗎？末學在病中念佛是用這樣飄浮水上的感受，靜靜地聽。

懺公師父常說的話都是最重要的話，他常說：「攝耳諦聽」，我們口裏念必須耳朵注意地聽，這個聲音就是阿彌陀佛呼

喚的聲音，也是我們內心佛性呼喚的聲音，這和阿彌陀佛的聲音是打成一片的，

念「阿」的時候，耳裏清楚聽到一個「阿」字，

念「彌」的時候，耳裏清楚聽到一個「彌」字，

念「陀」的時候，耳裏清楚聽到一個「陀」字，

念「佛」的時候，耳裏清楚聽到一個「佛」字。

一次只負責聽一個字、一個

聲音，這是再輕鬆也沒有的事了  
吧！這一條「口念耳聽」的道  
路，確實能夠通到無憂的國度，  
能夠解脫一切的憂惱，只要心裏  
清楚、口裏清楚，就像聽收音機

頻道調對了，注意「攝耳諦聽」  
就能夠收到極樂世界美妙的消  
息。

不知道學長們有沒有發現  
過，當我們搭車子或是坐飛機的  
時候，其實我們都是把命交給了  
司機先生，假如司機先生打瞌睡

撞了車，或是飛機失事了，我們  
就會死。這樣交出生命的事情，  
我們常常都在做，但是為什麼唯  
獨對阿彌陀佛常常沒有辦法交出  
生命呢？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就  
是歸命的意思——把生命交出  
去，念佛的時候就要有把生命交  
出去的那種心情，把生命交給一  
個最偉大、最慈悲的力量，這是  
最令人安心的事了吧！總比搭飛  
機、坐車安全多了吧！何況向來

只有我們辜負佛陀，不聽他的教導，佛陀可從來沒有辜負過我們。

末學在生病的時候，最衰弱時曾經爬樓梯，真的是用爬的，才體會到樓梯的欄杆是做什麼用的。有的時候很喘，有時也曾經十八個小時解不出一滴小便來，有時候肚子也很痛，在這情形中末學就用這樣的方法，把一切交給偉大的力量——阿彌陀佛，全身放鬆，沒有一個地方需要緊

張，與其讓我傷透腦筋，不如交給阿彌陀佛。

通常，假如我們肚子痛，就會縮起來，一直注意痛的地方，心就轉不過來，但是，只要充分地相信，把一切交出去，相信只要我在這個地方斷了氣，就會立刻站在阿彌陀佛的淨土上，以這樣的心情再靜靜地聽阿彌陀佛的呼喚，發現不好過的日子也會變得很有趣了！

有一位念佛的老先生，當他

感冒很嚴重的時候，他就寫了一首詩描寫感冒的喜悅，他說：「喜悅在床上，床上是彌陀心中，彌陀心中，就是南無阿彌陀佛！」您會發現念佛人生病也是喜悅的事。

有一次末學病況有變化，血壓降低，腦子一陣陣不清楚，那時候要發聲念佛，真的很吃力，但是末學發願最後的一口氣還要竭誠歌詠阿彌陀佛！最後一個心跳一定要和他的大慈大悲共振！

所以還是努力地念，大家也慈悲地幫末學助念，那時候突然感受到，為什麼阿彌陀佛叫做無量光明、無量壽。

無量光明，光就像無盡的能量場，想想看，一棵植物，從小小的種子種到土裏，吸收土壤的養份，接受陽光的照耀，就成了那樣的大樹，光能真的非常地妙，阿彌陀佛的無量光明，更是無窮的能量，更是奇妙！

當一個字一個字清楚地念

著、聽著的時候，漸漸全身大汗淋漓，不知不覺已經念了四個小時，血壓也慢慢地恢復，體力也慢慢地又好一些。真感覺到阿彌陀佛像是免費供電的電力公司，只要您把插頭插上了，不要拔來拔去，他就源源不斷地給電。

### 厭離內心的污穢

蕩益大師在《彌陀要解》裏面說往生淨土的信、願、行三資糧，說到「願」的時候，他解釋

「願」就是「厭離娑婆，欣求極樂」。說真的，末學以前剛看到「厭離娑婆」四個字的時候，心裏很不舒服，覺得佛怎麼會教我們討厭、離開這個世界呢？

後來再研究才知道，不是那樣，佛大慈大悲關懷我們這個世間每個眾生，他不但不會討厭我們，更不會教我們去討厭。那麼他教我們厭離什麼呢？

蕩益大師說：「娑婆就是我們內心的污穢所感得的世界。」

要厭離就是厭離內心的種種污穢。

有些學長可能還不覺得，我們的內心到底有什麼污穢須要厭離呢？現在舉個例子來說，比如您今天花了一千塊燙了一個最新的髮型，結果一回家，來了一個朋友就說：「啊！你怎麼剪這個頭髮像哈巴狗一樣。」這話聽了就令人生氣，非常氣這位朋友，然後就去照鏡子，左照一照、右照一照，越看越像哈巴狗，心裏

更懊惱，一個晚上翻來覆去都睡不著覺，想明天是不是再找一家美容院，再去改換一下髮型。

就這樣，大家體會看看，「您這個髮型像哈巴狗」幾秒鐘的一句話，我們就會放任它在內心產生強烈的憤怒，拼命地鑽牛角尖，很捨不得離開憤怒的痛苦，自己緊緊地抱住一棵痛苦的大樹，不肯放開，還以為是大樹抱著我們，煩惱很久很久。

佛陀教我們厭離、放下的就

是這種內心的污穢、內心的不良情緒、內心的五濁惡世，教我們欣求極樂——欣求內心的清淨，就和極樂世界相應，蕩益大師說：「極樂是自己所招感的清淨世界。」假如他罵我像哈巴狗，最好我就念阿彌陀佛，更發願所有的哈巴狗都同生極樂，內心裏浮現佛陀慈悲的面孔和一望無際的蓮花世界，這不就從痛苦的泥沼裏出來了嗎？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並不是

要死了以後才去，而是生前就以生活在極樂清淨的國度中。大家都可以在《阿彌陀經》裏面念到：「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蕩益大師解釋說：「已願、已生；今願、今生；當願，當

生。」

有人就問：「現在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只能夠說未來會生在那裏，怎麼能夠說現今就生在那裏呢？」

蕩益大師回答說這個「今願、今生」的「今」有兩個意義：第一可以說是「一期的生命」——現生發願持名，臨終一定會到極樂世界。第二個意義就是把「今」解釋做「現在的一剎那」，一念相應的時候，這一念

就生在極樂世界，念念相應的時候，念念都生在極樂世界。

這一種美妙的因果都不離開一心，就好像秤的兩頭一樣，不須要等到在這個世界生命盡了，才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七寶池中。只要現在這一念以信願來念阿彌陀佛的名號，那麼蓮花就開了，金台就現了，雖然活在這裏，也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人了。

有位念佛人也寫了一首小詩，他說：「何其幸運，不死便

往生，生還淨土。」我們本來都可以生還淨土的，只不過我們喜歡痛苦，不喜歡捨離。似乎這顆心對苦惱的親和力，遠比對佛大慈大悲的親和力要強很多。

不相信的話，學長們可以試試看，假如待會師父上台就指著您的鼻子說：「這位同學專門做表面工作，最愛出風頭了，什麼都不行！」您假如能夠馬上合掌念「阿彌陀佛」站起來跪下，感謝師父慈悲地教導指點，向師父

懺悔說：「弟子會努力改過。」那麼您就有厭離娑婆、欣求極樂的氣氛了，這也就是真正有願要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人。否則就可能會憤憤地下山去，逢人就一邊哭一邊說自己的冤枉，罵師父的不是，並且發誓從今以後再也不到山上來了。過了很久很久，心中都還苦哈哈，三年後想到這件事還很生氣，這就很明顯的是喜歡娑婆、厭離極樂，根本就沒有往生的願。

這麼說來，這種發願並不是每天做功課完了，念一念「願生極樂世界中，上品蓮花為父母」這樣的句子就算了，真正發願是念念都要發願，捨離內心的污穢，欣嚮內心的清淨，與極樂世界相應。

這裏說一個念佛人的故事：

日本有一位善太郎，有一天他到山上拜佛，回來的時候，天色太晚了，就到朋友家裏面借住一晚，隔天早上他道了謝就繼續

踏上旅途。後來這位朋友發現丟了一件衣服，家裏的佣人就告訴他說：「我親眼看見善太郎偷走了那件衣服。」因為這個佣人斬釘截鐵的口氣，使得主人信以為真，認定一定是善太郎偷了衣服，後來這朋友就到善太郎家裏去興師問罪，不分青紅皂白，口出穢言，就大罵特罵，剛開始善太郎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漸漸了解原來他的朋友是懷疑自己偷了衣服，於是就誠誠懇懇地向他

道歉，然後從抽屜裏面拿錢出來賠償他。

因為他連一句解釋的話都沒說，又拿錢出來賠償，對方更加認定衣服一定是善太郎偷了，所以對他非常地灰心，轉身就要走了，但善太郎卻把他叫住，微笑對他說：「您難得來一次，我實在很想讓您帶一些禮物回去，可是現在家裏什麼也沒有，這樣吧！我送您幾個糰子，實在不成敬意，希望您笑納。」然後就

把供在佛前的糰子拿下來用紙包好，交給那個朋友，對方連一句道謝的話也不說，轉身就走了。

這個朋友回家以後就把全家人都叫到跟前，而且把這件事一五一十地說了，然後拿出他送的糰子說：「雖然善太郎是那樣的糰子說：『雖然善太郎是那樣的糰子說：』一個人，可是供佛的糰子並沒有什麼罪過，我們大家吃掉吧！」主人就動手分配這幾個糰子。可是看見那個佣人低垂著頭，很久都不敢去拿，大家覺得

很奇怪，問了個仔細，這個佣人終於忍不住俯首認罪說：「像我這樣罪孽深重的人要是伸手去摸這個供佛的糰子，誰知道我會受到什麼樣可怕的報應，那件衣服是我偷的，是我嫁禍給善太郎的。」這件事讓家中每一個人都很震驚，面面相覷。

末學感覺到這位善太郎真的是厭離娑婆、欣求極樂的人，假如是我們被誣賴做小偷，那還得了，大概會哭哭啼啼理論一番，

臉紅脖子粗大喊冤枉，馬上整個人就陷入娑婆世界的黑暗中，一點兒也沒有欣求極樂、願生西方的氣氛，然而這位老實的善太郎他把這樣的倒楣事，也當做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他總是在感謝佛恩的心情中捨離內心的貪欲、憤怒、種種污穢，用阿彌陀佛的慈悲和耐心來待人處事，每天活在極樂世界的光明中，這是真正厭離娑婆、欣求極樂吧！

還有一次天氣熱得很令人難以忍受，善太郎做完一天的工作，從山中回家，哪兒知道他太太不但沒有燒水也沒有準備晚飯，這位疲憊不堪的善太郎突然間一生氣，就拿起旁邊的一根木棍準備要揮棒，但是在這將要揮棒的一剎那，好像聽見那「阿彌陀佛」的聲音，於是他就馬上哭著跑到佛前去點上了燈，把那根木棍供奉在佛前，靜靜地合掌說：「啊！善太郎又原形畢露了。」就這樣一面哭著一面念阿彌陀佛。

末學看到這樣的故事總是很感動，因為我們是凡夫，沒有辦法馬上就不起貪、瞋、癡的念頭，而可貴的就在一起了貪、瞋、癡這樣娑婆的情緒以後，能夠像他這樣馬上覺照、馬上懺悔，回頭念阿彌陀佛，立刻捨離這樣不好的情緒，就是真正厭離娑婆、欣求極樂。

假如是一般的人通常做法都

是倒過來——寧處娑婆、厭離極樂——可能會大吵一頓，吵得晚上睡不著，隔天說不定還要鬧離婚，這就是自投羅網，自願陷在滔滔的濁浪裏面，這又何必呢？說起來簡單，只是一念的扭轉而已，但是卻須要時時的觀照、練習。

在這裏說一個故事，有一個人要去跟隨一位劍道的高手學劍，他去到師父那邊說明來意，師父告訴他說：「要跟我學劍必

須先打雜三年，掃地、擦桌椅、煮飯。」他一聽就說：「啊？三年那麼久啊！」師父看他那麼性急就說：「照你這個個性，那得要十年！」「啊？十年？」好吧！既然想學劍就留下來吧！於是每天砍柴、掃地。

有一天他的師父趁他掃地就冷不防給他一劍，他突然間中劍，腫了一個包，以後他就天天提心吊膽，不知道師父什麼時候又會來打一劍，所以擦桌子也注

意、砍柴也注意、洗碗也注意、煮飯也注意，就練得反應很快、很機警。

有一天他也很想試試師父的功夫，就在師父炒菜的時候，拿了一支木棒從後面往師父頭上一打，沒想到師父就順手拿起旁邊的鍋蓋子一擋，沒給他打上，從這裏就可以知道功夫。

以「信願念佛」來面對一切的境界，就像這位師父隨手拿起鍋蓋一樣那麼自然順手，然而，

這個自然、順手，卻是要像他徒弟那樣掃地、煮飯、擦桌子中不斷地練習來的。

## 那一切苦，佛已代受

蕩益大師在《彌陀要解》裏面說，信願行的「行」是「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大陸有一位無線電工程學的教授黃念祖先生，他說了一個比喻，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其中的道理：

磁鐵和普通的鐵本體上並沒

有什麼分別，只是磁鐵中它的電子運動軌道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就有了磁力。而普通的鐵，電子運動的軌道都是雜亂的，方向不同，所以產生的磁作用互相抵消了，顯不出磁性來。但是假如將普通的鐵放在磁鐵附近，鐵中的電子受到磁鐵磁力的誘導，就會排齊運動軌道的方向，立即會顯示出磁性來。

可見磁鐵和鐵本體沒有什麼兩樣，這可以幫助了解「生、佛

平等」——眾生與佛本體是平等的；還有磁鐵與鐵所產生的只是共同一個磁場，這可以幫助了解「生、佛不二」。而鐵實在是因為磁化作用才變做磁鐵，所以又說「生、佛宛然」。

這樣說來，鐵跟磁鐵不一樣，只是因為電子運動軌道雜亂，可以比喻眾生所以和佛不一樣，只因為妄念紛飛。由這裏可以了解假如我們能夠持念阿彌陀佛的名號，漸漸地不再妄念紛

飛，就像鐵中的電子受磁鐵磁力誘導，漸漸地排齊運動軌道一樣，慢慢就會像磁鐵一樣，具有妙用無窮的磁力。

有人可能會懷疑念「名

字」——念阿彌陀佛的名字，就這麼有用嗎？是的，不要說阿彌陀佛這麼偉大的名字，只說我們一般的名字就可以了解。比如病人在醫院突然病況變化，就大叫某某醫師，這個某某醫師循著名號就來了，某某醫師一來，他所

學的醫學、醫術也都全跟著到了。所以《彌陀要解》說「名以召德」，名字可以把內容、德行全都呼喚出來，普通尚且這樣，何況阿彌陀佛的名號！

蕩益大師又說：「信願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就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念佛時，就把佛的功德全都變成自己的功德，這一句話怎麼體會呢？

阿彌陀佛在還沒有成佛前，他經過了五劫長時間的思維，以

及兆載永劫的積植德行，才成就了極樂世界的莊嚴，歡迎十方的眾生一起到那裏去留學深造，直到成佛，有了成就再乘願迴入娑婆救渡眾生。那裏的教學設備、師資陣容都是一流，大家仔細去讀《無量壽經》或是《觀無量壽經》就可以了解。

阿彌陀佛就像一位偉大的農夫，他流著血汗，花費了很長的歲月辛苦地種植、耕耘，就為了種出水果來給大家解渴。如今果

實成熟了，我們只要相信他的好意與苦心，又願意吃，一說水果的名字，馬上就可以吃到水果，品嚐所有美妙的汁液，吸收所有的營養，我們並沒有去耕耘堅硬的土地，也沒有飽經風霜烈日，那一切的苦，農夫都已經代我們受了，他把辛苦耕耘的一切成就融攝在「果實」中，融攝在水果的名字中，免費奉送給我們，而且吃得越多越是優待！

我們在生死的荒漠中竟然遇

到這麼一位農夫，真是令人感激涕零。

《要解》中還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就是：「往生與否，全由信

願之有無；品味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我們能不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看我們有沒有深刻堅強的信心和願力；往生以後的品位，才是看您念佛功夫的高下。

念阿彌陀佛名號就好像在氣球裏面灌著氫氣，假如念佛沒有

信願，就像把這個氣球綁在樹上一樣——不敢放開，不願意把線剪斷，那麼這氣球即使灌得再多的氫氣，也很難飛上去。

末學很慚愧，沒有什麼可以供養大家，只希望和大家同享阿彌陀佛甘美的果汁，此刻就生活在阿彌陀佛慈悲的光明中，直到永遠的未來。現在願和大家共享一首小詩：

當您哭泣時，  
應知我也在流淚；

當您高興時，  
應知我也在歡喜；

在信心念佛中，  
不論何時何地，  
我們都在一起！

（本文已經作者同意轉載）

## 註解：

1 食存五觀 佛教修行人在進食前所作的五種觀法：(1)計功多少，量彼來處。(2)忖己德行，全缺應供。(3)防心

離過，貪等為宗。(4)正事良藥，為療形枯。(5)為成道故，應受此食。

2 心所 心所有法的簡稱，也就是為心所有的各種思想現象，共有五十一法，即遍行五、別境五、善心所十一、煩惱六、隨煩惱二十、不定四。

# 復高邵麟居士書

印光大師



汝日暮途遠，且從徑直之法，且專門讀誦淨土三經及普賢行願品，研究淨土諸經注疏，若諸語錄、金剛、法華，且先置之度外，以事宜急先，心無二用故也。

書中語語真實，欲得佛法實益，但以未知淨土法門之所以，其心願便與佛願相違。

世之修持求了生死者多矣，然每每以己愚見測度如來不思議大法，遂致北轅適越，不能了脫，今生尚無正見，況來生乎！萬一復得人身，而被今生所修之癡福所迷，安望其更加精進以求出離也耶？

佛說一切大小權實法門，皆須仗己功力斷惑證真，方出生

死，若惑業有一絲毫，生死決定難出。是以從生至生，從劫至

劫，展轉修持，或有力量充足，直進不退，即能了脫者，多皆旋覺忽迷，暫進久退，經塵點劫

（註1）不能出離。

所以爾我今日尚為凡夫，皆坐不知如來普被三根、至極圓頓

之淨土法門故也。汝縱未親知識，亦曾誦《彌陀經》、《無量壽經》、《十六觀經》及各淨土發願文、《龍舒文》、《歸元直

指》，彼皆令即生往生，汝偏欲展轉來生。

佛愍眾生無力斷惑，難了生死，故特開一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橫超法門，無論斷惑與否，若具真信切願持佛名號（此是正行）及修行眾善回向往生（此是助行），無一不得生者。

即五逆十惡之人，臨終地獄相現，若心識不迷，聞善知識教以念佛求生西方，若念十聲或止一聲，當下命終亦得往生（此在

《十六觀經》下品下生章，係金口誠言。既往生已，即已高預海會，永出輪迴，漸次進修，以圓佛果。

若此逆惡罪人不聞此不思議

法，經塵點劫難出地獄，餓鬼、畜生尚難得，況欲得人身而修行了生死耶？當須發決定心，臨終定欲往生西方，且莫說碌碌庸人之身不願更受，即為人天王身及出家為僧，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大宏法化，普利眾生之高僧

身，亦視之若毒荼罪數，決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如是決定，則己之信願行方能感佛，佛之誓願方能攝受，感應道交，蒙佛接引，直登九品，永出輪迴矣。

三皈五戒為入佛法之初門，修餘法門皆須依此而入，況即生了脫之至簡至易、至圓至頓之不思議淨土法門耶？不省三業，不持五戒，即無復得人身之分，況欲得蓮華化生，具足相好光明之身耶？

汝日暮途遠，宜從徑直之法，且專門讀誦淨土三經及《普賢行願品》，研究淨土諸經注疏，若諸語錄、《金剛》、《法華》且先置之度外，以事宜急先，心無一用故也。

則不但意業不淨，即身口亦或污穢不淨。

欲其自他兼利，莫過於多識前言往行以存龜鑑，《安士全書》實為古今第一融通儒佛心法，詳示因果報應及修持方法之導俗奇書，宜常翻閱，庶無疑不釋，無行不謹矣。《法苑珠林》

至於寡過一事，實為儒佛切要工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使人謂其欲寡其過而未能，此實在意地上用功，非身口動輒有過也。在家居士日與常人酬酢，固宜刻刻隄防，否

義諦實相妙理，或恐見地不清，

錯認消息，則以迷為悟，求升反墜矣。

汝既專修淨土，宜以蓮池大師新定淨土發願文為主（省庵語錄下卷有此願文註解，閱之自知其妙），汝自立四願，或兼用或不用皆可，以彼願文事理周到，了無一義一法之滲漏，彼云法界，則包括無遺，汝云大千，校法界量，奚啻大地一塵、大海一滴。

歷觀汝書，似是真實在心地

上用功，然今之學者每每專說假話，不修實行，意擬沽名邀譽以求體面，並非真實自省寡過而作是言也，此名自暴自棄，名大妄語，名不知慚愧，若非此等，則為聖賢之徒，若帶此氣，則是下流坯，乃法之罪人，佛之逆子，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直心直行，方與佛合。

又自既修持淨業（謂改過遷善及念佛即生即願往生西方），亦當教一切相識者亦修淨業，宜

依《龍舒文》普勸門，令其隨分隨力種此不思議善根，然既欲教

聲，默則功德齊等，聲則不恭，睡則又加傷氣，不可不知。

人，須由親及疏，妻妾子女忍不令得此利益乎？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世、出世自行化他莫不如是。

須知西方極樂世界，莫說凡夫不能到，即小乘聖人亦不能到，以彼係大乘不思議境界故也。小聖回心向大即能到，凡夫

汝專求往生，晨朝十念外，凡行住坐臥，語默動靜，著衣吃飯，屙屎放尿，一切時、一切處

若無信願感佛，縱修其餘一切勝行並持名勝行，亦不能往生，是以信願最為要緊。

皆當以六字洪名置之心口之間，但於如法時處，聲默隨宜，若大小便、睡眠則只許默念，切勿出

萬益云：「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乃千佛出世不易之

鐵案也，能信得及，許汝西方有分。（《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亦名《十六觀經》，此名淨土三經，加《普賢行願品》名淨土四經，仿單中有淨土四經一本，其《無量壽經》係魏承貫刪削，又依餘經增益，理雖有益，事實大錯，不可依從。）

## 復高邵麟居士書



妄念滿腔，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由未真提正念故也，倘正念真切，則朋從於專注一境之正念矣。

所謂調御得法，即寇賊皆為赤子，調御失道，雖手足亦作怨家。

接手書，知居士近來修持親切，自訟寡過，希聖希賢，非徒博一修行之虛名而已，欣喜無量。

力做去，否則便成妄語中妄語。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世間多少聰明人皆以唯說不行了此一生，徒入寶山空手而歸，可痛惜哉！可痛惜哉！

夫欲學佛祖了生死，須從慚愧、懺悔、止惡、修善而來（慚愧、懺悔、止惡、修善即自訟寡過、克己復禮。若能自訟，自然寡過，寡過即克己之實行，既能克己，自然復禮矣），持齋警策，意甚真切，但須腳踏實地儘

若夫妄念滿腔，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由未真提正念故也，倘正念真切，則朋從於專注一境之正念矣，所謂調御得法，即寇賊皆為赤子，調御失道，雖手足亦作怨家。在凡夫地誰無煩惱？須於平時預先隄防，自然遇境逢

緣不至卒發，縱發亦能頓起覺照，令其消滅。

起煩惱境不一而足，舉其甚者，唯財色與橫逆數端而已，若知無義之財害甚毒蛇，則無臨財

苟得之煩惱；與人方便，究竟總歸自己前程，則無窮急患難求救，由惜財而不肯之煩惱。色則縱對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縱是娼妓亦作是想，生憐憫心，生度脫心，則無見美色而動慾之煩惱。夫婦相敬如賓，

視妻妾為相濟繼祖之恩人，不敢當作彼此行樂之欲具，則無徇欲滅身及妻不能育、子不成立之煩惱。子女從小教訓，則無忤逆親心、敗壞門風之煩惱。

至於橫逆一端，須生憐憫心，憫彼無知，不與計校，又作自己前生曾惱害過彼，今因此故遂還一宿債，生歡喜心，則無橫逆報復之煩惱。然上來所說乃俯順初機，若久修大士能了我空，則無盡煩惱悉化為大光明藏，譬

如刀以磨利，金以煉純，蓮因淤泥滋培方得清淨光潔。境無自性，損益在人。

三業、四儀（四儀即行住坐臥）常持顏淵之四勿（註2），五戒、十善必效曾氏之三省（註3）。暗室雖無人見，而天地鬼神咸知，念始萌乎隱微，罪福判若天淵，若能如是修省，將見舉動皆善，惡無從生矣。此實正心誠意之宏規，切勿謂釋氏瑣屑，不若儒者之簡捷也。

若論念佛法門，唯以信、願、行三法為其宗要，三法具足，決定往生。若無真信切願，縱有真行亦不能生，況悠悠泛泛者哉！蕩益所謂：「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乃三世不易之常談，三根普被之妙道也，宜通身靠倒，庶親證實益耳。

信、願、行三，《十要》（註4）中皆悉詳示，而第一要——《彌陀要解》五重玄義中

第二明宗，發揮二法最為精詳，其後節節段段皆有指示，宜細參閱，此不備書。

至於念佛心難歸一，當攝心切念，自能歸一，攝心之法莫先於至誠懇切，心不至誠，欲攝莫由；既至誠已，猶未純一，當攝耳諦聽，無論出聲、默念皆須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默念雖不動口，然意地之中亦仍有口念之相），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聽得清清楚楚，如

是攝心，妄念自息矣。

如或猶湧妄波，即用十念記數，則全心力量施於一聲佛號，雖欲起妄，力不暇及，此攝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在昔宏淨土者尚未談及，以人根尚利，不須如此便能歸一故耳。印光以心難制伏，方識此法之妙，蓋屢試屢驗，非率爾臆說，願與天下後世鈍根者共之，令萬修萬人去耳。

所謂十念記數者，當念佛時，從一句至十句，須念得分

明，仍須記得分明，至十句已，又須從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隨念隨記，不可掐珠，唯憑心記。

若十句直記為難，或分為兩氣，則從一至五，從六至十；若又費力，當從一至三，從四至六，從七至十，作三氣念。念得清楚，記得清楚，聽得清楚，妄念無處著腳，一心不亂久當自得耳。

須知此之十念與晨朝十念，

攝妄則同，用功大異，晨朝十念儘一口氣為一念，不論佛數多少，此以一句佛為一念；彼唯晨朝十念則可，若二十、三十則傷氣成病。

此則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從一至十，從一至十，縱日念數萬皆如是記，不但去妄，最能養神，隨快隨慢了無滯礙，從朝至暮無不相宜，較彼掐珠記數者，利益天殊；彼則身勞而神動，此則身逸

而心安。

但作事時或難記數，則懇切直念，作事既了，仍復攝心記數，則憧憧往來者，朋從於專注一境之佛號中矣。

大勢至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利根則不須論，若吾輩之鈍根，捨此十念記數之法，欲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大難大難。

又須知此攝心念佛之法乃即淺即深、即小即大之不思議法，

但當仰信佛言，切勿以己見不及，遂生疑惑，致多劫善根由茲中喪，不能究竟親獲實益，為可哀也。

掐珠念佛唯宜行住二時，若靜坐養神，由手動故神不能安，久則受病。此十念記數，行住坐臥皆無不宜，臥時只宜默念，不可出聲，若出聲，一則不恭，二則傷氣，切記！切記！

居士以年將半百，身繫樊籠，素未參尋知識，倘欲即生

了脫，但當專主淨土一門，《金剛》、《法華》且先置之度外，主，凡屬此種言句，皆當置之勿究可也。

待淨土大通，一心已得後再行研究不晚也，若此刻便即從事，恐智力不給，得彼失此，一法未精，二利咸失耳。

吾常謂：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滅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滅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若全無恭敬，雖種遠因，其褻慢之罪有不堪設想者。凡見一切信心人皆須以此意告之，此係從初心至究竟之決定實義，若當作腐僧迂談，便為自暴自棄，豈特孤負印光，實為孤負自己也。

《揀魔辨異錄》係禪宗，深通教理者尚不易知，況居士乎？凡禪宗典章概勿研究，以禪宗意在言外，若按文解義，則錯會佛法，以善因而招惡果。《釋氏稽古略》乃記事之書，而以禪宗為

負印光，實為孤負自己也。

## 註解：

1 塵點劫 塵，指微塵；劫，為極大之時限。塵點劫，為譬喻時間甚長久遠之詞。

2 四勿 《論語·顏淵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3 三省 《論語·學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而不習乎？』」

4 十要 即《淨土十要》，

明末蕩益大師選定，包括：(1)阿彌陀經要解，(2)往生淨土懺願儀、決疑行願二門，(3)觀經初心三昧門、彌陀經行願儀，(4)淨土十疑論，(5)念佛三昧寶王論(6)淨土或問，(7)寶王三昧念佛直指，(8)西齋淨土詩，(9)淨土生無生論，(10)西方合論。

# 談發心・立願

淨宏

念念上求佛道，  
心心下化眾生。

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  
觀眾生難度，不生厭倦。

在同修間，常聽到讚歎人  
說：「某人真發心啊！」或者勸  
勉人說：「您得多發心……。」

「發心」二字，可以說大家已經是「耳熟」得很，但是卻未必「能詳」。

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

開宗明義就說：「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眾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大師所說的「發心」，就是指「發菩提心」而言，因為唯獨菩提心最極珍貴，它才是成佛的正因。

然而，發菩提心，說之容

易，平常人也「發心」，卻不一定發的是菩提心。如果不分辨清楚，往往我們自己錯發心，還自以為是，孜孜行去，而終究是「因地不真，果招迂曲」。

所以，平常我們的「發心」，很容易落入「十種發心」，這「十種發心」卻不是發菩提心，今條列于後，可以提供我們歷事驗心，自我檢省：

一、發地獄心：指眾生念念起貪瞋之心，日增月甚，造上品

十惡，行火途道（註1），叫做發地獄心。

一一、發畜生心：指眾生念念起心欲多眷屬，如海吞流，愚癡貪著，起中品十惡，行血途道（註2），這是發畜生心。

三、發餓鬼心：指眾生念念欲得名聞四遠，八方稱揚，內無實德，虛比聖賢，唯行諂誑，起下品十惡，行刀途道（註3），這是發餓鬼心。

四、發下品十善心：下品

者，指在作善時即生悔心。心中常欲勝於人，輕他重己，而外揚仁義，行修羅道（註4），是為發下品十善心。

五、發中品十善心：中品者，指在作善以後起少悔心，眾生念念欣樂世間，修行五戒，行人道，是為發中品十善心。

六、發上品十善心：上品者，於十善欲作、正作、作已，三時之中心俱不悔。指眾生念念知三惡道苦，及知人間苦樂相

間，唯天上純受諸樂，而志求生彼，閉攝內根，不著外塵，修行天道，是為發上品十善心。

七、發欲界主心：欲界主，即欲界他化自在天主。指一類眾生念念欲張大威勢，奪他所化以自娛樂，而行魔羅道（註5），叫做發欲界主心。

八、發世智心：指眾生念念欲得利智辯聰，高才明哲，鑒達古今，不信出世教法，而行尼健道（外道），這是發世智心。

九、發梵心：這是指眾生念  
念厭下欲界塵境，欣上梵天勝妙  
之樂，而行色界、無色界之道，  
叫做發梵心。

十、發無漏心：指眾生念念  
厭離世間生死苦，斷除貪瞋癡等  
妄惑，常修出世無漏之因，而行  
二乘之道，這叫做發無漏心。

以上十種發心，前九種發心  
都落在生死海中，最後的「發無  
漏心」，雖是涅槃，可惜未發大

悲心，是自了漢。所以，這十種

發心，雖然有染淨真俗的不同，

但都不和菩提心相應，不叫做發  
菩提心。以這十種發心，即使精  
勤地修持，也無法圓滿佛果。就  
好比蒸砂作飯，又好像耕田不下  
稻種，既發不出秧苗，哪裏能得  
稻穗呢？修行人得聞佛法，未嘗  
沒有發過一念菩提心，只是往往  
有以上十種的摻雜，以致忘失菩  
提心，變了質。

省庵大師於發心的形相，指  
陳出八種差別，所謂「邪、正、

真、偽、大、小、偏、圓」，更是給初發心的行人在菩提道上的  
一枚指南。

簡單地說，真正的菩提心是：「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欲樂果報，唯為生死，為菩提。」這樣的發心才是「正」。又「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眾生。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眾生難度，不生厭倦。」這才是「真」。有了純正不偽的發心，更進一步求其「大」、求其

「圓」。

那麼，要問：修學淨土念佛，要不要發菩提心呢？在淨土三經之一的《佛說無量壽經》說到「三輩往生」的地方，不論是「上輩」、「中輩」、「下輩」往生，都分別明示「發菩提心」、「當發無上菩提之心」、「當發無上菩提之心」。

所以，淨土宗第十一代祖師徹悟祖師所開示的《淨宗八要》中，第一要就是「真為生死，發

菩提心，是學道通途」。又，十二祖省庵大師在〈勸發菩提心文〉中，陳述十種發菩提心的因緣，其中第九因緣就是「求生淨土」。如此，根據經義祖訓，就很明白了。

然而，另外還有一種誤解，以為淨土宗的「欣、厭」和菩提心不相應！這又是不解「願」資糧的妙處。紙短義長，容下回再抒拙見。要緊的，得先問：我們修念佛法門，發了真心沒有呢？

## 談立願

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上回談到「發心」的問題，修行人發菩提心是最可貴的，這是成佛的正因。但是，通常卻容易落入「十種發心」，這十種發心都不是菩提心，所以，必須簡別清楚。發了菩提心，真純不雜的修行人，才算真正入了門。

然而，圓滿菩提的道路長遠，如何去達成呢？這就得靠一股至高無上的原動力，不疲不厭地推進，就是要「立願」。

立什麼願呢？十方三世一切

諸佛，他們在因地修行的時候，所發的願各有不同，如阿彌陀佛在因地法藏比丘時，發「四十八大願」，又如藥師如來「十二大願」，普賢菩薩「十大願王」，這是「別願」。但是，別願儘管不同，其中都有共同的誓願，叫做「總願」，也就是平常所謂的「四弘誓願」，這是任何行菩薩道的修行人所必須具備的。

所以，在初入佛門「皈依儀式」，正式成為佛弟子的時候，主

持儀軌的師父必定帶領眾人發四弘誓願。這四條大誓願是根據「佛道無上誓願成」乃依「滅諦境」發起的誓願。

「四聖諦」建立起來的，因為四聖諦是一切世、出世間因果的真理。雖因根機不同而悟解有深淺，而終是一切出世間聖人不能違背的。

願如果不依著四諦理發起，那麼，都叫做「狂願」，是無法和菩提心、菩薩願相應的。譬如過去劫的修行者鬱頭藍弗，在水邊林下習作非非想處定（註

四弘誓願中，「眾生無邊誓願度」就是依「苦諦境」而發願，「煩惱無盡誓願斷」是依「集諦境」而發願，「法門無量誓願學」是依「道諦境」發願，

6），好幾次在修定將成就，都被魚鳥所驚動，沒能成功，於是就發惡願云：「吾他日後，當作飛狸，入林食鳥，入水食魚。」後來他非非想定成就，得生天

上，壽命八萬大劫，天報享盡，就墮落為飛狸，出入山林水澤，專吃魚鳥，這是發的「惡願」。

又根據《神僧傳》記載，一名僧人在石佛前，戲發願說：「如今生生死不了，願來生作威武大臣。」後生果然作大將軍，這是戲發的願。

以上兩個例子，固然說明了願不可濫發，以免誤入歧途，同時也可推知，惡願與性相違，尚有大力用，八萬劫後還能滿願，

何況稱性所發的善願？又戲發的願終能得遂，何況至誠所發的願呢？所以，願力不可思議，立願不可不慎！依著四聖諦理發起的願，才是真能了生死、成佛道的大誓願。

上回也提到，修學淨土念佛，若以為不必發菩提心，這是有違經訓祖意的。因為淨土行人必得「願去」（發願往生）、「願來」（迴入娑婆度有情），才能和阿彌陀佛的大悲願力相

應，否則根本不得往生。

又根據淨土論典，所謂發菩提心，即是發願作佛的心；願作佛心，即是度眾生心；度眾生心，就是攝取眾生有佛國土心。今既願生淨土，所以先須發菩提心。可是，另有一種誤解，以為修淨土念佛的人，以欣厭心念佛求生西方是違背菩提心，是逃避的行為，這更是天大的誤會。

《阿彌陀經》上明明說：

「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什麼至誠發願往生西方，就能得到不退轉於大菩提道呢？詳參善導大師的《觀經四帖疏》和蕩益祖師的《阿彌陀經要解》，可以略知其中的妙處。

蓋淨宗「信願行」三資糧，其中的「願」資糧，就含攝了「欣」、「厭」二門，而這

「欣」、「厭」二字，正是淨土宗的「安心法」。要知，各宗各派都有它特別的「安心法」，使修行人將心定在這上頭，才能夠成功。不同宗派的方法不同，所以，淨土宗的安心法不能用在禪宗，禪宗的安心法也不適用於淨土宗。「欣」、「厭」二字正是淨土宗的「總安心法」。

「厭」是厭離娑婆，和依苦、集二諦所發的兩種弘誓相應；「欣」是欣求極樂，和依

道、滅二諦所發的兩種弘願相應。因此，能發真切願往生彼國，就和「四弘誓願」相應，也就是和菩提心相應，而能不退轉於大菩提道。

由此可知，淨土行人於「願」資糧千萬輕忽不得，「欣」、「厭」具足，方名切願，才能不退轉於菩提大道。萬不可聽信道塗之說，以求厭離為發心、不求往生為立願，致違經義、背祖訓，斷失了往生西

方、乘願再來、自利利他、圓滿菩提的大利益！（選自明倫雜誌一八九、一九〇期）

飲血食肉，故稱血途道。

3 刀途道 即餓鬼道，此道的

眾生常遭受刀杖驅逼等苦，

故稱刀途道。

## 註解：

1 火途道 途，道也。地獄為

猛火所燒之處，且在地獄的

眾生常為鑊湯爐炭之熱所

苦，故稱火途道，為三途之

一。

2 血途道 在畜生道的眾生，

強者降伏弱者，互相吞噬，

4 修羅道 此道眾生多由瞋、

慢、疑等三因而受生，其果

報似天非天，雖有福德，然

其性驕慢，執著之念強，雖

被種種教化，其心不為所

動，雖聽佛法亦不能證悟。

5 魔羅道 魔羅，魔的全稱，

意為擾亂、破壞、能奪命、

障礙等，即能害人性命和障礙擾亂人們修道的魔鬼。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即是魔王。

6 非非想處定 非非想處是非想非非想處天的略稱，此天在無色界的第四層，也是三界的最頂處。此天的禪定，沒有下地的粗想煩惱，故稱非想，但還有細想的煩惱，故稱非非想，外道常誤認此處為真的涅槃處。

開示上海南園諸居士一

## 淨土法要

諦閑大師

彌陀乃眾生心內之彌陀，  
眾生是彌陀心內之眾生，  
眾生能發往生之願，  
與彌陀本願相應，  
如水不上升，月不下降，  
慈善根力自然感應道交。

若云第一義諦，實是無開口

不同，今先言心，次言性。

處，如說佛法綱宗，不妨約四悉檀（註1）利益方便顯揚。

所言心者，在《楞嚴》曰常住真心，在《圓覺》曰妙圓覺

今則略說淨土法門，須知有三種要力：一、本有功德力，二、彌陀宏願力，三、持名奇勳力，前一屬性，後二屬修，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性修不二，所以後二全歸本有功德力中。

心，《楞嚴》云：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用諸妄想。《圓覺》云：一切眾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妙圓覺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

茲欲先令悟性，是故先說本有功德力也，欲明此義，須先識取現前一念心性，復有二種意思

當知此心乃十法界一切聖凡同賦共秉之心也，十方諸佛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註2）中，固無足論，只為我等迷妄凡

夫誤認緣塵分別影事以為心，即有取捨，由取捨成顛倒，由顛倒故受輪轉。

《楞嚴》所謂認悟中迷，亦即所謂昏擾擾相以為心，由此一迷為心，則決定惑為色身之內，而不知內自身心外及世界，咸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之物，即非能現之心也，是為最初一念之錯，直至於今，乃一錯到底耳。

殊不知緣塵者妄想也，由妄想始有境界，由境界遂生分別，由分別乃起執著，由執著遂分人我，由人我而生憎愛，由憎愛乃

靈根一昧，塵境紛紜，宿業現緣，遺忘本體，所謂一翳在目，空華亂墜矣，既迷真而逐妄，必將妄以為真，大都俱認胸間之緣影以為心也，不知此心不落方隅，哪有處所，是故不在內外中間，亦非過現未來，乃無在而無不在耳。

須知圓明妙心，虛靈不昧，任他四聖（註3）出頭，並無增

一點靈光，任爾六道紛紜，亦不自然得見好消息也。

減一毫妙體，湛然寂然，任行任住，湛然處如日月普光，寂然處似陰陽默運，行時如風動波興，住時如風恬浪靜。

故學者直須在一念未動之先，一物未對之時，極力參尋，任他參尋不出，只管一力參尋，正參尋時，仍須驀直看去，參到參不得時，看到看不去處，逼到轉不得身、吐不得氣的時候，或因緣湊遇，因地一聲（註4），

至若作事的人，頂好在雜念紛飛之際，萬境交陳之時，猛爾回光，看他畢竟是誰之所使，到底是誰？久久用心，一旦或有豁然的時節，露出本地風光，須知此光不從內出，亦非外來，本自有之，非新得也。

次言性者，此性在《楞嚴》曰性淨明體，在《圓覺》曰如來寂滅性，未曾有始終，若以輪迴心，思惟即旋復。據此足見此性

與心之說自有不同之意，前之心約十界有情邊說，今言性則物物具足，不間無情。

吾人所以不能於自性中得大受用者，由於最初一念不覺，不知湛然恆寂體自如如，由是逐妄迷真，顛倒流轉，隨相起滅，遺失本真，如人迷路，忘記家鄉，墮在荊棘坑阱之中，去又去不得，回又回不得，惶駭昏瞶，自無主張，便無出頭之日也，經云如嬰兒失母，比喻最極親切也。

是故十方如來出現於世，無非要人返妄歸真，歷代祖師大意西來，先須教人明心見性，就是前輩諸祖以學者根鈍，無可用心，教人看一話頭，乃不得已之苦衷也。

如明之天奇毒峰諸祖，因學人念佛不契，故教他看一個「念佛是誰」，何啻長夜達旦。惟前天台山國清寺寶林珍祖直教人看一個「講話是誰」，直下的微微一照，於復性功夫，其下手用心最

親切也。從此抱住一個話頭，於行住坐臥之間，語默動靜之際，驀直參去，不容思量分別，久久自然有大大好消息也。

如其不能從禪宗入者，反不

如老實念佛，即以一句彌陀為本參話頭，所謂是心念佛，是心是佛，何必將鉢盂添柄，頭上安頭乎！功夫做到相應之時，雖無何等境界，但覺湛湛寂寂，歷歷明明，不相應之時，便渾渾噩噩，擾擾昏昏，故於用心之時，莫管

他相應與否，只要驀直做去，久久自然動止而靜，昏息自明。靜即是寂，明即是照，即寂即照，即照即寂，寂照，性之體也，靜明，體之德也。

真實念佛與參禪無異，是故念佛也須要一句佛號蘊在念中，提起佛號驀直念去，其得力處與參禪一致。不過參禪要發疑情，所謂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若不發起疑情，有何利益？反不如老實念佛，一念相應

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憶佛念佛必定見佛，有如是因感如是果，此千古不易之鐵案也。

須知心性當體圓明，本無生滅，佛心、生心原無二心，既得相應之後，始知不論有情無情，有相無相，各具圓覺，同證圓

覺，同證妙明，各具妙明。說個本來面目，也不希奇，不過常見之青山綠水耳，有何奇特可言哉？

是故心性即教中所謂天然性

德，性德者三諦是也，真諦者泯一切法，故一塵不立，俗諦者立一切法，故萬象全彰，中諦者統一切法，故無法不賅，舉一即三，言三即一，三一一三，非前後也，情與非情莫不具足，非造作之所得也。

悲夫祕藏不顯，蓋三惑之所覆也，是故大覺慈尊立三觀破三惑，顯三諦，證三身，成三德，此破惑證真之功，即西來大意亦不外乎此。心性具足乃眾生本有

之功德力，先須悟此為修淨業者最要之樞機也。

一、彌陀宏願力者，以眾生之能感心性雖未堅固勇決，只要每日發願，日日無間，依己之心性所發淨願為能感，以彌陀稱性大願為能應，然彌陀乃眾生心內之彌陀，眾生是彌陀心內之眾生，眾生能發往生之願，與彌陀本願相應，如水不上升，月不下降，慈善根力自然感應道交也。

三、持名奇勳力者，以眾生

現前一念心性念彼彌陀萬德洪名，能念心性是因，所念洪名是果，因賅果海，果澈因源，所以眾生之心性即彌陀之心性也，如是則因果不二，心性一如，能如是念佛而不往生者，吾不信也。會三力於一時，收成功於一念，臨終接引直往西方，豈不妙乎？

《要解》云：「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若信真願切，臨終一念相應，即往生矣。

否則縱將名號持到一心不亂，如銀牆鐵壁相似，風吹不入，雨打不濕，亦無得生之理。治、第一義等四法遍施一切眾生，稱四悉檀。

何以故？信不真，願不切，則與佛本願不相符故，所以信願持名為出生死者第一要務。2 三摩地 遠離昏沉掉舉，心專住一境的精神作用，又作三摩提、三摩帝、三昧等。

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普願大眾一心念佛。3 四聖 指聲聞、緣覺、菩薩、佛，為十界中上四界的聖者，皆已離煩惱，斷輪迴之苦。

### 註解：

1 四悉檀 悉，遍之意；檀，為檀那之略稱，布施之意。4 因地一聲 因，指牽船聲，或出力所發之聲，或驀地尋佛以世界、各各為人、對見失物時所發之聲。禪籍中

用於表示禪僧頓然大悟時，不覺發出的一種聲音。因地一聲，為禪林表示徹底大悟的常用語。

# 淨土泛論

&

# 念佛三階

張澄基

時時念佛，時時讚禱，  
此心常念彌陀和淨土，  
經常與彌陀打上交道，  
累月經年下來，自然能夠  
培養出強烈誠摯的意願。

《阿彌陀經》在淨土三經中最短，全文不過二千字左右，但亦因其簡短，所以流傳亦最廣，經文的綱要大概有下列幾點：

(1) 此經是佛自己主動的說法，不是像平常一般的被弟子勸請後才說法，顯示出其特殊之重要性。

(2) 說明西方淨土之概況及往生淨土之方法。

(3) 十方諸佛讚嘆此經之不思議功德。

(4) 諸佛讚嘆釋迦牟尼佛能於五濁惡世成等正覺及說此難信之法。

排於經文之最末段之第四點實最值得我們注意。就佛的立場來說，當然是先要說明主題——淨土之道，然後再附帶的說諸佛讚揚釋迦能於五濁惡世成佛之難能希有。但是就我們眾生的立場來看，此最末一段實最為緊要，因為它是淨土法門的親因，因為，一、若無釋迦在這個世界上

成道，就不會有人知道此淨土法

亦難繪其萬一也。

門。二、若無五濁惡世之種種苦痛，人們也生不起真實的厭離心去求往生，對五濁之惡若無深切的認識，沒有經過切膚之痛的人怎樣生得起出離心呢？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無論用什麼方式去欺騙、去矯飾，也掩蓋不住它的種種惡濁。沒有過錯的人也隨著受苦遭殃，整個的時空都充滿了災難與不幸，所以叫做劫濁。

過去諸賢對五濁惡世的解

釋。

釋，今天看來好像已經不夠味道了，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惡和濁實空前未有，惡濁的廣度和深度已經到了極處，非前人所能夢想，我雖躬逢其盛，但拙於文筆

思想混亂，價值破產，百千邪說惑人眼目，誰不惶惑？誰不迷失？一人之誤萬人火坑，這是真正空前未有的見濁。

今世之所謂文明，所謂進

化，無非增長種種貪瞋癡病，作繭自縛，為彼奴役故名煩惱濁。

得留戀的呢？還想不到彌陀淨土去求個歇處麼？

此身脆弱，眾病所纏，饒汝志比天高，奈何薄命前定，有此時缺了彼，有這時又缺了那，總是差了一點，遲了一著，人生恨事罄竹難書，是名命濁。

《阿彌陀經》中有一句話，對我個人言，有極深鉅的影響：「又舍利弗，極樂國土眾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你濁我濁，東濁西濁，前濁後亦濁，人畜獸禽無一不濁，穢氣所播，鬼神亦濁，故名眾生濁。

在娑婆世界學佛，其困難實在是一言難盡，許多問題自己都

這樣惡濁的世界還有什麼值

在是一言難盡，許多問題自己都

沒法解決也無人請問，這種苦痛若非親身經歷是難以想像的。彌陀淨土中盡是一生補處的十地菩薩，與這些上聖俱會一處隨時請問法益，豈不大妙？這些大菩薩

談談中觀，一何快哉！向令人景仰的慧遠、永明、善導諸大士請益法要，其樂又何如哉！

中又以觀音為最，如果能與他談論更深一層的般若理趣，求他開示其百千悲智秘行之經過，請他

往生彌陀淨土，還有一個最吸引人的好處，那就是可以經常以神力到十方世界去參禮諸佛聖賢，奘譯《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云：

解釋古今中外許多難可了解的業報因緣，豈非人生之至樂乎？大乘某經中曾懸記龍樹菩薩圓寂後當生西方極樂國，若能與他當面

「又舍利子！極樂世界淨佛土中，晝夜六時常雨種種上妙天華，光澤香潔，細軟雜色……彼有情類……每晨朝

時，持此天華於一食頃飛至他方無量世界，供養百千俱胝（註1）諸佛……」

這樣看來，所謂往生西方淨土，實際上等於往遊十方百千萬

億剎土，任何地方都可以去，不僅限於彼土一處了。對我個人來說，這就可以有機會到東方不動如來處去朝禮尊者密勒日巴，去看看惹瓊巴了。還有那些令人懷慕的佛教英雄們，如羅什、玄奘、達摩、慧能、道一、從稔、

杜順、法藏、岡布巴、蓮花生、米居多傑、龍清讓蔣……諸大士，無論他們在什麼地方都有機會見到了！天地間哪有比這更具吸引力的事呢？

淨土三經中所說之教法雖然很多，但其心髓我想乃在一個「願」字。此又包括佛的本願和我們的意願，此二願和合才有淨土戲劇的產生，因為有了彌陀因地之四十八願，才有西方淨土之形成，因吾人有至誠

哀慕求生淨土之心願，才能有往生之事實，明朝幽溪傳燈所著《淨土生無生論》中有一個很好的比喻<sup>①</sup>：

「況無量壽佛因中所發

P.1029。

四十八願誓取極樂，攝受有情，今道果久成，僧臘久滿，故凡百眾生勿憂佛不來應，但當深信憶念，數數發願，願生西方，如磁石與針任運吸取，然磁能吸鐵而不能吸銅，針能合磁而不能合玉，譬猶佛能度有緣而不能度

無緣，眾生易感彌陀而不易感他佛，豈非生、佛誓願相關者乎？」

<sup>①</sup>見《淨土生無生論》第八門，

彌陀在因地所發之四十八願如像磁石，吾人誠願往生則如像鐵針，二者有一種自然和合、自然相應、自然吸取之勢，淨土教法之基本原理實不出此二願和合之理。這又十分像宗教現象中之「神人相吸」之普遍原理一樣，

神必須向下入世來普度眾生，眾生則必須向上出世投入神的懷抱，如此上下相交如磁之吸鐵，正是《易經》泰卦所明陰陽倒置才能天地相交，才有宗教現象產生之道理一樣。

但磁能吸鐵而不能吸銅，娑婆世界之眾生與彌陀和觀音容易發生感應，與其他諸佛則不盡然。淨土雖有多種，如不動佛淨土、藥師佛淨土或彌勒內院等等，但這些淨土的因緣好像都不

如彌陀淨土來得親切和普遍。大乘經典中勸導學人迴向彌陀淨土之處也遠比其他為多，這強有力地說明了彌陀和觀音與吾人之因緣，實較其他諸佛更為親切。

彌陀因地之願力與吾人誠心往生之願力相應和合，則能產生往生之事實，這樣說來往生淨土是否僅憑誠摯的願心一個條件就夠了呢？除了「願」之外，是否必須修廣大善行、發菩提心、達成一心不亂或念佛三昧等等才能

往生呢？這些條件都是經中所說，如欲達成高度的往生當然是需要的，但就最低的水準說就不一定了。《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之第十八願說：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該經又說：

「諸有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迴向願生彼

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任何人只要對阿彌陀佛至心信樂想念十次（或是一次）佛像，或稱念十次甚至一次佛號即能往生了。犯了五逆重罪（殺父、殺母、殺阿羅漢、惡心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及存心破壞誹謗佛法的人畢竟不多，因此任何人只要至心信樂，稍為念點佛就可以有最低的往生條件了。

這裏並沒有說必須發大菩

提心、修廣大善行、得念佛三昧或一心不亂的種種條件，因此，彌陀因地誓願之無邊威力在這一條願上充分的顯示了出來。此處強調依他力而得度的方便，實明顯至極。《觀無量壽經》則更進一步說：

「若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如是愚人以惡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彼

人苦逼，不惶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歸命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蓮花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依此，則即使作了五逆十惡的人仍舊可以往生，任何人無論到了什麼地步，只要迴心向善還是有希望的。悲願至極的彌陀亦

理應如是，才能使人覺得真正的  
大悲佛陀，其宏願是應該這樣無  
機不攝的！但為了避免使人誤會  
作五逆十惡的人也容易往生，所  
以加了一個條件：在臨終時要遇  
善知識教使念佛才能往生，這種  
機緣就不一定容易遇到了。

這種說法的方式實在是煞費  
苦心！細思淨土三經對往生淨土  
的條件之說法頗不一致，一會兒  
說「不可以少福德因緣得生彼  
國」，一會兒又說一念即可往

生；往生的條件有的說得很難，  
如念佛三昧、一心不亂、發大菩  
提心、修廣大善行等，有的則說  
的很容易，如十念佛名亦可往  
生，這究竟應該如何解說呢？

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  
另一個角度來想，即——從佛的  
立場去設想。佛陀說法實在亦有  
其不得已之苦衷，一面要鼓勵人  
向上向善，一面又要強調依佛陀  
本願之悲力，人人皆得往生。太  
加強向上向善的條件，則容易

使人生畏而怯步，太加強他力及易行道，又恐人輕心放逸捨棄善行，因此才有種種不同的說法。

為了使道理上無矛盾，又推出上、中、下三品往生之說，實在是煞費苦心！

我個人的信念則是：「只要一願相感如磁與鐵，就必定能夠往生的。」佛的悲願早已圓滿不必顧慮，只要我們自己的願心誠摯強烈就必能往生，所以時時念佛，時時讚禱，此心常念彌陀和

淨土，經常與彌陀打上交道，累月經年下來，自然能夠培養出強烈誠摯的意願的。

這不但是因為二願契合的法爾道理，還有萬法唯心的原故，因為一切外境和因緣無非自心所變現，所以強烈的心願加上巧妙的時機（前業已盡，後業未生的臨終剎那），再加上佛心與自心相攝相感的力量，就自然能夠冲破障礙往生淨土了。因此我想往生淨土與否的關鍵，在自己是否

「至心信樂」和有無強烈的意願而定。

細讀第十八願就知道，要至心信樂的人才能十念往生，十念很容易，只需片刻，但至心信樂就不太容易了。真誠懇切的願心必須至心信樂才能生起的，這並不是普普通通、皮皮吊吊的願心，而是一股至誠和深入的強烈願心。至誠就必須有那專一、忘我和全體投獻的心理狀態；深入則意味著二種不同的深入：了解

的深入、感情的深入和意願的深入。

了解的深入，是深深了解在一切法門中惟有淨土是最殊勝的，對自己言也是最合適的；意願的深入，是一種迫切渴望往生之情遠超過對此世一切之願望；感情的深入就比較難講了，一般說來，師徒、朋友、夫婦、眷從等之間的深厚感情並非是一日得來的，乃是經過長時的接觸和交往以後逐漸培養起來的，如果連

交往和熟稔都沒有建立起來，哪裏談得上感情呢？同樣的道理，我們和彌陀之間如果連接觸和交往都沒有，怎樣發得起「至心信樂」的感情呢？

言至此，想起多年前一個百老匯的歌劇：屋頂上的提琴手 (Fiddler on the Roof)，劇中的主角是一個耶太族的老農，他

信教虔誠，晝夜六時的生活起居中，無時無刻不和上帝打成一片。早上起來，如果看見天氣很

好，他就對上帝說：「謝謝你啊！這樣好的天氣，趕到集上去一定可以多賣一點乳酪了！」碰到不如意的事或遭到無故的欺凌時，他就對上帝說：「你看喲！為什麼你這樣粗心大意不照顧我呢？」他常常獨自與上帝說話，向他吐訴心中的一切快樂或哀愁。

最令人感動的是，在他的心境中，上帝已經不是一個遙遙在上高不可及的神，而是一個切

身的伴侶了，他對上帝說話時已經不用「神」字來稱呼，而直接說「你」要怎樣怎樣了，這種「你—我」直接相對的心理狀態，在宗教學上有很重要的意義，下面再談。這老農對他的神早已超過了至心信樂的階段，而是片刻不離、相依為命的關係了。心境到了這種狀態，深心、願心和信樂心還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說，生起誠摯強烈的願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先能做到「身心全體交付」，再加上長時的培養薰習才能達成的。從這個觀點來看，一心不亂和念佛三昧，除了使自己的心境能與佛境發生相應之外，其另一主要的作用，還是要使自己能夠達到「至誠」和「深願」的境地。

回到本題：究竟要有怎樣的條件才能往生淨土呢？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古今大賢解說不一，佛經本身的說法也差異很大，從很嚴格的發菩提心、般舟三昧、

一心不亂、廣植眾德、至心迴向  
等等，到十念或一念即可往生。

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  
佛……」

從中國正統淨土宗之鼓勵出家素  
食到日本親鸞上人的全仗他力、  
在家茹葷，其間之差異實非常之  
大！《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則  
又有另一說法：

這是很明顯的說，只要發菩  
提心，不捨菩薩之廣大行願就可  
往生，連念佛三昧、一心不亂，  
甚至稱念佛名等都不是必須要的  
了！以上這些差異的說法，稍加

「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  
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  
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  
退失……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  
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

思索就知道並不是互相矛盾，而  
是說法之不得已處或方便善巧  
處！  
佛陀鑒於眾生根性不一，其  
所需之教法自然亦不相同，所以

必須「方便多門」的設施種種差別法，所以其立教精神是隨順眾生的。

其他宗教則是以神所見到的一個「真理」或一個「道」硬性的交給眾生，必須全盤的接受，沒有什麼商量的餘地。再者，世界上大多數的宗教都是採循「非此即彼」(either……or)的路子的，不是我們神說的法就是魔說……不信吾教的人就永不能得救的。但佛法則是相信「亦此

亦彼」(both……and)的原則的：這樣去修可以得道，那樣去修也可以得道。

前者是神本、權威、非此即彼的獨裁式，後者則是人本、包容、亦此亦彼的民主式。因為方便多門，彈性很大，所以佛教這種民主色彩極濃的宗教，在短時和當前的問題上總是顯得遲緩乏力，黑白分明的答案也不易很快的找到。像我們現在親眼見到的多元之民主制度一樣，其程序和

功能都非常迂迴和曲折，其代價亦頗為昂貴，實行起來也比較困難，但此亦是民主及佛教之特點及可貴處。

進一步言，我想佛的關切只有一個，那就是「利他之關切」，這種「利他之關切」是與「神意關切」大不相同的。神意的關切是說，神的最大關切是要把他自己認為是的道理作為教法，來曉諭眾生，甚至不惜用強迫式的方式來灌輸給眾生，其

基本性質是要眾生來隨順神的意旨；佛教的利他關切則恰恰相反，是以眾生的根性、利益和需要為前提而方便施設法要，其精神是隨順眾生的。

這就是說，在某一時空內適合某一類眾生所需之法，佛即以種種方便，用不同的姿態而施與之，如果時間和環境變了，說法的方式亦必須加以修正或改變，除勝義諦的道理如空性、佛性、唯心等萬古常恒之理不可改變

外，其他的教法則隨眾生機、應眾生需而行各種方便的適應，「佛無定法可說」之義亦可作如是會。

有了這個基本認識，我們就

可以解答許多淨土宗教義之質難了。美國大學生學到淨土宗的課程時，通常都有下列的疑問：

(1)淨土經中所描寫的極樂情況，例如黃金為地、寶樹寶池、天樂法音等等，今天我們看來並沒有什麼可樂之處呀？如果遍地

都是黃金和七寶則毫不稀奇，無甚價值了。再者，黃金的大地哪有綠茵的草原來得可愛呢？七寶行樹也沒有天然的樹木和花草清新宜人呀！

(2)四十八願中之第二十一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悉成滿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覺。」第三十五願：「設我得佛，十方……世界其有女人聞我名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後復為女像者，

不取正覺。」這兩個願充分主張

「男性優越論」，蔑視女人，實在不應該。

(3)淨土中人皆是三十二大丈夫相，當然都是男人，具足男根，但淨土中無女人，這不但在生物學上講不通，在哲學的目的論上亦很難自圓其說，如果沒有女人則男相究竟有何用處？有何意義呢？

解答這二個問題之前，我想首先提醒讀者，有關佛教聖賢說

法之幾項原則：

(1)佛無定法可說，是應眾生機、隨眾生需而施設法教的。

(2)因施教之原則在「隨順眾生」，故隨環境及需要而施設種種權巧方便之說。

(3)某一方便之效果發揮盡致後，必然會演進至衰敝之階段而喪失其原始作用，此時則必須有新的解釋來激發再生之作用，新的方便於焉產生。

(4)佛之境界非人類所能臆

測，佛必須要犧牲其全體、無限

以作較公正的解答了。

及深邃無涯之廣大見解，來將就人之有限愚蒙意識，佛必須要順眾生心、順眾生業、順眾生機、順眾生執來說法，這樣，所說之法就必然會受到種種限制和有所偏向，不能將真理之全體顯露出來，此為佛教聖賢之苦衷及其不得已處，吾人在批評佛法時，應常常牢記此點。

基於以上四點認識，我們對現代人所提出之種種質難，就可

淨土三經中，所描寫的極樂情況，乃對當時印度人所憧憬之「極樂」而來。黃金、七寶、天華、妙香、八功德水這一套皆印度人所極端喜愛者，因為隨順聽眾之喜愛，所以講了一大堆他們理想中的極樂和妙寶。遍地黃金和到處七寶，今天我們看來誠然有「略嫌俗氣」的感覺，遠不及富有自然生命的青樹、綠草、鮮花來得清麗宜人，但不要忘记，

往生西方的人，他們的感覺及審

二十七願說：

美的官能是不是和我們一樣呢？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一

他們所見到的七寶、欄杆、香華等與我們的黃金、七寶可能完全是兩回事！焉知他們的黃金和七寶等不是宇宙美妙之極品，亦能生起無盡之生命活力及美感呢？

切萬物嚴淨光麗，形色殊特，窮微極妙，無能稱量，其諸眾生乃至逮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名數者，不取正覺。」

其實黃金、瑪瑙、碑磬……

第三十二願云：

這一套名詞只是形容其貴重及美妙而已，豈能硬指人間之實物？極樂世界之瑰麗莊嚴難可思議不易形容，經中一再說之，如第

「設我得佛，自地以上至於虛空，宮殿樓觀池流華樹，國土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雜寶百千種香而共合成，嚴飾奇妙超諸天人。」

局於語言及境界之限制，說法人很難對聽法人清楚地形容淨土之美和樂。我們的境界與淨土的境界畢竟是不相稱的，難以比擬的（incommensurable），因此經中對淨土之美和樂的描述，只有用一種權巧的、不得已的描述，掛一漏萬自是難免，所以我們讀淨土三經時宜活讀而不宜死讀。

關於淨土之「樂」，其實根本不是什麼寶樹、寶池、天

樂、妙香那一套，淨土中真正的「樂」乃是法樂而非聲色之樂。法樂除了由聽聞法要而產生之悅樂外，還有一個更深入的超越世間一切喜樂之「極樂」，此即第三十九願所明者：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所受快樂不如漏盡比丘者，不取正覺。」

漏盡比丘所享之樂，乃證入涅槃性所生起之解脱妙樂，其樂超絕言思及分別境界，乃原始佛

教所追尋之目標，具有宗教之究極價值及意義，這一點常被學人所忽略了。

關於第二個質難：淨土中盡是三十二大丈夫相及厭棄女身等，亦是因當時印度之社會及習俗環境而起。人類的社會一向都

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固不論其道德是非究竟如何，男性中心為人類歷史之主流實為不爭之事實，在男性中心之社會中，女性所受之欺凌及歧視亦是不可否認的事

實，深觀世法皆苦的佛教當然不會忽略此極為普遍的大痛苦，因此，「女身」就成為必須要解脫的對象，我想佛陀如果對一九八〇年代的美國人說法就不會採用這種方式了。

再者，許多大乘佛經都一反原始佛教的傳統看法，極力讚揚女人，女人剎那成佛的例子，及女勝於男的故事到處皆是，在密宗裏，女性之地位更是優越，幾乎有超勝男性的趨勢。

至於淨土中人皆是具有三十二相的男子，我想亦無非是說大家皆形貌端正而已，三十二相是印度美男子的典型，於是就這樣套用上了。其實，在思想上更有意義的是第二和第四願，第三願說：「國中天人，悉皆金色。」這是沒有種族和色類的差別，大家一律平等，因此，淨土中就絕不會有種族歧視的現象。

第四願則進一步說：大家的

形色相同，沒有好醜，因此消除

了許多不快和煩惱之因。根據此二願去推理，淨土中人應該是無男女相的，魏譯《無量壽經》卷上（大正三六〇、P.271）明顯地說：

「其諸聲聞菩薩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達，咸同一類，形無異狀。但因順餘方故有天人之名，顏貌端正超世希有，容色微妙，非天非人，皆受自然虛無之身無極之體。」

《無量壽經》第十願說：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若起想念貪計身者，不取正覺。」

這更說明了其國中人對身體

根本無貪計之想念，身體的事情連想都不想它，還有什麼貪執、分別、男相、女相呢？

我們如果拋棄一切傳統的成見，用客觀諒解的眼光來檢討淨土三經對極樂世界的描寫，就可清楚地看出說法人只是想告訴我們，西方極樂世界是一個修行的好處所而已。那兒具足各種便利

修行的優勝條件，而沒有任何人間的違緣和障礙，是一個安穩舒適的理想修行道場。

例如：男女色慾為眾苦之源，為修行之主要障礙及困擾，因此就說極樂世界中沒有女人，（這樣當然所謂的男相亦失去意義了）。娑婆世界的眾生，為了衣食終日辛苦互相殘害，因此就說極樂世界中衣食隨念而至。娑婆世界中，求法不易，入道無門，因此極樂世界中的樹木

花草都時時在流布法音，「國中菩薩，隨其志願所欲聞法自然得聞」。娑婆世界中邪師和庸師滿

天飛，到處誤人，所以極樂國中盡是大德聖賢，還有許多一生補處菩薩可以時常親近往來。娑婆世界的眾生為了錢財爭鬥搶殺，因此極樂世界到處皆是黃金和七寶，財寶因此失去了爭搶的價值。娑婆世界的眾生限於業力，其行動非常不自由，所接觸的教法及宇宙亦極其有限和渺小，因

此極樂國的眾生就有「於一念頃能遍遊十方世界，朝禮十方諸佛的神通和便利」。

這樣把娑婆世界和極樂世界兩相對比，就知道淨土的德相都是針對著我們的缺憾和苦痛來說的，只要能把握這個大原則，吾人就能夠了解佛陀說法之苦衷，不必死執文句去斤斤較量其他細目了。

還有一個小問題，此處應順便一提。東西南北之方向乃根據

地球繞日或依北極為定準而來，這種定向的準則亦是相對的，美國到底在中國之東邊或西邊都可以說得通，太空中更難肯定一個絕對的「東、西、南、北」，因此西方極樂世界的「西方」二字，又是一種順眾生心和順眾生執的方便說。

但是，宗教行持又不能沒有一定之準向，因此就標唱西方，這樣才能使眾生心有所專。西方又是落日的方向，象徵著休息和

歸宿，看看西方的落日，使人有一種歇處和歸處的感覺，在痛苦的娑婆掙扎了一輩子，看見落日自然就會生起遊子歸去的感懷，這也是標唱西方的另一主要原因吧！

## 念佛二階

他把供在上面的佛像拿下來，放在窗戶前面，

對佛像說道：「這股清風實在涼爽，你也和我一起乘乘涼吧！」

無論是觀想佛之相好或念誦佛之名號，或二者兼修，此處一律稱之為念佛。拋開宗教的意義不談，就純瑜伽（註2）的眼光來看，念佛亦是一種非常善巧的修習定慧之法門，所以應該稱之為念佛禪。

由念佛而得加持、專注及種

種相應，因而進入三昧及勝義智覺之境，此一歷程經過之詳細狀況是非常重要的，對專修者來說尤其重要。但是，關於念佛禪之次第境界，必須要有經驗的人——那些修習念佛禪幾十年以上的人，才能如數家珍，談得貼實入微的。這是一個很難的課題，嚴格地說，我是決不夠資格來討論的。所以對此問題有興趣的讀者應該向在這方面下過苦功的老參們請益，及參閱有關方面

的書籍。此處我只想根據宗教學上之某些基本原理，對念佛之次第境界作一大略之陳述。

近代猶太教大哲馬丁布白

氏 (Martin Buber) 所著「I and Thou」——我／你②一書，

(②I and Thou，按常規譯，應譯

做我與你，但這樣翻譯就失去原著之精神及含義，所以十分難譯，此處不得已譯作我／你，或我——你。)

在宗教學上極具價值，為人稱道。從佛學的觀點來看，

此書雖亦覺得不錯，但總嫌

有點不夠深邃及究竟，錯誤

及偏見之處亦很難免。格於猶

太教義之神人二元論之先天思

想，布氏不能作進一步之突破

而進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

境界，十分可惜。但他的見解

在宗教學上仍是頗有價值的。

布氏把人的心意活動分成兩

個境界或領域，一個是「——

我」我／他的境界，一個則是

「——Thou」我／你的境界，

前者略似佛家之比量（註3），後者略似現量（註4）。我／他（—|—+）的境界是指意識緣想各種事物，把事物當做一種所緣（Object），一種與自己不相關聯的所緣物品。

例如「李忠的頭髮是灰褐色的，眼睛也有點發青，嘴唇厚而翻，有點兒像非洲土人似的，右肩好像也有點歪。他雖然頭腦清楚，辦事敏捷，但用他做公共關係的代理人，畢竟

是不合適的，還是另找別人吧！」這一連串思想中所用的名詞，如：李忠、頭髮、灰色、嘴唇、右肩、代理人等等，都是意識中所緣想的某種事物。

這些心意所緣之各種物品（Objects）用代名詞來說，都是一種他或它（—+），所以這種心理狀態布氏一律歸諸為「—|—+」我—他，或我／他之領域。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絕大部份時間都是在這

種我\他的領域中渡過的。

種當下、現前、真摯的情況。

至於「—Thou」，我—你  
或我\你的境界就大不相同  
了，當我們對某人憤怒已極，  
腦中一片空空，什麼話也說不  
出來，什麼思想意念都生不起  
的時候，我們會拼盡全身的力  
氣，睜著大大的眼睛，瞪著某  
人大吼一聲道：「你！」說這  
個你字時，我們是用整個的生  
命 (Our whole being) 來說  
的，不雜任何意念思維，是一

說「你」時，此你字之性質  
並非代表意識所緣之某種物品  
(Objects)，而是我—你之間  
的某種純粹關係。說「你」時，  
當然意味著我—你的關係，說  
「他」時，當然也意味著我—  
他的交涉。但二者的不同是，  
說「他」時，「他」代表一種  
與自己相隔離的某種物品。  
「他」是我所緣想，我所欣  
賞，我所把玩，我所操縱、喜

厭、取捨……的某種物品。說他時，也不必用整個的生命去說，只要用意識去說去想就行了，也不必是當下的現量。其實，凡是我\他的領域，大半都是屬於過去的，而不是現在的或當下的。

但說「你」時，就一定是現量的當下，而決不是過去，此時我與你之間只有一種純粹的、不可分開的關係存在，而沒有「思」及「被思」的架構存在。因此，我\他的境界一定意味著

某種分離或隔離，而我\你之境界則意味著某種純粹之結合。

上面在解釋「I—You」我\你之心理領域時，只引用了憤怒時之情況。其實，其他的例子甚多。凡是吾人用全部的生命，真摯地把整個的「我」拋向對方的「你」時，此我\你的境界就產生了。母親癡癡地望著她那將要死去的兒子，哀痛地泣道：「你！你！你啊！……」在極端絕望、極端驚異、極端歡樂、極

端魂銷的情況下，那不由自主所呼喚出來的「你！你！」，皆是「I-Thou」境界的表現。

我\你的境界一定是亡言絕相的。這種沒有語言的我\你境界，最好的例子是嬰兒，嬰兒初生不久，腦中沒有語言也沒有思想，所以根本沒有我\他境界之可能。嬰兒與外界接觸，主要的是靠他那兩個微微向內蹠曲的小手，大人的手去摸他時，那兩個蹠曲的小手就會很自然地、很

靈巧地緊緊抓住這外來的手，這是嬰兒整個的生命與外界之純粹接觸，是當下的、現量的、真純的。這是一個朦朧的「我」用整個的生命去找尋那個可觸及的「你」，其中不雜一念，所以是一種純粹的我\你結合境界。

在我\他的領域中，此心是異常活溜捉摸不定的，它是會耍弄各種計巧、欺騙和操縱的手段。但是在我\你的領域中就不能如此，因為我\你的境界一定

是純真的和直心的。欺騙和玩弄都是意識在搗鬼，我\你境界中

教的立場來說，最少應有二重境界：

既無意思分別，怎能有欺騙或曲

1. —+ 我與他的境界

心之可能呢？站在西方宗教的立

2. —Thou 我與你的境界

場來說，人與神之間之真正碰面

3. —All 我與一切的境界

(Confrontation) 一定是我\

布白氏把意識分別的我\他境界

你的境界，天國亦必定是這種純

之價值貶責太過，且硬生生地認

真的我\你境界。「I—Thou」

為我\他和我\你的境界是不可

之主要宗教意義大概在此。

調和、不可相通的，這又是西洋

以上所談的我\他及我\你

思想家的自性執在作怪。佛學的

二重境界其實是不完全的，宗教

看法則是應該把意識和無意識

的領域也絕不止此，站在大乘佛

(或阿賴耶識)之間的鴻溝想法

子除掉，使意識和無意識融化成一體，這樣才能達成無分別智——那無有意識分別的智慧，這樣就能超越我\他和我\你的二分領域，而進入「我與一切」的同體境界了。

我\他、我\你、我\一切之三步境界，用最通俗的例子來說，就像是一個主婦在學著做一道新菜，第一步她要找一個好的食譜，或向內行人請教如何去找最適當的材料，時間、火候和酌

料等等應該怎樣處理……這一切都是屬於意識的資料問題，烹調方法之內容皆意識所欲知之對象 (Objects)，所以很明顯的，這是一種我\他(或我\它)的關係。等到菜已經做好了，端上桌子當下現成，眼觀其色，鼻嗅其味，就成為一種直接的我\你相對的關係。撿菜入口，大嚼享受，吞入腹中，菜就進入自身化成一體，我\你的關係亦全部消融，成為自他一味之(—A—)

我與一切之關係了。

這個例子也許不是最恰當的，因為宗教境界畢竟是與此相差太大了，用我\他、我\你、我\一切三個範疇來解釋念佛禪的次第境界，可簡述如下：

一個人在開始經常念佛的時候，他心中自然會對阿彌陀佛和淨土已經有了若干的認識，因為這樣，他才能生起意樂，發生嚮往之情去誠心念佛，在這個階段中，嚴格地說，他對阿彌陀佛只

有某些抽象的觀念而已，談不上任何實質的接觸。

例如：知道阿彌陀是無量光或無量壽的意思，在因地時名法藏比丘，曾經發了四十八宏願而成就莊嚴淨土，淨土中無一切苦惱，有各種莊嚴、法音和法喜時時充滿……有二大菩薩觀世音和大勢至常侍阿彌陀佛之左右，助彼宏化……這些觀念都只是屬於知識的範圍，乃吾人意識中之若干資料而已。

我們從佛經上看到有關彌陀和淨土的描述，腦海中就有了若干印象。儘管我們心中說阿彌陀

亦難盡述彌陀之德相和淨土之莊嚴。

佛是大智大悲大力的圓滿佛陀，悲願宏偉，與吾人因緣至深，但這一套觀念仍脫離不了我\他的範圍，阿彌陀佛仍不過是吾人心中的某些觀念而已。如果我們與阿彌陀佛的關係僅止於此，那就在實在沒有太大意義了，淨土三經對阿彌陀佛的描述，老實說是非常貧乏的，經文自己也說百千劫

我們讀了淨土三經後，心中能不能生起一個活生生的彌陀畫相呢？淨土三經對彌陀和淨土的描述，就文學逼真的意味來說，趕得上《西遊記》上的孫悟空嗎？趕得上《戰爭與和平》中的皮爾和娜他夏嗎？《小五義》中的白眉毛徐良好像要活神活現得多呀！僅靠淨土三經的描述，我們對阿彌陀佛畢竟知道些什麼

呢？我們心中能生起一個清楚、生動、活栩栩的阿彌陀佛嗎？答案是：淨土三經是宗教文獻而不是文學著作。

如果一定要把它當作文學作品，那就是一個未完成的作品，因為著者的目的不是要詳盡地去描繪淨土和彌陀之相狀，而是想透過宗教的語言來誘導讀者去實際修行和念佛，由實際的修行就能親自見到彌陀和淨土，就能超越觀念的領域而直趨現量之覺

地。這樣由比量進入現量，由我\他之境界進去我\你之境界，這種親驗的直接證境不是比千萬語的文字描寫要強得多麼？

念佛未入門時，腦中只是充滿了一些關於彌陀的觀念，尚不能與彌陀發生直接的接觸，阿彌陀佛充其量只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他」，與自己的關係好比是皇帝與庶民，皇帝是神聖的、權威的、保佑庶民的，但也是遙遠的，庶民對皇帝無論如何

尊敬愛戴，也不能發生真正親密的關係。臣民對皇帝要稱陛下、稱皇上或天子，但決不敢稱作

「你」。對皇親貴族說話都要用第三人稱，如太子、太后、娘娘等，也決不能直接說：「你怎樣怎樣。」對尊敬的人說「你」，就自然會覺得是一種大不敬了。人類實在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對自己所尊敬或最崇拜的人或神，一定要把他供得高高在上、遙不可及，這樣才能增加其崇高性、

權威性和神秘性。但這樣也就拉遠了神人之間的距離，不能親切了。

前面所說的樂劇「屋頂上的提琴手」中的老農，從早到晚都和上帝直接談話，時時都用第二人稱的「你」來稱呼上帝，他這樣做，不但絲毫無損於他對上帝的尊敬和愛戴，且能證明他的宗教素養已經進入了真摯現量的我／你境地，他已經不再討論關於神的事，因為他已經直接與神談

話（He no more talks about God, but he talks to God.），這才是真率的、純樸的我／你境界。杜甫的〈醉詩歌〉中有句云：「忘形道爾汝，痛飲真吾師！」一個人要忘了形——忘了一切偽裝，忘了意識的我，才能夠道爾、汝！足見那純真的我全體投向純真的你時，才能有我／你境界的出現。

近代日本淨土真宗有一個名叫 Shōma（正米？）

（一七九九—一八七一）的信徒，他是十九世紀的人，所以老一輩的佛教徒對他的事蹟還記憶猶新③。（③下面的故事引譯自鈴木大拙氏所著《The Essence of Buddhism. P. 77-79.》）正米是一個窮苦的傭工，一次，正米在稻田中作工，感到十分疲勞，就回到房中坐在窗下休息，此時一陣清風吹來，十分涼爽，他馬上就想到了他的阿彌陀佛，立刻走到佛龕前，把供在上面的佛像拿下來，放在窗

戶前面，對佛像說道：「這股清風實在涼爽，你也和我一起乘乘涼吧！」

又一次，正米從京都回到四國，必須要走一段海程，他們的那條帆船在海中遇到了大風浪，

全船的人都駭得要死，大家都拼命地祈禱海神來救命，把阿彌陀佛拋到腦後去了，可是正米卻如無事然地在船艙中鼾聲如雷地大睡起來。等到風浪平靜以後，同行的友人們驚魂甫定，就叫醒正

米，埋怨地說道：「你這個蠢材啣！這樣可怕的風浪，你是怎樣睡得著的啣！」正米坐起身來，揉揉眼睛，向四面一望，摸著頭皮說道：「怎麼？我們還是在娑婆世界中麼？」

正米的故事十分感人，對他來講，彌陀已經不是一個遙遙在上、高不可攀的佛，而是一個朝夕相隨的親切伴侶了，這就是說，在他的心境中，阿彌陀佛已經不再是一個偶像或概念，他早

已超越了我\他的領域而進入現量的我\你境界了。不但如此，因為他的絕對信仰已經成就與彌陀打成了一片，所以心中無復任何怖畏，對他來說，往生淨土已經不是一個問題，而是理所當然的事，這種不假修持、即信即證的法門和境界，實在令人嘆賞！我想，這實在是最高、最頓、最直接、最方便的法門了。

上面所舉的例子並不是說修念佛的人，一定要像猶太教的老

農或真宗之正米一樣，各人的根基和薰陶不同，修行的經驗和效果當然亦不一致，但絕大多數的人在修習念佛的初期，總難免把佛當作一個高不可攀的偶像，神聖但遙遠，超越不了我\他的領域。

念佛日久，薰陶日甚，就會覺得自己與佛的距離越來越近了，慢慢的，佛已經不是一種意識中的概念或事物 (Object)，而成為一種親切的

當面 (Presence) 了。念佛念得相應時就會覺得有一股加持的力量籠罩全身，心中自然產生難以言說的安詳、和平與喜悅，信心、悲心、雀躍心自然增長。有時，自己並沒有念佛，在行時、坐時、住時，忽然佛的加持降臨了，安詳、喜悅之情自然生起。這樣的境界雖然很淺，亦略略算得是超出意識和概念的我／他領域，接近現量的境界了。

又，念佛相應之時，自然會

有「身心柔軟」之相，由此「柔軟」而能發生輕安喜樂，時時與法相應，漸漸改變氣質，甚至由此「柔軟」進入鬆、捨、空的境界而與般若相應。恰如第二十三願云：「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眾生之類，蒙我光明觸其身者，身心柔軟超過天人……」誠不我欺也。

佛教行人在超越我／他之領域後，其實亦不必經過如布氏所說之我／你境界，因為佛教之思

想及傳統與猶太教畢竟不同。佛教行人雖然覺得阿彌陀佛時時都在自己的身邊，其加持靈波亦時時浸灌自己，但此時亦不必對佛

我\你境界的若干要素仍是會具備的，例如：當下、現量、真、離偽、離意識、超語言、誠心、直心等還是一樣的。

陀說個「你」字，雖然現量的覺得佛的現前（Presence），但並不一定要有面面相對的二元之我\你感覺，佛教的最終目的是與佛陀融合成一而不是猶耶系統的神人相對。由於此一原始思想之差異，在念佛禪的現量覺受上亦會出現很大的不同。雖然如此，

念佛禪的終極境界決不止於我\你相對之領域，而是要證入我與諸佛同一體「一即二」的境地，此即華嚴之色空一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境界了，自心之外無佛陀，我心、佛心乃至一切眾生心皆互入互攝交融一味，於極無自性之畢竟空中宛然顯現

無盡法界之種種之遊戲莊嚴，極樂淨土之終極意趣亦必然如是也。

對淨土宗的教義和精神不太熟習的人，往往會認為淨土宗的目的是期望超離此娑婆世界到西方淨土去享樂，所以仍是一種「逃禪」的態度。如果到西方淨土只是為了去享樂，那麼我們讀讀淨土三經，西方淨土的「純享樂」究有多大、有多稀奇，就實在很難講了。由經文看來，西方

淨土除了法樂之外，其他的樂似乎皆是次要的，經中所標揚的「樂」實是以「法樂」為主的。

法樂者，在修習佛法時所產生之樂也，這就是說西方淨土是一個理想的修行好處所，環境既好，良師亦多，沒有種種困擾和障礙，可以安穩的修行入道，經中處處強調此點，足見其精神是鼓勵人到那裏去修行，去完成菩提大業，並非是專為享樂而去的。

至於「求超離此世界」即是  
逃禪之說亦是皮相之論，徵之事  
理，惟捨才能有得，惟破才能有  
成，惟超離才能入妙化，惟出世  
才能真入世，這都是說：一定先  
要超越某一範圍之外，才能回頭  
來在此範圍內得心應手，妙手回  
春，超離此娑婆世界之作用及意  
趣亦復如是也。

其實淨土宗之精神決不僅限  
於死後往生，生前之善行尤為緊  
要，觀之淨土諸賢之生平言行及

其對社會及宗教之貢獻，決不下  
於其他任何宗派，抑且過之。此  
一歷史事實堪為淨土宗之積極入  
世精神作證也，有人問印光大師  
云：「人生觀應該如何？」大師  
回答說：「格物、致知、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心念佛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實在簡單  
明瞭！入世用儒家的道理，出世  
則用淨土的教法，何嘗偏廢此當  
下的世界？今天佛教徒是否應該  
在入世法上全部採用儒家的說法

自然尚有商榷之處，但淨土不廢入世，且須積極的盡己之力為眾生及教法作種種服務，則是淨土宗之一貫精神，不容抹煞及忽視者也。

彌陀四十八願中，至少有十三個願並不是講西方淨土的，而是針對他方世界眾生之利樂而說的。例如：若有人得聞阿彌陀佛之名號，則生歡喜信樂修菩薩行（第二十七願）；乃至成佛之間永遠不會諸根缺陋（第

四十一願）；壽終之後生尊貴家（四十三）；得至不退轉地（四十七、四十八）；得深總持及無生法忍（三十四）；能獲清淨解脫三昧（四十二）和普等三昧（四十五）……這就是說吾人在生前依阿彌陀佛為本尊，祈讚、稱名，一定能得到彌陀的加被，增益信樂及菩薩行；如果在定慧上努力，現世即能獲得普等三昧和無生法忍。這就是說，佛法之目標現世即能達成，哪有什

麼消極或「逃禪」的意味呢？以

／慧炬出版）

彌陀為依歸，生前在娑婆世界作

註解：

種種二利（註5）事業之努力，

1 俱胝 梵語，即「億」，為

精勤定慧爭取無生法忍，死時則

印度數量之名。

一切交付彌陀，不忘菩薩大悲行

2 瑜伽 相應之意，依調息

願，期生淨土伴上聖學。人生之

（調呼吸）等方法，集中

歸趣寧有較此更妥貼、更殊勝者

心念於一點，修止觀為主之

乎？

觀行，而與正理相應冥合一

擱筆之前，敬告讀者應勤修

致。

淨土，求個心安的歸處，這才是

3 比量 量，為尺度、標準之

人生有意義的事，這才是與自己

意，指知識來源、認識形式

切身相關的事。（摘自淨土今說

及判定知識真偽之標準。比

量，即推比量度之意，如見草木搖動而知有風，隔岸見煙而知有火。

4 現量 對境時毫無分別思惟、籌度推求等作用，亦即未加入任何概念活動，僅由五官能力直接覺知外界的現象。

5 二利 即自利和利他。上求佛果是自利，下化眾生為利他。

## 入香光室發刊序

德森法師

所謂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者，  
必須真用念佛功夫  
念到心外無佛，佛外無心，  
心外無土，土外無心，  
心佛不二，心土一如。

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二語，

乃古昔聖賢徹證唯心、圓彰自性者，大慈悲心極力闡發，教人深入唯心、自性之切要語也。既舉唯心、自性，何以不說唯心華藏、自性毗盧，又不說唯心靈鷲、自性釋迦，再不說唯心兜率、自性彌勒，而獨說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者，其故安在？

良以唯心難證，自性難彰。

今欲求其能證能彰，必須依我釋迦世尊徹底悲心無問自說，直告大智舍利弗，令人執持阿彌陀佛

名號，決定求生西方之淨土法門，庶幾上智下愚，僧俗男女，一切含靈，各以現前介爾一念業識心，專緣一句阿彌陀佛萬德洪名，久久執持，能令無明業識漸漸銷鎔。直至銷鎔盡淨，晝夜六時歷歷分明，只有一句阿彌陀佛萬德洪名，全體顯現，獨露圓彰，欲再求覓無明業識之生滅妄心，了不可得。

復於彌陀洪名之外別無自性，自性之外別無彌陀，自性即

是彌陀，彌陀全屬自性，彌陀、自性無二無別，故名自性彌陀。念佛功夫至此，西方極樂境界自然常得現前，不拘城市深山，了無丘陵坑坎、穢惡諸象，開目閉目只見黃金為地，雜寶為池，七珍樓臺，八功德水，四色蓮華，馥郁光輝，舉足下足，莊嚴佛地，心外無土，土外無心，心土一如，故名唯心淨土。

古人以此自證圓滿真實境界普餉同倫者，恐人疑為念佛求生

西方乃捨本逐末，向外馳求，故說自性彌陀、唯心淨土，欲令人同念自性之中接引彌陀，同生唯心之內極樂淨土，以期生西之後悉能徹證唯心，圓彰自性，同圓種智，共證菩提。悲心深切，鄭重無出其右者！

今人雖然業障深重，無古人力量，不能現生親證，如能善會古人意旨，隨分隨力依之修持，亦可同歸淨土法門，共入彌陀願海，命終脫離娑婆，往生極樂如

操左券。

不慧念佛二十餘年，久亦習聞一二語，終覺莫名其妙。但見今之提此一二語者，全屬口口談空、步步行有之口解脫人，見人念佛求生淨土便直斥曰：「唯心淨土，何必要求西方淨土？自性彌陀，何須再念西方彌陀？」直以二語即作破人念佛強有力之根據，原其作用無非在典籍中看過幾卷語錄，知識邊聽到幾則公案，見說「菩提無樹，明鏡非

臺，本無一物，何有塵埃」、「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等語，便認自己業識安心即為唯心、自性，除此業識安心之外，不明事理，不諳權實，徒託空言，廢棄修持，以為當下即是，何苦別修；可憐儻侗真如（註），顛預佛性，謗大般若，自誤誤人。常將自己本覺真實心中所具一切善法，抹殺乾乾淨淨，一切惡法任其存在心中，以致生生沉淪苦海

無法出離，如來稱為可憐愍者，正此輩也。

今作一喻以證若輩不識唯

心、自性之錯誤如下：

其喻云何？唯心、自性譬如精堅寶貴真金之本體，有此真金本體，當然能生種種隨相立名之作用。如一清潔之士利用真金（體）造一淨瓶（相），內盛清淨光潔之淨水，日日供在佛前，時時保護拂拭（用），此可名曰真金淨瓶（此則名實相符，以喻

古人所示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必期令人切實念佛，直至徹證圓彰者）。

復如一奢侈富人心無愛惜，利用真金（體）造一馬桶或溺器（相），終日用盛大小便溺（用），只有糞尿滿滿盛著，亦從無人拂拭洗滌，任其臭穢不堪，此應名曰真金馬桶或真金溺器。（上三物金體雖同，相用全異。）忽遇一不知香臭淨穢及全不知淨瓶、馬桶、溺器各狀相之

人，只聞人說有真金淨瓶，亦不知淨瓶是何相用，但見人指馬桶或溺器曰此物是金造，其人即誤認為是真金淨瓶，並誤認內盛糞尿為淨水，亦不知置馬桶、溺器之處與供佛之處有別，逢人便說我已見過真金淨瓶矣（此則名實

相反，以喻今人專以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二語破人念佛求生西方者，正與此人無異也）。

因此等人只知有唯心、自性之名，不知唯心、自性有廣大無

邊之實義，須知所謂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者，必須真用念佛功夫念到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外無土，土外無心，心佛不二，心土一如，方名唯心淨土、自性彌陀，此種境界，不肯用功念佛之人何能夢見？

今將森自己心境以度不知香臭淨穢、誤認馬桶為淨瓶者之心境，聊為形容比對。森因業障深重，福慧全無，雖掛名念佛二三十年，悠悠忽忽，實未專心

用功，欲令彌陀時時在念，淨土刻刻現前，殊不易得，舉心動念總難脫離貪、瞋、癡，貪、瞋、癡二毒實為畜生、餓鬼、地獄之

到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佛圓融，無雜無間），故今急求退休，以期藏拙待死者，亦正為此。

根本。故森常自供云依吾人現時心境而論，只有唯心穢土（心中所發現者，全屬現前人我是非等濁惡境相），毫無唯心淨土（西方勝境殊少體會得著），只有自性畜生、自性餓鬼、自性地獄（因常與貪、瞋、癡為緣），實無自性彌陀（念佛時均不易得

森雖苦惱無狀，於古人以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二語，為令人念佛必期達到徹證圓彰之旨，自信稍能領略，請問今之只知其名，不知其義，反以策進念佛之要旨誤用於破人念佛者，其心境究為如何？有無比森清淨耶？若稍清淨，想即不致如此誤會，森

之苦惱尚自知之，此等鸚鵡學人語，了不知人事，大錯特錯，猶自鳴得意者，其自誤誤人，害豈有極！

今幸我親教師了公上人，宿根深厚，現行精純，昔年參禪深契佛旨祖意，繼轉念佛了徹自性、唯心。早年所著《佛祖心燈貫註》與《禪淨雙勸》（禪淨雙勸之名，印老所題），諦、印二老閱之皆讚賞不置。近年發揮《淨修導言》亦早發刊流通，

普利同倫，今再由徐慧覺居士編訂成帙之《入香光室》，發揮淨土要義，尤為和盤托出，徹底掀翻，全書大旨皆以佛果為宗，

普勸行人念念入佛果覺，心心住佛正定，如斯提倡，直與古人切望行人以專持一句阿彌陀佛萬德洪名，必期徹證唯心淨土，圓彰自性彌陀者，名言雖異，旨趣何殊，可謂今古同揆，後先輝映。我師發揮淨土，無一字不深契唯心，教念彌陀，無一句不圓

彰自性，奉勸欲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者，必須熟讀我師先後所著之二書，如不肯讀而妄談，均難免為不知香臭，誤認馬桶為淨

瓶之人，識者聽之即當噴飯，我師發揮道妙，三書具在，有目共睹，非森阿其所好而能偏讚惑人也。更有非人所能強致者，不得已為大眾拈出，俾生正信，我師近來虛懷若谷，凡有發揮，請佛證明，各感瑞應，隨得舍利，一二年來次第所得隨時收存，現

共有二十顆（所得情形師自有記，不贅），圓潤光輝，隨人所見各有不同（凡登山者多請瞻禮，莫不歎異）。

復有一念佛精專之弟子，對森云伊瞻禮時有十四顆，有一最大如綠豆者，仔細觀之，內現極樂世界圖。足徵我師淨業功深，發揮所見而得此瑞應，仍須淨業精專之人乃能見到淨業功深、知見圓徹之特別瑞相。

森愧業重，徒掛修淨之虛

名，實與淨行尚疏遠，較之此弟子，即自問慚愧無狀，進較

我師，實難望得肩背，故今即求退休，回山親近，以期稍學萬一耳），此非淨業功深、知見圓徹之明徵曷克臻此。

即今瑣瑣，似有強人敬信之態度，全由愍念自他罔知出苦之要道，今幸我師發揮所見，實為生死苦海中之一大慈航，只要大家能讀、能信、能行，趕上慈舟便可安坐直達蓮邦，四十八願度

眾生，九品咸令登彼岸，我師實作如來使者也。

徐慧覺居士慨捨淨資編訂刊行，屬為序引，並助校訂，不勝歡喜助成，特此瑣告，以期人人信受奉行，稍報法乳之恩於萬一耳。（選自入香光室）

註：真如 真，真實不虛妄之意；如，不變其性之意。真如，指遍布於宇宙中真實之本體，為一切萬有之根源。

# 常念阿彌陀經

## 感覺妙極

了然法師

若能念念心存至誠，  
執持阿彌陀佛名號，  
能使我等生滅妄心，  
冥冥之中，不知不覺，  
自然漸漸契入  
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  
安居正定，如如不動……

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拙屢讀至此，即留神觀察，正念思惟，感覺此段因緣微妙之極，令人痛快難言。所謂微妙者何？下陳述之。

蓋此因緣恰似開池待月，漸漸水滿成池，迨至十五良宵，空中障雲忽然一齊散開，不覺池中

滿月自然而現。所謂開池者，即喻我等聞說西方極樂國土依正莊嚴，妙樂無盡，由此生信發願，神識雖然未往，信願已到西方也。

待月者，即喻我等希望臨終佛來迎接也。漸漸水滿成池者，即喻我等現今念念心存至誠，執持阿彌陀佛名號，漸漸契入如來圓滿果覺，安住如來實相正定，如水歸水，漸覺充滿，己心融成佛心，佛心合成己心也。

迨至十五良宵者，即喻我等臨命終時也。空中障雲忽然一齊散開者，即喻我等彼時胸中所有種種塵勞業識，豁然一齊頓開，無有絲毫貪戀罣礙也。

不覺池中滿月自然而現者，即喻我等本在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親見如來相好莊嚴垂手接引也。

下文又云：「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所謂是人終時心不顛倒

者，即彼時我等正念住在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如空中朗日，炯炯不昧，了了分明，不生一念顛倒亂想也。

所謂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即極樂對於娑婆雖隔十萬億剎，原在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不越絲毫，仗佛神力彈指即到也。

拙因屢讀至此，觀察思惟，思惟不已，頓覺身在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安居正定，如如不

動，契合圓融，周徧法界。復自思惟，念佛行人，若能人人假此熏修，現在雖然不能斷惑親證，到了臨終為因亦強。

從此始知「一心不亂」四字，乃十方諸佛果覺正定、九界眾生念佛三昧，原來徹上徹下，至頓至圓。對於上圓佛果、下度有情之一段大事因緣，總在裏許，不乏絲毫，關係極大，至重至要，盡未來際讚莫能窮。

凡修行之士皆當深心注意，

不可隨便讀過。何以故？

所謂隨便讀過者，凡普通行人讀此「一心不亂」四字，完全看作自己生滅妄心，希望成片不亂。殊不知自己生滅妄心幻化無常，無有實性，若不假仗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妙心，含養攝持融合之力，云何能使成片不亂哉？是

以大家念起佛來，大概多數都是一個妄心，如同猿猴無法制伏，不知如何令其自在安寧也。

猿猴順善調伏、自在安寧者，必須假仗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妙心，含養攝持融合之力，方能令其漸漸順善，漸漸調伏，久久純熟，自然不散不亂而自在安寧耳。

譬如六月伏天，酷暑逼人，心不自在，忽然跑到清涼池中通身沐浴，立覺內外清涼，豈身心自在乎！念佛行人亦復如是，六塵煩惱熾盛逼人，心不自在，忽然得入如來圓滿果覺清涼海中，通身含養，頓覺內外清涼，

當下身心自在耳。復如臘月凍天，嚴寒逼人，心不安寧，忽然跑到大暖日光中通身朗炙，立覺內外暖和，豈不身心安寧乎！

念佛行人亦復如是，五陰蓋覆，障蔽逼人，心不安寧，忽然得入如來圓滿果覺大光明藏中，通身融合，頓覺內外光明，當下身心安寧耳。既得自在安寧，從此妄心漸漸順善，漸漸調伏，調伏至極，自然不制而制矣。

云何是如來圓滿果覺？蓋上

所云「一心」二字者，正是如來圓滿果覺也。「不亂」二字者，即是我等眾生滅妄心也。若能念念心存至誠，執持阿彌陀佛名號，能使我等生滅妄心，冥冥之中，不知不覺，自然漸漸契入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安居正定，如如不動，契合圓融，周徧法界，因是故名一心不亂也。

當知我等無量劫來，常在阿彌陀佛圓滿果覺真實心中，直至於今，本末出離，但因我等從來

一向迷卻，不覺不知。若以正眼觀之，除佛一人圓證果覺，九界眾生皆在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而借果修因也。

何以故？緣此一心有總有別，若據總論，本來聖凡同源，生佛一體；若按別論，生佛地位階降懸殊，人人各別，個個不同，何以故？

若論究竟一心，唯佛一人獨證，圓破無明，圓證實相，如同日食，因已全體圓彰，統身

光復，故名究竟一心也（究竟三昧），是故經云：「三賢（註1）十聖（註2）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此乃所謂究竟一心者，即如來常寂光淨土也，又究竟一心者乃如來法界藏身也。

除佛一人之外，自等覺還至初住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皆是分破無明，分證實相，如同日食，漸漸圓彰，漸漸光復，但名分證一心也（分證三昧）。

緣覺、聲聞見思粗惑雖斷，

微細無明全在，如同日食，圓相雖現，真體不明，但名相似一心也（相似三昧）。

歷代祖師除分證、相似外，

雖已大徹大悟，大開圓解，皆因見思粗惑未斷，如同日食，淡雲蓋覆，雖覺有日，圓相不現，但

云名字一心也（名字三昧）。是以蕩益大師云：「名字位中正法眼，未知今日付何人。」

若能依此一心勤修觀行，了知十方所有一切依正色心，若色

若空，若染若淨，悉皆同歸真實一心，一印印定，無二無別，乃至圓伏見思煩惱，任運不起，如同日食，淡雲已止，雖未去盡，不復再生，可名觀行一心也（觀行三昧），昔日智者大師示登五品即此位也。

我等普通凡夫，雖則人人本具，奈何從來未悟，如同日食，厚雲蓋覆，影相不現，復如瞽盲從未見日，全然不知，但名理具一心也（理性三昧）。

以上所述六種一心，前三一迴，受諸苦惱，莫能出離。

心皆屬聖位，若不念佛求生極樂，仗佛接引，橫超三界，一生彼國參入聖流者，必須自力識心達本，斷惑證真，豎出三界，方入聖位，末世凡夫誰何能哉？

幸我釋迦世尊於涅槃海中，三千年前先知預見，愍念我等末世重障凡夫，根機淺薄，知識昏迷，如同瞽盲難見天日，不能自力識心達本，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常在娑婆六道輪

如來欲暢本懷，是以無問自說，特開淨土借果修因之仗佛往生一門，普令我等念佛眾生，但能生信發願，念念心存至誠，執持阿彌陀佛名號，自然漸漸契入如來圓滿果覺，安住如來實相正定。如川入海，漸入漸深，既入如來圓滿果覺，安住如來實相正定，然後方知名號乃如來果覺之權，果覺乃如來名號之實。

復知如來名號乃夙生願力所

成，如來因實施權，普令十方眾生假此名號之權，念念執持不忘，漸漸契入如來圓滿果覺之實。既入如來圓滿果覺之實，念佛之時，自覺句句佛號皆從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流出，復覺句句佛號還歸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契合圓融，充滿法界。此乃所謂如來洪名即果覺，果覺即如來洪名也。

我等大家果能如上領會，如上修習，則淨業功夫雖然未曾斷

惑親證一心，總算入了如來圓滿果覺真實一心之門，用起功來覺得有了歸宿，有了依靠，有了主權，有了法味，不似從前如同躁猴失鍊，到處飄流，專求穢食，貪逐六塵，無法收留。從此再加工精進，自然日有進步，但能終身不退，依法熏修，現雖不能親證，臨終為因亦強。何以故？

如來實相果覺廣大圓滿，十方虛空悉皆包容，我等正念佛時，但在各人自己起心動念處立

定腳跟，蹋著實地，念念觀照勿使遷流，若覺遷流，攝之令還，若能念念如是持名，如是觀照，

周圓。是以古人云：「一句彌陀，絕待圓融，超情離見，不可得而思議也。」

是名念念入佛果覺，心心住佛正定，但自直下承當，莫起疑情，莫生分別，自然漸漸深入如來不可思議境界。是以古人云：「身在含元殿，何必問長安。」

良因我等雖然識與如來不同，覺性本無分別，如漚入水，天然契合。苟能自己一念腳跟蹋實，通身放下，則當下入佛果覺，住佛正定，從此正好安心念佛，待佛來迎。

當知如來真實果覺即是自己清淨本覺，自己清淨本覺即是如來真實果覺，此乃所謂即因即果，因果同時，直捷了當，全體

復如乞兒得入破廟，雖非自己所有，亦可假借安居，較之昔日露天勝過多矣，縱有行動走

作，幸能知去知回。我等念佛行人亦復如是，假借如來菩提果覺而為自己菩提因心，幸蒙我佛慈悲，夙有願力，令假名號而為入門，攝歸如來圓滿果覺，安住如來實相正定，雖有遷流走作，當下一覺便回。

從此亦可常借如來實相清淨海水通身沐浴，當下頓覺身心快樂而內外清涼，復借如來福德智慧香光通身熏照，當下頓覺身心安然而內外透徹，此正所謂以佛

莊嚴而自莊嚴，以佛住持而自住持。直待娑婆印壞，淨土文成（註3），佛來接引往生樂邦，正好親近慈父，修學一切法門，了此一心不亂、上圓佛果、下度有情之一段大事因緣。

既有如是不可思議之勝妙利益，理應善與人同，方合菩提大道，故此述其要略普供十方同倫，願諸淨友讀斯經者，皆當留神觀察，正念思惟，依法熏修，共獲勝益，現在身居娑婆而深入

佛果，命終往生極樂而高登寶蓮。

復願處處以此相傳，人人以

此相授，庶使念佛三昧而久住世間，淨土正宗而永不替矣。今欲簡約易持，統攝全篇一切諸義重述偈云：

正念如同午朗日，  
虛空含養日安居。  
圓光統攝無邊際，  
歷歷明明獨自知。  
六字洪名相續念，

聲聲價值勝摩尼。

及時臨暮佛來引，

徑往西方七寶池。

以上八句譬喻表顯念佛三昧，事理圓彰，體用具足，所謂因果相契力、定慧圓明力、自他感應力、生佛相見力，四行四力一一分明，識者觀之自然明了。念佛行人如肯讀熟記憶，念佛之時隨文觀念，久久熏習純熟，自然覺得身在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安居正定。

如果平時習熟，能在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念佛，到了臨終，亦在如來圓滿果覺真實心中見佛，如鏡現像，似水攝影，不須勉強，自然而然。念佛同倫，幸勿疑焉。

註云：篇內所述六種一心合符教義，表顯念佛三昧位次，庶免僮侗，除前二一心名得名證，後三一心但名借果修因，皆不名得名證，若不言得言證，假此熏修，利益難量，若故妄語言自己

得已證，而反招惡殃。是以古人只言修持，不言得證，何以故？念佛三昧若論下手入門，而與一切法門特別，若言證果，全與教義相同。然證果一事古時猶難，是以智者大師示居觀行，蕩益大師示居名字，以此觀之，古人尚爾，末代凡夫誰較易乎？讀此可免以凡濫聖，犯妄語罪，但肯發心修習，功德不可思議，現在消除業障，廣增福慧，命終往生極樂，高登寶蓮。願諸同倫各各須

知，依法熏修，同歸淨土耳。

（選自入香光室）

### 註解：

1 三賢 指修善根以制伏煩惱，使心調和之三種修行階位。大乘三賢位，包括十住、十行、十回向，即十地以前的菩薩。

2 十聖 大乘初地以上乃至十地的菩薩，皆已斷惑，證會正性，故稱十聖。

3 娑婆印壞，淨土文成 指以

蠟印印泥，蠟印雖毀壞，然其跡則顯成印文。諸經論中多以其為生死相續之譬喻，即以印壞喻死，文成譬生，顯示生死同時之義。又淨土宗以其作為念佛往生之譬喻，即以印壞喻色身之斷滅，文成喻往生淨土。

# 在煩惱中安住

自鳴鐘

任它顛三倒四，  
念念心向彌陀；  
煩惱此起彼落，  
極樂不離娑婆。

有人問日本淨土宗創始人法然說：

「念佛時想睡覺，以致無法專心修行，這個毛病該怎麼除去？」法然回答：「醒著時念佛就好了。」他又進一步說：「邊疑邊念佛，就得往生。」

這一段簡短的開示，看似平淡無奇，卻解答我十多年來學佛上的困惑。

猶記得早年剛學佛時，每每欽仰於高僧的嘉言懿行，尤其是

在讀過《虛雲老和尚年譜》、《弘一大師傳》後，更是提醒自己要「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心想：佛道雖然遙遠，只要依教奉行，終究有達成的一天。那時的我，對於修行滿懷憧憬，一度甚至有出家為僧的念頭。

隨著年歲的增長，依著法師、學長的教導修行，從此展開一連串的矛盾與衝突。或許是個性的傾向比較感性，往往容易觸

景生情，落日餘暉常讓我凝視晚霞，內心澎湃不已；柔美的音樂總叫我陶醉其中，思緒起伏。這些點點滴滴，在在使我感受心靈另一片天空，更重要的是，經由這種方式，我領會不少佛經的義理。

問題是，當時從師長口中所傳遞的佛法，似乎都在告訴我，易感的性情正是煩惱的根源，學佛是要斷除貪、瞋、癡。於是，我試著依循師長的教誡，企圖壓

制那顆「躍動的心靈」。

奇怪的是，愈是想降伏，它的反彈愈大。每當升起貪欲的妄想時，趕緊提起佛號，希望「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誰知道，結果反而是「欲火焚身」，整個體內充斥熊熊的烈火，久久不能澆息。和煩惱對抗的結局是身心俱疲、耗損精力。

有種被撕裂的感覺，一面有著「希聖希賢」的理想高懸，另一方面卻又有一股強大的業力牽引我往下墜，兩股力量彼此牽制。十年來，我雖然表面上認真學佛，內心始終為此所困擾。

直到二年前，因為工作的關係，有機緣讀到日本淨土真宗元祖親鸞上人和弟子唯圓房的對答，整個人為之豁然開朗。

有一次，唯圓房請問親鸞一個問題：「我雖然念佛，但是並

沒有那種令人天踴地舞的歡喜湧現出來，而且也未曾有過急於往生淨土的念頭，這該怎麼辦才好？」親鸞聽完弟子的問話，回答說：

「我也曾經有過同樣疑問。

唯圓房啊！原來你也有這樣的疑問。然而，仔細地想，有令人天踴地舞的高興的事而高興不起來，不正是可以說，這樣才算確定往生淨土嗎？把該高興的事壓著而不高興，就是因為

煩惱作祟，佛老早就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才說我們是『煩惱凡夫』……」（註）而把煩惱看成毒蛇猛獸，極力想予以制服，實在是對佛法的誤解。

簡單地說，煩惱的本性即空，又那來的貪、瞋、癡可斷？過去的不安、困擾，正源於「理想的我」和「現實的我」的對立（一個想超凡入聖，一個是充滿苦惱），在兩者的對比之下，永遠會產生緊張的壓迫感，進而因

壓迫感而導致焦躁不安。

觀念的突破帶來的實際轉圓，展現在修學念佛法門的改變。如今，念佛時一旦妄念升起，我不再與之敵對抗爭，代之的是依舊默默念佛，然後仔細去感受煩惱的生住異滅。因為我體會到妄念、煩惱並不干擾修行，「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是自己太在乎煩惱、緣起緣滅的妄念才會造成困擾。

往後，想哭的時候就哭，該

笑的時候便笑。對周遭的人事感到憂悲苦惱，就讓它自然流露。

「在煩惱中安住，只要記得念佛就好」，喜怒哀樂的起落，使我更能真正體會自己是煩惱具足的凡夫，深知修行的不易，不再拿著佛法的尺度冷峻地批判旁人。

佛經上說：「貪瞋癡即是如來種。」這句話實在是值得體會玩味。（選自佛教文物第九期）

註：本段摘自《歎異抄》，

原文底下還有：「……這樣我們也才能了解，佛的他力悲願之所以為我們這些凡夫而發的，因而更加安心。……對這些不想急著往生淨土的凡夫，佛又更加為我們操心。所以我們才能確信佛的大悲願，而相信一定能夠往生。」

## 宏定尼師

### 往生紀實

胡木培

人所不能受者師能受之，  
人所不能忍者師能忍之，  
故能成人所不能成，  
就人所不能就。

釋迦設教，唯淨土一門最為  
難信，而又最不可思議。故夏蓮

居老居士在會校《無量壽經》粗

竣時，有偈曰：

此事本來也太奇，

頓教一念越三祇。

佛云難信誠難信，

萬億人中一二知！

蓋由念佛往生，耳聞者雖

多，而親見實少也。觀我市宏定

師去夏往生，種種瑞相，千人所

見，萬人所共睹，念佛功德真

不可思議，猶云不信，恐不可得

矣。

師俗姓高，名長元，桐城縣

孔城鐵山人。生於一九一三年九

月十四日。

生不茹葷，聞味即發暈嘔

吐。小時父母偶以葷食之，師輒

暗中以食貓狗。七歲即從小街禪

庵比丘尼湯某出家。師不識字，

以淨業為歸，力田自食，精進不

止。

五四年孔城大水乏食，師間

關路頓，輾轉至市郊楊橋觀音石

寺，愛其靈異，遂存終焉之志。

十年浩劫，寺廟受到極大破壞，同修者皆星散，師獨留不走，一衣一鉢，在頹宇中仍事熏修。信眾供養，絲毫不敢自奉，悉攢集作建廟之資。

由於黨的宗教政策尚未深入貫徹，左毒不時回潮，八九年又毀觀音石寺，師奮身攔阻，堅臥不去。毀廟者竟不顧師七十高齡，將其緊縛靈床，強行抬走。斯時，師號泣於旻天，旁觀者皆為之下淚。

廟被拆只剩荒基，師仍潛歸，露宿石下，野蔬充膳，星月為燈。

後來形勢好轉，宗教政策逐漸深入人心，村民皆憫師之苦行卓操，自動為構小屋一椽，師得棲身，朝參暮禮，宿願已足。

師於一九九三年（古）七月六日下午五時四十分往生，享年八十。半年前即自知時至，告人曰：「我今年要走了！」

往生前神志極清，一再囑

咐：「我到西方甚好，所念者只寺廟尚未恢復，希爾等繼續努力，成我遺願。」言訖灑然而逝。

一月前師即很少進食，飲水而已。希奇者師卻毫無病容，亦不見消瘦，遺體停二十四小時後

入缸，此時通體已冷，唯頂猶溫。四體柔軟，面貌如生，安祥和雅，似長眠未醒。雖臥床月餘，褻衣亦整潔如新洗，嗅之有微馨。

入缸三天後，移缸戶外，竟

有一牛，寧臥缸側，三日不去。

其時驕陽如火，室溫皆攝氏三十度以上，缸處曠野，上無遮陽之蓋，旁無降溫之具，為時七天，不僅蠅蚋斂跡，還時聞旃檀香味，洵異事也！

荼毘時雲彩蔽空，涼風習習。三日後開視，觀者如堵，異香馥郁，遠近皆聞，骨灰中有盈把之堅固子，如黃豆大小，呈紅綠黃二色，如琉璃珠，光色晃耀

盡極嚴麗。

中有特大之一顆，形若橄欖，大小亦如之，黑亮中泛綠，堅硬如鋼，試捶之以石，竟紋絲無損。復有二朵五彩繽紛之舍利花，鮮豔無比，或紅如丹砂、或碧綠如翡翠、或黃亮如桔紅，或乳白如瑪瑙……，其狀難以一一言述。師遺囑俟七七後再闡維（註），此必自有把握作更殊勝之示現，然無如人言可畏，竟不獲尊囑，惜哉！

近據市佛協領導吐露：當地

政府正擬重建該寺。若然，則解鈴繫鈴，不惟深符四眾之望，師一生艱苦卓絕，亦死且不朽矣！綜師一生，既不能講經說法，亦不會拜懺參禪，唯一句佛號，朝持萬遍，暮課千聲，不念而念，念而無念，唯此一心，別無一念，真正克踐蓮池大師教誨：「三藏十二部，留給他人悟；八萬四千門，饒與旁人行。」

人所不能受者師能受之，人所不能忍者師能忍之，故能成人所不能成，就人所不能就，「一往徑生安樂界，六時朝禮法王宮」，豈偶然哉！吾輩有志於西方者，觀師之行徑，其敢再放逸而不自勉乎！（選自法音月刊

一一二期）

註：闍維 又作荼毘，即火葬之意。

## 親自荷擔

### 家人的佛事

姜淑惠

如法如儀的佛事，按《地藏經》所載，在世者得到六分功德利益，已故者僅得一分。倘若不如法或由外人替代，到底對亡者有幾分真實利益呢？

李家乃桃園地區的望族，一向以孝慈傳家，一家大小和樂可親。

七十八歲的阿婆因為

痛風發作，服用降尿酸的 Allopurinol，不幸因體質敏感，進而導致嚴重且致命性的過敏反應。當初見到她時，外表呈現全身皮膚、黏膜組織潰爛出血，內部衍生肝臟、腎臟中毒的急性傷害。

因為這種病死亡率極高，通

常都是併發敗血病、嚴重肺部感染而去世，我身為其負責醫師，故有責任儘早將可能的預後告訴家屬。

面對這些棘手的困境，家屬表現相當令醫護人員滿意的配合意願，在每次床邊診療中，眼見其子女及晚輩輪流照顧老人，那種不分男女老少，無微不至的細心呵護，誠懇至切的孝心孝行，令人讚歎敬佩。

隨著住院時間拉長，我們的

關係從醫生與病家，逐漸變成極為投緣的朋友，彼此的互信互敬也建立起來。稍有空閒，我就旁敲側擊，詢問有關老人臨終時，他們可能的作法？

按照台灣民間傳統風俗，其祖父已立誓言，不論祖母病情有

無好轉，將要殺三牲（豬、牛、羊）以禱謝眾神祇之護佑，我聽了非常心酸難過，想找時間與其長子、長孫好好溝通勸諫一番。

住院已過三週，阿婆的病情

起起落落，時好時壞，最後還是抵擋不住肺部嚴重感染的威脅，做了氣管內插管術，轉入加護病房，採用人工呼吸器取代衰竭的肺臟，數日之後其病況危篤，經過家人商決，要求辦理自動出院，回家繼續照料。

我目送他們，留了一句話：

「有什麼困難請再聯絡，別忘了替祖母多念佛。」那天是週末，他們已經在家中準備各種醫療設備，包括抽痰機、氧氣筒、氣管

外氧氣輸送壓球……，儼然家庭式完備的醫療照料。

星期天下午阿婆的長孫與我聯繫上，他告訴我，他們已經不眠不休連續二十四小時以上，大家輪番為祖母做每分鐘十六次的人工呼吸壓縮送氧，以便輔助其呼吸，懇切希望我能撥空探視指導。

我被他們的赤誠與孝行所感動，自行驅車前往。看見老太太被安置在離地二十公分臨時架設

的木板床上，四周孩子們跪地繞著，每個人的手幾乎都已紅腫且起水泡，因為老祖母的每一口氣，都是晚輩子孫們一次又一次手壓按著堅硬的橡皮球，所輸送進入的活命源泉。雖苦雖累，無有一人有怨尤。

我視察後建議他們，既然老人家世緣尚未盡，各位這般辛苦亦不適當，理應送回醫院，以人工呼吸器機械式送氧法才好。回到醫院幫忙安排加護病房的床

位，令其順利住院就醫。

約莫二日許，阿婆病況再度惡化，昏迷不醒，沒有日前在家中的安適，故家屬決定再送回家，如此的照顧與前次一樣，我只是建議他們二件事情：

第一、更換一個質地柔軟的按壓器，以便使用者不致於手起水泡，太費力且太辛苦，也能方便成就他們同心協力打一場艱苦的生死拉鋸戰。

第二、叮嚀他們不要忘記

每按一下，口念一聲「阿彌陀佛」，至誠念佛，功德利益不可思議也。

醫院裏有一位護士小姐，被他們的孝心感動，每天下班後，自動前去幫助他們抽痰及病患護理照料……。

老人返家後，口雖不能言，卻逐漸清醒，一切安然。孩子們都已安排妥當，每一個人壓按一小時，如此的分工，把名冊時間表都排定，井然有序。老人的生

命律動，一呼一吸與他的子子孫孫一聲聲的佛號聲，緊密地相聯繫。如此細心照料，一直持續約有十天光景。

李家上上下下眾志同心，繫心繫念也繫息於這條念佛的生命線上。老人神智清楚，雖然肉體苦痛難言，但對於全家大小至誠的照顧已是廓爾無言。

記得那是中秋節傍晚，他的孫子打電話給我，平和地告訴我：「祖母選擇了中秋月圓人團

圓的日子離開我們，走得非常慈祥。我們已經聯繫法師來誦經，但我們還是非份地請求，盼您能來一趟？」我沒有第二句話，依約前往，老人已經過世，家人表面雖平和，但略顯慌亂，我的前去，他們全家都很安慰，希望我能給他們最後的幫忙。

我把臨終須知的要點，提示如下：

1 不要哭泣，全家竭誠念佛八小時以上，再入殮更衣。

2 從現在起，家中不可殺生，儘量發心如素至七七或百日以上。

所立的誓言，也因從善如流而改以素果鮮花禱祝謝天。

3 至誠懇切念佛，親自送我們最慈祥的老人安養蓮邦，乃最重要的事，也是最大的孝行。

我偕同醫院內佛學社四、五

位蓮友，於每個七時都親自前去幫忙，示範如何由自家人為親人作七（作佛事）。如法如儀的佛

我為他們佈置了一個簡單莊嚴的靈堂，帶領他們全家就地念佛，全家的念佛聲把親族請來的道士冷落了，最後婉轉地禮謝道士所預定的法事，而全部改由自家子女全權擔荷。老祖父對上天

事，按《地藏經》所載，在世者得到六分功德利益，已故者僅得一分。倘若不如法或由外人替代，到底對亡者有幾分真實利益呢？

在莊嚴肅穆的拜佛、誦經及

念佛聲中，我們感到格外地悲切受益。相較於一般民俗由道士或外人所做的佛事，或利用電子媒體、電子花車或五子哭墓，鑼鼓喧天地吵嘈，莊嚴哀雅的梵唄聲中，感人至深至切。以後每個作七的日子裏，他們全家大小，祖孫二代全體參與……我們亦在隨喜法會中。

這件事雖已事隔八載，但卻依舊歷歷在目，八年前就想提筆撰寫這件臨終關懷的一種表達

法，直到今日方才完成。如此的一種關懷、一種心願，對我一個從事醫療工作者，以後更增添一個外號——「會幫忙病人作法事的醫師」。

其實醫師的角色，參與眾生一生的「生、老、病、死」，在幻生幻滅的因緣中，應以平等心去看待且關懷這一切的因緣。

我因對這個家庭成員一念孝慈的感動，而動心發願想把最真實的利益與他們結緣，進而襄助

他們，圓滿他們對老人的真正孝心。

孝親除了生前無微不至的照顧及真心實意的孝行外，進而透過戒殺、茹素，自己為親人禮拜、誦經、念佛、作七做法事，實踐對祖母送歸安養的大孝，對無辜眾生免於殺害的大慈。

本為一件死生別離的大苦，卻因為全家大小全體投入，融入佛菩薩慈悲光明攝受中，在一次次舉身投地的禮拜中，一部部至

誠懇切的佛經課誦中，一聲聲阿彌陀佛念佛聲中，溫暖了每個家人的身心，增長了每個參與者的智慧。連頑固的老爺爺看了這種既莊嚴且親切的法會，也欣然發願希望將來也有如同老伴的這種福份。他們節省了很大的喪葬開銷費用，輾轉施作許多公益慈善，回向給祖母蓮品增上，無量光壽。（本文已經作者同意轉載）

# 中元節後 西方行

李如貴

她也常坐在佛像前，  
靜靜地望著佛像說：  
「我坐在阿彌陀佛  
手捧著的蓮花上，然後，  
就飛上去了。」

如沂走了——走得那麼安詳、那麼平靜。這些日子來，她，讓我們嘗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讓我們體會出人生更深刻的層面。五年多的歲月並不算長，但在我們的感受中，就如同五十年一般。她短短的一生，像是一齣帶有警世功能的舞台劇，給了我們活生生的教訓和啟示。

## 前塵——熱淚心聲

如沂，在她母親剖腹產出生

時，便註定了一生坎坷的命運，更確切地說，應該說我們和她前生就結了業因，今生必受果報。

剛出生後的二個多月裏，她便使我們夫妻不得安寧，每天必哭鬧到三更半夜才肯停止，我們經常抱著她繞來繞去、搖來晃去，為的只求片刻的安寧，而十幾CC的牛奶往往就得餵上一個多鐘頭。

往後的年光裏，她更是毛病百出，時常感冒、便秘、拉肚

子，甚至便血，往往三更半夜嘔吐，弄得滿床被單，使大家不得安眠。同時，她更是醫院的常客。記得有一次的大年初一，在人們的歡喜過年聲中，如沂因高燒不退，半夜住進醫院檢查、抽血、打針。在她的哭啼聲中，我們度過了一個悲苦的年。

約半年後，我們發現她頭居然還不能抬，身不能坐，腳也無法走路。醫生懷疑是水腦症，智力會受損，嚴重時會變成植物

人。這簡直是晴天霹靂！在檢查後等候結果通知的半個月裏，我們是茶飯不思、夜不成眠，身心所受的煎熬，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總算老天保佑，醫生宣判說不是水腦，但檢查不出病因，長大後或許會改善。後來她果真慢慢能抬起頭來，身也能坐直。雖然往後又找過很多醫師，但她的腳始終是不能走。不過，我們還是暫時綻出些許笑容。

可是好景總是不常，過了不久，我們又發現如沂脊椎有點側彎，進醫院檢查後，醫師說必須長期做復健。往後，她母親每星期兩次到三次背著她，騎著向鄰居借來的破舊腳踏車，有時冒著寒風細雨，有時頂著大太陽，到離家約二十分鐘車程的周醫師家，長期做復健的工作。

每想到她母親弱小的身子，背著一個大孩子，手上有時又提著笨重的東西，從五樓爬上又爬

下（我們家住五樓，而復健的地方也是五樓）時，我總是強忍著淚水。

幸與不幸，很多時候似乎是「天算」，而不是「人算」的。

在一次偶然的X光片檢查中，我們發現她胸部有陰影，檢查後確定是先天性心臟病，必須再做心導管檢查。做過這種檢查的人告訴我，那種痛苦簡直就像萬箭穿心，必須從下腹部切開一個洞，放入導管鏡進入血管，隨血液流

進心臟詳細檢查。一般檢查約在四十分鐘左右，她情形特殊，足足做了一個多小時的檢查，只聽到她在檢查室裏哭叫、哀嚎聲（因麻醉量不能放太重）。出來時，手腳都已紫紅色一片（因手腳用繩子綁住，以防掙扎）。

檢查結果是必須動手術。在安排開刀時，每次去到醫院，如沂不是感冒，就是發燒不退。就這樣進出醫院，直到讓我一生永難忘懷的那一天——她剛滿三歲

生日，終於進院開刀，就在他人應該是吃著蛋糕、唱著生日快樂歌慶生的日子，她在開刀房裏和死神做了痛苦掙扎。在五、六個小時悲傷、焦慮的等待中，她終於從開刀房送進了加護病房。

在加護病房裏，見她幼小的身子，全身插滿大大小小的管子，連小孩唯一的權利——哭——都被剝奪了（因喉嚨、鼻子也插滿管子，一哭就會嘔吐）。更見她胸部橫向被切開，

從前胸左邊一直切到背後中央，全身約只剩三分之一皮肉完整相連。

在會面時間已過，必須離開病房時，她那不讓我們離去而又無可奈何的眼神望著我們，使我們的心幾乎碎了。孩子啊！妳是我們親生的女兒，而我們卻一點也不能代妳受苦，我們又怎能狠心生下妳呢？在妳住加護病房尚在危險期的那段年光裏，我們幾乎徹夜未眠。轉入普通病房時，

也是時好時壞，我們的心也跟著七上八下。後來總算平安地出了院。

但就在剛慶幸如沂的心臟已

慢慢恢復正常（剛出院的第三個月，也就是在身心所受的摧殘剛稍微平靜時），又發現她的胸骨有問題。經醫師檢查說：「心臟手術時，胸骨切開部份用鋼絲綁住，但因肌肉生長不良或其他原因，胸骨又脫落分開了，必須開刀再綁一次。」我的天呀！到底

造了什麼業，必須得遭受這一次又一次的折磨。就這樣，在八月八日那天，又在醫院過了一個漫長又陰霾的父親節。

出院後，繼續做復健和調理她那飽受摧殘的身體之例行工作。長年的醫藥不斷，後來她總算稍微能走幾步路，雖然走得不穩，時常跌倒，有時縫了好幾針，但對我們來講，已經是非常滿足的事了。

去年，又發現她疝氣（脫

腸)很嚴重。醫師又決定開刀，同時胸骨綁的鋼絲也必須開刀取出，不能長期放在胸腔裏，因此，那次又挨了兩刀。

### 暗路現明燈

最值得慶幸的是，在不斷的痛苦過程中，我們有機緣得聞佛法，親近西蓮淨苑智公師父及諸位法師，了解到這一切都是因緣果報，也是我們和她的共業。欠債還債，我們除了心甘情願勇

敢面對和接受外，不再怨天尤人了！有人常問我們：背著一個「大」小孩爬五樓，難道不覺得累嗎？我只是回答：只要我們多背她一次，我們就多消了一些業障，何樂而不為？

往後我們盡力護持三寶，供養、布施、放生、聽經、念佛、拜山，期望的是我們和如沂以及一切眾生，能多消一些業障，早日脫離生死苦海。

## 最後的示現

就在六月（農曆）二十日，我們見她心跳加速，呼吸有點急促，回醫院複檢時，醫師說心臟血管已擴大，瓣膜可能已損壞，先吃一個月的藥控制病情，再回醫院做心導管檢查，再開刀更換瓣膜或修補血管，但成功率很難講。而不管更換動物或人造心臟瓣膜都各有缺點，少則五至十年，多則十至二十年左右，必須重新開刀更換。

我告訴如珍（如沂的母親），更換動物瓣膜必須再害死一隻動物，又多造一次殺業，而龐大的醫藥手術費更是我們所不能再負擔的（我只是一名身無積蓄的水電匠），同時，我們也不願見如沂再受那種開刀之苦。因此我們把一切交給阿彌陀佛安排，開始一心念佛迴向如沂，求願往生西方極樂淨土，願彌陀慈悲攝受。

而如沂也很乖巧，每天願意

念佛和念觀世音菩薩，也許是平時培養的關係。每當見她在佛堂裏打坐，念到一邊氣喘還一直念佛，我心想阿彌陀佛一定會感動來接引她往生的。

後來，有法師教她念迴向文，不久，其中有幾句，她竟也能朗朗上口（從未上過幼稚園），時常自己念著：「一心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願以淨光照我，慈誓攝我……來迎接我，花開見佛。」她也常坐在佛像

前，靜靜地望著佛像說：「我坐在阿彌陀佛手捧著的蓮花上，然後，就飛上去了。」

在這段日子裏，我們一直告訴她極樂世界的種種莊嚴寶相，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勸她放棄這使她受苦多年的身軀，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去。起先她執意不肯，說要和媽媽一起去，經過一再勸說後，終於同意先去。但，她竟然說要開一輛很長的火車回來載法師們和大家一起去極

樂世界，對於幼小的她能有如此慈悲大願，我們感到十分欣慰。

後來如珍在誦《阿彌陀經》時，她會主動翻好課誦本《阿彌陀經》開頭那一頁，快誦完時也會翻好迴向那頁，從不出錯。如珍更求願能在三天地藏法會完後才讓她走，以便能讓她多消一些業障。法會當中，每當誦經前鐘聲一響，如沂便催她母親趕快一起上大殿誦經。

事實，果真滿如珍所願，在

法會完後第二天（七月二十三  
日），如沂往生了。在這之前，我也求願阿彌陀佛加被如沂往生前身無痛苦，免受折磨，果真能滿我們所願。

如沂在往生那天凌晨，因嘔吐、吃不下飯，去醫院檢查，才發現一個月以來所吃的藥物完全沒有吸收，全都積聚在肝肺裏面，以致肝肺已異常腫大，但奇怪的是一個月來她並無病苦跡象。

中午在醫院，如珍問她痛苦嗎？她居然說：「不會，只是氣有點喘不過來！」然後就很安詳地睡著了，到了傍晚五點多就往生。事後，我在想：和以前同樣的藥物，這次卻不能吸收，也許是因業緣已盡，否則心臟控制以後，又要做心導管檢查和開刀，很可能會死在開刀床上，那將是我們所不願見的。

## 不可思議

在往生前的幾天裏，如沂就像有點預知時至似的，法會那天有蓮友倒大悲水給她喝，告訴她喝了可以消業障，她回答說：「我不用喝了，我要去阿彌陀佛那裏了！」法會前如珍念了六十多萬佛號，她哥哥也念了三萬多佛號迴向給她，問她說：「我們再多念一些迴向給妳好嗎？」她說：「不用了，已經夠了。」有法師問她：「妳爸媽還欠妳多少錢？」她說：「只剩一百塊。」

問她：「還要欠多久？」她說：「不用多久了。」並且一再交代哥哥要聽媽媽的話，不要讓媽媽傷心，也一再交代她媽媽，不要再對哥哥那麼大聲責罵。就是沒交代過我，使我有點難過。

有一次，她告訴我們也告訴法師，說：「阿彌陀佛晚上睡覺時有來看我。」後來法師問她見到的是否像淨苑那尊金身坐著的造型？她說不是，是像家裏一手接引、一手捧蓮花的那尊。問

她：「阿彌陀佛跟妳說了些什麼話？」她說：「沒有，只是站在那邊看著我。」我心想大概見佛要往生了，但見她精神還很好，想不到二十三日觀世音菩薩齋日那天就往生了。

臨命終時，如珍送她回家（我在外工作連絡不到），在車上一再交代如沂一定要跟阿彌陀佛走，並且含著眼淚堅強地一路念佛回到家裏，在醫院裏也曾大聲地喊阿彌陀佛聖號。救護

車上的一位護士小姐半路上受了感動，也一路幫忙念佛，直到家裏。

聞訊趕到的三、四十位蓮友，整晚佛號不斷地助念到隔天

早上。許多蓮友甚至繼續助念到中午，一直跟到殯儀館入殮完畢才結束。隔天早上九點多，為她換衣服時，如珍發現她全身都已冰涼，但頭部卻還非常溫熱，據說這是往生瑞相。

助念當晚，莊嚴宏亮的佛號

聲傳遍整個社區，據鄰居說，從沒聽過這麼祥和而莊嚴的聖音。整個社區顯得格外地寧靜，連平常半夜成群貓狗追逐的狂叫聲，也都停止不見了。

### 送兩顆寶石給媽媽

火化那天，又承許多蓮友發心助念，連同親友約一百多人。從殯儀館一直到火化場（約隔十五公里遠）佛號聲不斷。火化後，骨頭顯得非常潔白，其中有

幾片呈紫色，同時有數條很有規則且排列整齊的鋸齒裂痕。注意看放頭骨的地上更是金沙閃閃，就好像《阿彌陀經》裏所說的「金沙布地」。幾位蓮友，包括我二哥和如珍，好奇地去沾地上的金沙，但一沾到手上就不見了，有一位蓮友還以為是我們在骨灰上灑了什麼金粉或銀粉的。

更奇妙的是：如沂往生前幾天，我們曾告訴她極樂世界黃金為地，有許多珍珠、瑪瑙、寶

石，她聽完就馬上說去西方後要撿兩顆紅寶石送給媽媽，如珍以為她是開玩笑的，就說：「為何不撿鑽石，比較值錢和好看？」我也問她：「為何不多撿幾顆送給爸爸？」她總是不答應，說：「撿兩顆送給媽媽就夠了。」這點使我有點吃醋，也許母子連心，她母親這些年來為她受的苦也太多了，我僅在此向這位天下最偉大的母親致最崇高敬意，感謝她造就了一位小菩薩。

火化後，果真找到了兩顆舍利子，其中一顆中間現出一較大圓缺口，圓周四方佈滿許多針孔般小缺口，裏面就像鑲進一顆鑽石般放出白色光芒，在日光照射下更是燦爛奪目，起先我們還不敢相信，然經師父看過確定是舍利無誤後，本來準備四十九天後要躲到如沂聽不到的地方好好大哭一場的如珍，終於露出了笑容。

## 歌未央

踩著創傷 越過刀痕

流淚的是誰？

將淚珠一顆顆重新拾起  
用紫紅色斷腸之線串連

拋向空中，口中稱念彌陀聖號

落地時，已成一串串響亮的念珠

念吧！眾生！

管他流淚的是誰？

念到眾生業盡、煩惱盡，

彌陀光明將照遍十方

念吧！眾生！

管他念佛的是誰？

念到眾生業盡、無明盡，  
西方蓮華將隨太陽升起

看盡了娑婆世界的悲苦，而她的  
往生，卻開啟了許多人對淨土的  
信願心。

如沂的一生，就像一部佛學  
小辭典——有因果、有業報和共  
業；有血和有淚；有願力（往  
生）和般若（往生前開智慧）。  
更重要的是帶給了我們種種的啟  
示和教訓，使我們了解到「諸惡  
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  
諸佛教」的道理。

如沂，活著的時候，讓我們

是的，她那輛「很長的火  
車」是開回來了！或許，這是她  
選擇的特殊的度生方式吧！（本  
文已經作者同意轉載）

# 吃了阿伽陀藥

道邊

人們能夠操縱控制許多  
動植物和科學儀器，  
卻不能主宰自己的身心，  
常常受業力的左右，  
使心靈充滿了苦惱……

第一次看到衛瑞錦，或許你

會不忍心和他正面相看，倒是他反而可以很坦然地跟你交談，絲毫不覺得顏面、肢體傷殘有什麼值得懊惱、自卑的。

那是八十二年舊曆年前的一個上午，山區氣溫偏低，來寺禮佛的人疏疏落落，寒風中，師父自方丈室帶了衛瑞錦和他的小女兒來到寺務處。

師父指著衛瑞錦說：「他來跟我說，他被火燒傷，阿彌陀佛救了他一命。你們可以聽一

聽。」師父說完轉身回方丈室去了。我們請衛瑞錦坐下詳談，眼光不自覺地打量著他。

他戴著帽子，帽簷下只露出一隻左眼，眼皮有修整過的痕

跡，雪白的紗布從額頭覆蓋到右眼，右頰上再生的肌膚呈現流雲般不規則的紋理，臉上沒有鼻梁，只剩下兩個鼻孔，整個右耳也不見了，手臂上疤痕累累，指頭扭曲變形，有七、八指已短少了半截。

之前也曾看過他來寺裏禮佛，但從沒像現在這麼近的接觸，望著他參差的十指，心底不禁泛起許多感慨，人生多麼不圓滿，世事又多麼無常啊！

人們能夠操縱控制許多動植物和科學儀器，卻不能主宰自己的身心，什麼時候要發生意外自己都不知道，縱使知道了，也無力改變既定的事實，我們常常受業力的左右，使心靈充滿了苦惱，如果不懂得修行，幾千幾百

世也還是這樣痛苦地輪迴。

「你能把經過情形告訴我們嗎？」端詳著衛瑞錦的臉，我們亟於想知道事情的始末。

「好啊！這是二年前的事了。」

民國八十年，衛瑞錦二十九歲，那時他和太太、女兒住在土城中央路一帶，開貨車為業。生活沒什麼重心，常常賭博消磨時間，有一陣子衛瑞錦情緒十分低落，朋友看他意志消沉，就送了

一本《金剛經》給他。他在家無聊隨手拿來翻翻，一翻之下，居然很感興趣，從此開始接觸佛法。衛瑞錦回憶著說：

「三月的時候，我聽說土城山上有一座承天禪寺，是水果師廣欽老和尚建設的道場，就想來看看。上山後四處轉一轉，感覺很好，又剛好看到有人在辦理皈依，就跟著皈依了。雖然師父教我早上要吃素，要多念南無阿彌陀佛，可是那時候我的興趣在打

坐，自己盲修瞎練學坐禪，根本沒想到要念佛。

大約半年後，八月二十六日

的早上七、八點左右，我拿了幾件換洗的衣服走進浴室，想要洗個澡，才伸手扳開熱水器的開關，忽然「轟」——猛烈的一聲爆炸聲，火焰很快地竄出來，直撲向我的手和臉，眼睛馬上痛得看不見任何東西，我被這突發的狀況嚇呆了，心裏直覺是瓦斯爆炸，但一時間驚慌失措，腦子一

片空白，不曉得該怎麼辦，更糟的是太太和女兒都出門了，家裏只剩我一個人。

鄰居有人聽到爆炸聲覺得奇怪，過來探看，發現我家浴室起火，又看到我倒在地上，趕緊搶救，幸好救得快火勢沒有延燒整間屋子。可是水火無情，我全身百分之五十五以上都被燒傷了，而且大部分在上半身重要部位。

鄰居叫救護車把燒得黑漆漆的我就近送到亞東醫院，可是到

了那裏，院方因為沒有設燒燙傷中心，不敢冒然接這麼嚴重的傷患，醫生只作了緊急處理，建議轉到別的醫院治療。但是我太太

一些事情，像鄰居來救、救護車的警笛聲、急診處的人聲和我太太的哭聲，這些比較大的聲音隱隱約約聽得到。

連續找了好幾家醫院都沒有結果，早上七、八點發生事故，直到將近中午才連絡到空軍總醫院願意收留。」

「啊！拖了這麼久的時間，你的情況怎樣？」

「燒傷以後我的神智陷入半昏迷狀態，但是斷斷續續還知道

我整個人昏昏沈沈的，而且覺得越來越陰冷，四周圍很黑很暗，心裏不禁越感到害怕，好像有人要來帶我走，我很恐懼，恐懼死亡，掙扎著想爬起來，但因為傷勢很嚴重，身體根本不聽我的指揮，經上說的『人命無常』這時候就很能體會到。

就在我六神無主的時候，腦子裏突然浮起皈依時師父教我念『南無阿彌陀佛』的情景，我馬上毫不猶豫地在心裏大聲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一心求阿彌陀佛救命，真的是拼老命念，至誠懇切地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念了一會兒，忽然有一團光籠罩我的全身，一剎那

間，所有的黑暗、陰冷、恐懼都沒有了，光芒照在身上很溫暖，比冬天曬太陽還舒服，很奇怪，心裏變得很平靜、很安詳，而且身上一點兒也不痛了，我直覺是阿彌陀佛放光來救我了。

他的光很強很亮，還像風車一樣『唰！唰！』慢慢地旋轉，感覺很親切、很熟悉，就像嬰兒可以全心全意依靠母親一樣的感覺，可以說一切的擔憂都沒有了，都放下了，海闊天空，很輕

安、很自在。」

衛瑞錦說著，好像又沈浸在佛光中一樣：「我心裏很自然地念著佛號，念著念著，耳邊像是聽到人在叫喊，有男聲、有女聲，歡喜地叫：『他醒了！他醒了！』那時光也消失了，我知道我又回到這個世界。醫生和護士正在幫我急救，看我活過來都鬆了一口氣。」

「啊！你至誠懇切地念阿彌陀佛，才感應阿彌陀佛放光加

持。」

《無量壽經》裏不也說：「若有眾生，見我光明，照觸其身，莫不安寧。」、「覩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憂惱，莫不解脫。」嗎？可是我們平常都是散心念佛，所以不容易和佛感應道交。

衛瑞錦頗有同感，說：「對，那時候拼死命念佛，什麼也不想了，心裏就只有阿彌陀佛。醒來以後還是一直念佛，覺

得很平靜，沒什麼好害怕的。

剛開始治療時，我的皮膚爛得很嚴重，血肉模糊，護士都不敢看，只好由醫生親自來換藥。

因為我是三度的燒傷，在加護病房住了四個月，做植皮手術，單單頭部就打了三、四十個洞，做二十幾次的植皮。到最後還是有傷口沒辦法癒合，必須長期用紗布遮蓋起來，防止髒東西跑進去。」

算一算，衛瑞錦在醫院總共

待了一年多，這段期間，他用功念佛，重業轉輕，在醫生都沒有把握能救活的情況下，竟然一切醫療都很順利，復原的速度也比一般人快，讓醫生和護士們都很訝異，衛瑞錦說：「醫生還問我不是不是另外吃了什麼藥。」

我們聽了都笑起來，衛瑞錦不是吃什麼其他的祕方，他是吃了阿彌陀佛這付阿伽陀藥。

「你可不可以脫下帽子讓我們看一下？」對衛瑞錦動了二十

幾次手術的頭，我們實在很想看一看，又怕提出要求傷了他的心，沒想到衛瑞錦很爽快地答應，掀開帽子，補充說：「頭皮

是補好了，但是毛髮組織已經燒壞，沒辦法再長出新的頭髮了。」

的確，他露出的坎坎坷坷的頭皮上毛髮不生，再生的皮膚很難復原得跟原來一模一樣，自格局的紋理不規則地綿延到右頰上，而沒有受傷的部位冒出短短

的髮根，黑白雜錯，任誰也不忍心多看一眼。無法想像要如何忍受這樣的遭遇？

那些治療的過程和心理的重建，說起來只有簡單幾句話，其中交織著多少人的辛酸血淚，內心的掙扎、苦痛又豈是局外人能夠體會得到的？文章裏形容重新做人叫「改頭換面」，而衛瑞錦這種意外事故造成的改頭換面，要重新面對自己、面對社會，對他本身、對社會都是一項考驗。

「感覺上你好像很開朗、很能面對現實，你怎樣跨越心理障礙的？」

衛瑞錦說：「其實瓦斯爆炸前幾天，我就在打坐中碰到一件

怪事，那天坐到心很定的時候，忽然聽見一、三個人口氣非常凶惡，指著我說：『找到了，找到了！就是他，就是他！』但又有

一個很溫柔的女聲說：『不要再冤冤相報了，我幫你們超度好嗎？這個人蠻有善根，你們不要

斷了他的慧命。』那些人不肯罷休，說：『不行，不行！我們一定要找他算帳才能甘心。』那個女聲又勸了一些話，可是他們堅持不肯放過我。

我聽了全身毛骨悚然，不敢再坐下去，匆匆忙忙下座，可是他們的對話還是在腦子裏盤旋，心裏覺得很不自在。結果一、二、三天後就發生了事情。

吉凶禍福都是我們自己造的業，沒有因就沒有果，絕對不會

沒有種因就得到果報的。我碰到這件事情，一定是前世做了什麼壞事對不起他們，所以我很心甘情願接受我的果報。

本來我應該死的，現在大難不死，可以說是重業輕報了，像《金剛經》上說的，如果有人誦《金剛經》，今生被人輕賤，那是轉墮惡道的重業為輕報，所以我已經很慶幸了。

我想當時要是不會念佛就死了，一定會墮三惡道的。」

「我們學佛有個好處，遇到各種境界知道一切都是因緣果報，比較不會執著，不會怨天尤人。」

「嗯！可是當我看到自己這個樣子的時候，心裏還是很激動。」衛瑞錦本來兩眼都失明，右眼已經燒壞了，左眼在住院一段時間後又漸漸恢復視力。

「看了只有一句形容詞，真的是『面目全非』，我不曉得以後要如何面對人？可是這是我的

業報，想想過去生我就是這樣讓人家痛苦的啊！

出院後每次搭公車回醫院複

診，要面對一關又一關的考驗，有的人一直用異樣的眼光打量我，有的小孩看到我這個樣子，嚇得大哭大叫。剛開始心會跟著起伏，後來慢慢調適，加上不停地念佛，心境就愈來愈平靜。

《金剛經》裏面不是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嗎？五官端正時的我是虛妄的，那面目全非的我，不也是虛妄的嗎？

以前打坐，有時候能夠沒有妄想，感覺很輕安，但是一出去面對外境，心又很浮躁，沒辦法寧靜。現在才發現修行其實就是修心，要在日常生活中訓練自己的心不隨境界轉，不但打坐時能夠定，對日常生活的一切人事物，都能夠不起心動念才是真功夫。」衛瑞錦頗有感觸地加上一

句：「現在我覺得念佛最踏實、最安全。」

「是真的！」我們會心地贊同。

衛瑞錦點頭說：「這次的經驗讓我覺得念佛法門真的最方便、最保險。念一句阿彌陀佛就有一句的功德，隨時隨地都可以念，遇到境界，趕快把心放在佛號上，心自然會漸漸地平靜下來。而且以後求生西方，未來的修行也比較有保障，不怕再墮落

到六道裏輪迴。」想來衛瑞錦已經能夠在念佛當中得到法喜，才會有這樣的肺腑之言。

我們很慶幸衛瑞錦經過這次變故後，能深入瞭解佛法，不但一改過去不良的行為，更增強了他對念佛法門的信心，災難確實可以讓人生出佛法的智慧。也是他宿世善根顯露，才能以佛法的觀點，在短時間內超越顏面、肢體傷殘的心理障礙。出院後，衛瑞錦很快地便在陽光洗車中心找

到工作，一方面服務於社會，一方面也在社會大眾中鍛鍊修行的功夫。

有的人不敢念「阿彌陀佛」，認為阿彌陀佛是死了人才念的，因為阿彌陀佛專門接引死人往生西方，他們不知道阿彌陀佛其實是「無量光、無量壽」的意思，念佛不僅亡者得利，生者也有很大的功德。

《觀無量壽佛經》上說：  
「至心稱佛名故，於念念中，

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另外，

《阿彌陀經》也說：「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所以，不僅阿彌陀佛放光攝受我們，六方諸佛也憫念護持我們。像衛瑞錦不就是現世念佛，蒙佛放光加持，起死回生，發起正信最好的例證嗎？



淨土文選

第三輯／承天禪寺 選編

一九九六年六月出版／若欲翻印，請洽本寺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九十六號

電話：02-22675676 • 22671789

